目录

[《劍氣書香》古龍 1](#_Toc70090493)

[第一回 風颯木立 秀出於野 書吟劍影 雲鍾乎中 1](#_Toc70090494)

[第二回 嘯雨揮風 掌如龍矣 行雲流水 步亦靈哉 13](#_Toc70090495)

[第三回 輕嗔薄怒 益增其媚 蝕骨銷魂 另有用心 24](#_Toc70090496)

[第四回 情外生情 恨中蘊恨 情非真情 恨豈真恨 41](#_Toc70090497)

[第五回 回首家園 殘煙嫋嫋 浪跡天涯 餘念悠悠 57](#_Toc70090498)

[第六回 鐵掌相拼 神鬼皆驚 金芒乍閃 生死如謎 66](#_Toc70090499)

[第七回 萍水論交 豈容置腹 詰詭之劍 寧不斷掌 74](#_Toc70090500)

[第八回 尚有私情 干君何事 略舒群憤 口角春風 86](#_Toc70090501)

[第九回 君臨大地 矯若游龍 無視人天 穩如泰岱 96](#_Toc70090502)

[第十回 是歟非歟 真偽莫辨 恨乎悔乎 我心能知 108](#_Toc70090503)

# 《劍氣書香》古龍

《二○一四年五月二日版》

《好讀書櫃》經典版

# 第一回 風颯木立 秀出於野 書吟劍影 雲鍾乎中

已經是三月了。

但是在北京，你仍然絲毫也聞不出一些春天的氣息，剛剛解凍的泥土，被昨夜遲來的風雪一蓋，使你走上去的時候，會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再加上些斷落在地下的枯枝，更變成行路者的一種痛苦了。

這是一座並不算太小的院子，繞過上面蓋滿了的青苔，而青苔上又蓋著些積雪的假山，有一道硃紅的門，雖然門上那曾經是燦耀的油漆，已不再燦耀，甚至還有些剝落了，但是這院子，這門，仍然給人們一種富麗的印象，顯然地，這院子，這門，都屬於一個非常富裕的人家的。

進了院子，繞過假山和一片雖然在寒冷的天氣裏仍可看得出夏日蓮香荷綠的池塘，沿著碎石砌成的小徑，是三數間精緻而小巧的倒軒。不時有清朗的書聲，從這小軒裏傳出，混合在這院子裏清寒的晨風裏。

倒軒的窗子向外支開了，讀書聲也倏然而止，一條矯健的身影，自窗內掠了出來，落在積雪的泥地上，施然走了兩步，明朗的眼光朝四周望了望，確定了這院子裏的確是無人的，他微微笑了笑，身上青色文士衣衫寬大的衣袂，在晨風裏飄然而舞，使人見了不覺有出塵的感覺。

那是一個年紀非常輕的人，從他身上穿的衣服，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他是個讀書人，然而他那種矯健的身手，卻又和他的外形決不相稱，於是又使人對他，不免有些懷疑。

只是此刻院中渺無人跡，又有誰會注意到他呢？

於是他的微笑，在他清俊而瘦削的面龐上，散佈得更廣了。

他謹慎地又朝四周看了看，四周永遠是安詳而寧靜，他開始暗笑自己：「為什麼我老是這麼多慮，這麼多年來，在我讀書的時候，這院子裏從沒有人來過，今天又怎麼會例外呢？」

這個念頭，使得他更鬆弛了下來，身形微微一動，又掠出老遠，腳步踏在新積的雪上，竟沒有留下一絲腳印。

他放肆地在這個院子裏施展出除了他自己之外，再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的那種高深的武功。

他極快地移動著身軀，在枯樹和翠竹之間，只有一條極淡的影子在閃動著，根本無法分辨出人影。

任何人也不會想到，北京城裏聞名的才子，竟會有如此高深的武功，以他的這種身法，就算是在武林中也是足以驚世駭俗的了。

這是他的秘密，此刻，他正極其巧妙地將身軀移動在幾株排得非常密的樹幹之間，那幾乎是只有鳥雀才能做到的事，他此刻竟也能毫不費力地做到了，於是，他也不免為他的這種成就而欣喜。

「這是多麼奇異的遇合呀！」他暗自思索，「假如那天我沒有冒著風雪到院外去散步，假如那天看護住我的老梁沒有因為喝多了酒而沉睡，那麼我也不會碰到那一幕令人驚奇的事。」

「那麼我此刻，一定仍然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他的身形旋轉著，腦海中的往事，也跟著他的身形旋轉，「那年我才十一歲。」他倏然頓住身形，喃喃低語著，「多快呀，一晃之間，竟十年了！」

四顧空寂的園林，他不禁油然生出了些寂寞的感覺。

一種強烈的慾望，使得他想離開這家，甚至離開自己的父母，去闖蕩，去經歷一些他從未經歷過的事。

最重要的是，他想以自身所學的武學，來和江湖中的成名人物一較短長，雖然對江湖、武林中的事，他是一無所知的，但是他的這種慾望，卻絲毫沒有因為這種原因而有所減退。

這感覺是非常容易理解的，那就等於衣錦之人，絕對不會夜行，人們對自己所珍惜的，或者是自己所擅長的事，總有讓人家知道的慾望，這就是人的根性，他，自然也不能避免。

他拂了拂衣衫上的塵土，意興蕭索地走了兩步。

體內的真氣，突然鬆泄了，腳步踏在地上，也突然變得那麼重，腳上的鞋子，自然也沾上了些泥雪。

「多討厭的天氣！」他彈去了鞋上的泥，詛咒著，「在江南，現在已經是草長鶯飛的季節了。」

江南三月的花香鳥語，對一個生長在北方的充滿了幻想的年青人來說，該是一種多麼大的誘惑呀！

心情是落寞的，園林是靜寂的──

驀地，遠方竟傳來一聲慘厲的嘯聲，最怪的是，那嘯聲開始時彷彿相距很遠，但結束時，已像是來到近前了。

嘯聲不高，但是非常尖銳，聽起來像是一根針，刺進你的耳膜，甚至使你的耳膜隱隱發痛。

「呀！來了。」他聽了這聲音，臉上泛起一種奇異的笑容，這種笑容是難以解釋的，當然，他自己能瞭解他笑裏所包含的意義，「十年了，十年來的等待，今天該是得到結果的時候了。」

這個念頭在他心中電閃即過，那嘯聲，也隨即倏然而逝，空氣中又恢復了靜寂，但這靜寂是沉重的。

雖然他仍在行所無事地踱著方步，但是，顯然地，他已在全神警戒著了，他全身的每一根神經，每一塊肌肉，都因著這突發的嘯聲而戒備了起來，隨時準備著去應付任何一件事。

他是自信而自傲的，這種個性與他生長的環境非常符合，北京城裏，鐘鳴鼎食之家裏生長的公子，又是北京城裏聞名的才子，他不但闈墨極佳，是士子群相抄錄的，連他的詩文小令，也在被人們傳誦，就連八大胡同裏的北里嬌娃，提起王二公子來，除了掩口俏罵「薄倖」之外，又有誰心中不是夢縈魂繞的呢？

他曼聲吟哦著，蹀踱在園林裏，表面上看起來，仍是從容而安詳的，但是他心中的緊張、不安，又有誰會知道呢？

他的緊張和不安，並不是因為懼怕，而是因為對某一件事的期待，等到他所期待的事來臨的時候，也就是決定他一生命運的時候了。

雪停了，明天可望是一個晴朗的日子，但空氣卻仍是陰沉的。他往來繞行，十年前的往事，又不住地在他心中氾濫了起來：「那天是正月十六，剛過完了年，將近半個月的忙碌，使得大人們在這一天裏都很早就休息了，我也一向睡得很早，這天卻不知怎地，我翻來覆去也無法入睡，看護著我的老梁喝多了酒，睡得跟個死人似的，躺在我旁邊的床上直打鼾。

「我愈發睡不著，推開窗子一看，居然有月亮出來了，我忍不住想出去走走的慾望，悄悄穿上皮袍子，溜了出去。

「園子裏也沒有什麼人了，我知道他們不是出去吃喝玩樂，就是已經睡了，我走來走去，無聊得很，忽然聽到牆外有鑼鼓鞭炮的聲音，我想大概是玩龍燈的，心裏實在想出去看一看。

「於是乘著院子裏沒人，我就從角門溜了出去，哪知玩龍燈的隊伍已經走了，只留下些放過的鞭炮，仍在地上冒著煙。

「我失望得很，看到遠遠還有燈籠的火光，我就想追過去看看，反正等會兒再從角門溜進去，也不會有人知道。

「主意一定，我不再猶疑，邁開步子就往前跑，哪知方自跑了幾步，就聽到一種奇怪的聲音。

「那聲音是從我家後面的一個小樹林裏發出來的，我仔細一聽，像是有人在打架，當時我看打架的興趣遠比看龍燈的大，何況我一向膽子不小，什麼事都不怕，也就突然變更主意，走到樹林那邊去了。

「越來越近，我聽到那打架的聲音也更奇怪，那是一種喘氣的聲音，又有一種呼呼的風聲。

「我好奇心更大了，躡手躡腳地走了過去，躲在樹後面往裏看，只看到樹林裏有兩條人影來回地繞著樹幹飛跑，那種速度可真嚇人，最怪的是那兩人一面跑還一面在互相擊打著，舉手投足間，都帶起一股勁風，掃得枯樹枝直發響。

「我吃了一驚，當時我不知道那兩人是有著絕頂的武功，我還以為那兩人是鬼呢，嚇得我腿都軟了，倚在樹後面，再也走不動一步。

「忽然，那兩人分而復合，只聽到砰然一聲，兩人都倒在地上了，半晌都不動，我心裏更害怕，以為他們死了，方自想溜走。

「哪知那兩個人又在地上動了起來，似乎想掙扎著坐起來。

「那時我如果乘隙一走，任何事都不會發生，我既不知道這兩人都是當今武林中有數的高手，更不會由他們那裏學得武功。

「那麼到今天為止我還是一個平凡的人。

「可是我雖然害怕，心裏卻更忍不住想留在那裏看下去，那兩人坐起來後，喘氣喘得更厲害，簡直有些上氣不接下氣了。

「其中一人說道：『龍老大，我們鬥了幾十年，今天總算有了結果了吧！』他慘笑幾聲，又說：『以後我們就是想鬥，恐怕也鬥不起來了。』他的聲音好可怕，我聽了之後，渾身的雞皮疙瘩都出來了。

「另外一個也喘著氣道：『那倒不見得，我們兩個不分個勝負，我死也不會瞑目的。』

「當時我就在想：『這人的脾氣好怪。』後來我才知道，這人脾氣之怪，是天下聞名的。

「另一人又慘笑道：『龍老大，別強撐著了，你我心裏都有數，我中了你一掌，固然是活不成了，可是你也挨了我一下，難道你以為你還能活多久嗎？』他說著話，慘笑的聲音更難聽。

「停了一會，他又說道：『你要是還不服氣，我們就到陰曹地府裏去比一比吧！』說完又長笑了數聲，像是並未將生死放在眼裏，當時我不覺得，現在我才知道，他這種豪氣，實在是令人敬佩的。

「那『龍老大』一聲不響，過了一會，他忽然說：『姓魏的，這麼些年來，你有沒有收徒弟？』

「那『姓魏的』笑道：『這些年來，哪一年我們不鬥一次，我自己練武功都來不及，哪裏還有時間收徒弟？』

「他停了停，也問道：『你呢？』

「那『龍老大』也說沒有，我心裏更奇怪，這兩人方才打得你死我活，怎地此刻卻說起家常來了？

「我哪裏知道這兩人鬥了幾十年，到死了之後，還想鬥一鬥呢？

「原來這兩人在武林中，俱有著絕頂的地位，一個叫『湘江一龍龍靈飛』，一個叫『威震河朔魏靈飛』，江湖上人將這兩個人稱為『南靈』『北靈』，南靈就是湘江一龍，北靈自然是威震河朔了。

「這兩人本來可說素無仇怨，數十年來的相爭，都爭的是個意氣。

「原來這兩人幾乎同時出道，又幾乎是同時成名，一個在南，一個在北，本來互不侵犯。

「哪知壞就壞在兩人的名字都叫『靈飛』，兩人都是少年成名，又都是狂傲成性，尤其是龍靈飛脾氣更怪，竟巴巴地由兩湖趕到河北來找魏靈飛，一定要魏靈飛改掉『靈飛』這名字。

「但威震河朔也不是等閒人物，怎肯受這個氣，兩人自然打了起來，可是兩人卻是武功相若，鬥得不分勝負。

「於是兩人約定再鬥，這次湘江一龍輸了一招，氣得回去閉關苦練，第二年果然爭回面子來了。

「可是威震河朔又怎肯服氣，自然下一年他又去找龍靈飛，這樣爭鬥不息，二十多年來，武林中竟將這事傳為奇談了。

「每值這兩人比鬥的時候，只要給武林中人知道了時間地點，大家不遠千里，也要趕去旁觀，皆因這兩人武功太高，而且每一年都有精進，奇詭的招式更是層出不窮，武林中人大多嗜武如命，有這樣的機會，自然大家都不肯放過了。

「兩人越鬥威名越盛，江湖中人甚至有以此博彩的，互相打賭今年誰會得勝，皆因這兩人武功本來相若，事前誰也沒有把握誰能得勝，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今年的事，別人自然更無法知道了。

「後來兩人都厭倦了別人的旁觀，比鬥的地方愈來愈隱密，這一年他們在這北京城郊的小樹林裏一較短長，哪知兩虎相爭，卻落得個兩敗俱傷的下場，兩人都身受重傷，眼看都不能活命了。

「這些事當時我全都不知道，心裏自然就更奇怪，等到後來我成了湘江一龍唯一的弟子，他老人家才將這些事告訴了我。

「可是這是有代價的，就在今天晚上，我就要為我死去的師父爭一口氣，雖然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對手是誰。但是聽這嘯聲，卻一定就是那天晚上威震河朔和我師父約定的暗號。

「這真是命運，我和那即將要來的對手，都是被命運捉弄了的人，而這命運所帶給我的究竟是幸，抑或是不幸，現在卻是無從知道的了。

「當時魏靈飛和我師父又沉默了許久，魏靈飛突然說道：『龍老大，你自己忖量忖量看，以你的功力，你還能活多久？』

「我師父想了一會，道：『大約和你差不多，最多只能活個三、兩天了。』接著，他又補充著說，『那是要在這三兩天裏，決不能再妄動真氣。』魏靈飛點了點頭，又沉默了一會。

「他突然一抬頭，向我站的那棵樹的這面看了看，黑暗中，我只看見他的兩隻眼睛在發著光，我心裏既害怕又奇怪：『怎地這人的眼睛這麼亮？』

「哪知他卻突然向我這面招了招手，一面說道：『躲在樹後面的人快出來！』語氣是冷冰冰的，讓人聽了覺得他有一種不能抗拒的力量。

「我渾身一凜，冷汗直往外冒，想逃走，但又想到方才他們那種驚人的身法，知道就是逃也一定逃不走了。

「心裏雖然害怕，但是也沒有辦法，只得一步一跌走了出去，卻見魏靈飛一面看著我一面點頭，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我走到他們兩個人的面前，他們凝神地望著我，把我從頭打量到腳，後來我才知道他們兩人自知活命不久，兩人再也無法比試了，於是兩人都有一種同樣的心念，想一人傳一個徒弟，來繼續他們的比試，是以他們才問對方能活多久，還有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找一個徒弟來承繼自己未完的志願。

「哪知我身子雖然躲在樹後，又極力屏住呼吸，但還是被他們發覺了。

「等到我走了出去，他們看到我，都有將我收做徒弟的意思，但是我只有一個人，怎能做他們兩人的徒弟？尤其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於是他們又互相爭執，都要做我的師父，那時我也有些動心，暗忖假如自己能學到他們那種驚人的身法該有多好。

「後來他們問我，到底願意做誰的徒弟，我也不知道怎麼樣才好，這兩人我全都不認識，我又怎麼能夠選擇呢？

「最後兩人終於達成協定，那就是猜枚賭勝，誰贏了，誰就做我的師父，輸了的那人在自己死前找一個傳人，十年之後，再由他們的傳人來比鬥武功，一決他們終生未解決的勝負。

「後來湘江一龍贏了，威震河朔顯得很失望，但仍然望著我說：『好，龍老大，恭喜你收了個好徒弟，我只好再去找一個了，你關照你的徒弟，我關照我的徒弟，十年之後的正月到三月之間，他們兩人都要聚會在這個樹林裏，以嘯聲為號。』說著，他撮口發了一聲長嘯，聲音的奇特，令我至今難忘，方才我所聽到的，也就是這種嘯聲了。

「說完，他困難地站起身來，就要走了，臨走的時候他忽然撫著我的頭說：『小孩子，乖乖地跟著你的師父學兩天武功，我擔保你只要用心學，那麼你就算是一生一世也受用不盡了。』

「我望著他的背影，心裏竟微微生出些好感。

「我師父湘江一龍卻迫不及待叫我坐下，先將這事的經過原原本本告訴了我，又問我住在哪裏，要我帶他回家。我心裏有些為難，但是他們那種驚人的身法，對我的誘惑卻又太大，我怎捨得放棄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只有硬著頭皮，帶了他老人家進了我後園的倒軒，心想就是為此挨罵，也是值得的。

「自此三天，他老人家時時刻刻都盯著我，傳給我一大堆口訣，我拿起紙筆劃了許多練功的圖形，現在我才知道，這些無一不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東西，但那時我還嫌太苦。

「因為我一面還要到私塾裏去上學，一面又要學這些，簡直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了，幸好我買通了老梁，叫他不要將我書房裏藏著一個人的事告訴爹爹，不然我也要將他喝醉了酒的事說出來。

「他當然只有聽我的話，這樣過了三天，我腦海裏塞滿了一大堆練氣行功的秘訣，到第三天早上，我禁不住睡了。

「那時醒來一看，我師父他老人家卻不知何時已失蹤了，我想起他老人家說過最多只能再活三天的話，心裏難過得很，發狂地拖了老梁去找，但是茫茫人海，我又怎找得到呢？」

雪和泥，已沾滿了他的朱履，但是他卻一點也不覺得。

往事的追憶，使得他的確迷惘了，他長嘆了一口氣，暗忖：「十年來的苦練，我總算有些成就了。」

但是他武功的成就究竟已到了何種境界，卻是他不知道的，也是他最盼望知道的。

因此，他亟欲一試，這是一種人類本能上的要求，他落寞地一笑，走進倒軒裏，在面臨著一次重大的考驗之前，他需要靜靜地思索一下。

越過這宅院落圍牆，外面是一條平常少有人跡的石徑，因為這裏已是城郊了。

穿過石子路，就是一片空曠的郊林，在一個相同的考驗中的另一個人，此刻卻正在這疏林裏徘徊躑躅著。

已經是正午了，在樹林裏徘徊的少年，神態略微有些不安，他的面容是瘦削而堅毅的，輪廓的線條非常鮮明，和王一萍的清秀氣質迥不相同，但看起來卻更有雄赳赳的男子氣概。

他就是威震河朔魏靈飛苦心尋得的衣缽弟子，生長在北京西郊貧民窟裏的孤兒向衡飛。

當日魏靈飛受傷頗重，但他仗著數十年的修為，在身中號稱當時武林掌力最渾厚的南靈龍靈飛的一掌之後，仍能掙扎著走出林外。

他不敢妄動真氣，更不敢施展輕功，只得緩緩地走著，心裏一片茫然，並沒有一個準確的目的。

他腳步踉蹌，衣衫紊亂，看起來像是個落魄的窮漢。

夜，雖然並不深，但城郊已無人跡了，他走了一會兒，忽然，一顆石子嗖地打在他身上。

他微吃了一驚，但是他從那石子的勁力上可以感覺得到，那不過是從一個絕無武功的人手上發出的，若不是他身受重傷，他彈指之間就可以將那石頭擊飛，但是現在，那石塊竟然擊得他有些發痛。

他有些怒意，朝那石塊發出的方向一看，看到一堆頑童在那邊廝打著，心中一動，漫步走了過去，卻見有七、八個頑童正圍毆著一個還只有十歲上下的孩子，嘴裏還罵著極難聽的話，那顆石子，想必也就是這些頑童所發出的。

被打的孩子彷彿甚是倔強，雖然挨了揍，但仍然一聲不響，威震河朔再走近一點，見那孩子雖然蓬衣垢首，但是額闊如淵，雙目如鷹，動作也甚為矯健，一望而知是個練武的可造之材。

威震河朔不禁暗呼僥倖，心目中已暗暗選中這倔強的男孩子為自己的衣缽傳人。

那群頑童以眾欺寡，越打越厲害，威震河朔再也看不下去，沉著臉，暴喝道：「你們幹什麼？」

那群頑童一看大人來了，而且這大人看起來還兇得緊，想這些頑童都是些十歲左右的幼童，哪有多大的膽子，聽到魏靈飛的喝聲，遂就一哄而散。

挨了打的孩子全身傷痕斑斑，緊閉著嘴，牙齒咬得緊緊的，威震河朔魏靈飛緩緩走過去，溫和地問道：「疼不疼？」

那孩子倔強地搖了搖頭，但卻像是對這個替他解圍的人非常感激，輕輕說道：「多謝──」

大約他對這類話並不常說，下面的話竟再也說不下去了。

魏靈飛瞭解地一笑，心想：「這孩子倒真對了我的心思，脾氣竟和我一樣。」遂伸手替他拭了拭臉上的泥污，含笑說道，「你是不是常被這些人欺負？」那孩子卻緊閉著嘴，沒有回答。

魏靈飛又道：「你願不願意學成本事，不再受人欺負？」他笑了笑，又補充了一句：「可也不准欺負人。」

那孩子懷疑地望了他一眼，暗忖：「這個連走路都不靈便的人難道還有什麼本事？」但他從小受盡欺凌，什麼話都放在肚子裏，小小年紀就養成一副沉默寡言的性格，並未將話說出來。

何況他自幼父母皆亡，難得有人對他和顏悅色地說話，此刻魏靈飛替他喝退了欺負他的頑童，對他又這麼溫和，充滿了愛護和關切，他嘴裏不說，心裏的感激卻是深邃的，那也遠不是世間任何言語可以形容出來、表達出來的。

這從他那一雙大而漆黑的眼睛裏可以看出來，魏靈飛望著他的眼睛，長嘆了一聲，暗忖：「我若能多活幾年，我一定要將這孩子好好地教養成人，唉！可惜我心有餘，而力卻不足了！」

一念至此，面上神色不覺愴然，那孩子突然說道：「我願意學本事。」他不願傷了這對他這麼好的人的心，心想無論這人有沒有本事，只要他對我好，我就願意跟著他，學不到本事也行。

他這一念，不但使魏靈飛死能瞑目，也使他自己變成縱橫武林數十年的一代大俠！

他的一切環境，顯然遠遠比不上養尊處優的王一萍，王一萍除了讀書學劍之外，任何人都可以不再理會，而他呢，每日還要為生活而掙扎著，否則，就無法再生存下去。

可是在這種艱苦的環境裏，卻往往能造成一個人堅毅的性格，人們在逆境中所得到的，也遠比在順境中得到的多，有人一生富足太平，結果一生庸庸碌碌。等到他遇到挫折，他卻可能變懦弱為堅強，這正如一顆鑽石，未曾琢磨，是永遠不會煥發出光彩的。

三天後，魏靈飛撒手西去。這三天來，向衡飛當然知道他的師父就是威震兩江的一代大俠，也瞭解了其從師父處所得到的是何等貴重的東西，雖然他自己認為，他從魏靈飛那裏所得到最貴重的東西，並不是足以傲視江湖的武林秘笈，而是魏靈飛對他的溫情。

是以魏靈飛死了，他更難受，他親手掘了個小小的土坑，將這一代大俠埋葬在裏面。魏靈飛縱橫武林，叱吒江湖，卻再也料想不到得此死所，然而人們能被愛著自己的人埋葬，那可算是幸福的了。

十年來，向衡飛真如一顆鑽石，越琢磨，發出的光亮也越大。

他雖然混跡在北京的低級社會裏，然而他卻出污泥而不染，當然也免不了會沾染到一些惡劣的氣息，但他本質卻還是善良的。

他可以坐在一堆擲著骰子的無賴身旁看書，他可以在別人尋仇惹事時隱藏自己的武功，這些自然是不容易的，但是自從他遇到了魏靈飛，他對人生的看法就完全改變了，他開始知道，人生在世，除了活下去之外，還有許多比活下去更重要的。

酒樓廚房裏污穢的小間，娼館樓下狹小的暗道，郊外無人過問的荒祠，四城地痞包庇下的賭館，在這種地方，他生存了十年。這十年來他像一顆藏在泥污裏的明珠，深深地隱藏著自己的光輝。

十年中，他不止一次地走到王一萍所居的巨宅外的荒林，他也不止一次地暗忖：「只要師父和別人約定的日子到了，我到這裏來為他解決了他生平所沒有解決的事，我就要遠走高飛，以我自身的武功，到江湖中一爭短長，讓北京城裏那些欺負過我的人，知道我並不是沒有本事，而僅僅是不願將本事用在這種卑不足道的人身上而已！」

當別人欺負他的時候，他暗地將唾沫吞在肚裏，而不吐在對方臉上，因為他想這些人都是卑不足道的，不配和自己動手，他忍耐著，在北京城的下層社會混了十年的他，得到了一個「受氣包」的綽號。

然而這綽號，卻給了他更大的決心，使他有更大的勇氣去忍受侮辱，因為他要等到那一天，給那些人更大的驚異。

這種勇氣和毅力是值得崇敬的，因為這是常人所不能做到的。他常讀《史記》，那是他從一堆發了霉的舊書堆裏拾到，坐在私娼小金花家裏廁所外面的草墩子上讀的，當他讀到韓信，讀到韓信所受的胯下之辱，他合上書，閉起眼睛，冥想了許久。

他年紀一年比一年大，所看到及經歷到的事也一年比一年多，私娼館裏的紅倌人，也逐年在更換著，但是私娼們所用來蠱惑客人的手段，和客人們卑劣可笑的行為，卻是永遠也沒有改變，千古一律的。

對於人世的每一件事，他瞭解得太多了，那遠不是王一萍走馬章台時所得到的那一點點隔靴搔癢的經驗可比，他唾棄著這種廉價而虛偽的歡笑，而渴望能得到一種純潔而真摯的情感。

他穿著粗劣的衣服，笨拙、破舊的靴子，形容甚至有些狼狽，但他昂藏七尺，器宇軒昂，卻一點也沒有猥瑣的樣子。

除了愛鈔外還愛俏的姐兒們也有的對他垂青，其中也有投懷送抱的，他既不推卻，更不接受，他不推卻那是因為他天生一副不願傷害別人情感的性格，他不接受是因為他對這類事瞭解得太多，他總認為沒有深刻的瞭解，哪有深刻的感情？

光陰倏忽，他腦海中時刻未能忘記的是他師父威震河朔魏靈飛所約定的時日終於來到了。

從過年時他就開始盼望，但心中也難免有些緊張，和那種唯恐自己敵不過別人的感覺，因此他找了個荒祠，埋首苦練，直到三月。

大雪方止，他到了那疏林，此時積雪方融，春色未至，郊外全然是一副冷落蕭索的樣子，只有林樹枝節上微微發出的一些新芽，在提醒著人們不要忘記北國的春天雖遲，但終究總是要來的。

他氣納丹田，悠然發出幾聲長嘯，然後他躑躅在疏林裏等候著。往事如煙如夢，他咀嚼回味，雖無回甘，但終究是值得懷念的。

他暗忖：「從今天起，這些都和我完全沒有關係了。」想到以後單身闖蕩江湖的生涯，心中一陣熱血奔騰，而想到那將來到的考驗，他又不免有些緊張，心中思潮如湧，不知天之既暮。

於是他撮口作聲，再次發出一聲長嘯。

# 第二回 嘯雨揮風 掌如龍矣 行雲流水 步亦靈哉

向衡飛撮口長嘯，就在那嘯聲將住未住之間，疏林外電也似的掠來一條人影，身形的輕巧靈妙，幾乎是難以形容的。

向衡飛嘯聲倏然而住，那人影也倏然頓住身形。夜色朦朧，滿地雪色如影，兩人面面相對，心中卻不由生出一種難言的感覺。

這十年來，他們的生活，幾乎都是以今日為重心，彼此對對方的揣測，也不知有千百種。向衡飛張目如電，微一打量，只覺得對方豐神如玉，風姿翩翩，目光瑩如晶玉，而對方也正在打量著自己。

緣之一字，自古最是難解，這兩人終日刻苦自勵，勤練武功，都是以擊敗對方為目的，然而此刻面面相對，彼此竟都生出了好感，這也許正合了所謂「惺惺相惜」那句話了。

王一萍輕裘羅衣，衣袂飄然，正如風中之玉樹，搖曳生姿，向衡飛久困窮域，終日所接觸到的，不是引壺賣漿的販夫走卒，就是滿面傖俗的市儈傖夫，自己雖是昂藏不凡的大丈夫，心目中卻常常幻想是那種輕裘肥馬，倚馬斜橋的濁世佳公子。

這正是人類心理的特異之處，人們之相知為友，除了彼此習氣慣道，性格相近那一種之外，對和自己完全相反的一類人物，也常會有一種無法解釋的好感，甚至還會有一些傾慕的感覺。

向衡飛如此，王一萍又何嘗不然，這兩個身世迥異，性格懸殊，身份也差了不知多少的少年俊彥，在這互相見面的第一眼裏，竟然各人心裏都有結納之意，但造化弄人，卻使得這兩人非但不能結為知友，還得處於不能兩立的地位，日後恩仇纏結，竟險些化解不開，世事之安排，每多如此。

在這一瞬，兩人心意相通，彼此都從對方的目光裏，獲得了一份瞭解，但兩人自忖情況，又不能不對對方懷有警覺。

向衡飛顛沛困苦，有生以來，不知遇見過多少陰險狡猾之人，多少陰險狡詐之事，對人類，他可說已瞭解得很多，環境使然，令他對人類都抱有偏激的看法。此刻警戒之心，也自然高些，腳步微錯，氣定神凝，正以十年來苦練而成的內家真氣待敵了。

而王一萍出身世家，自幼即處於順境，對人對事，他卻沒有一種明確的看法，只求性之所喜。

此刻他面對著向衡飛，心中只存良朋相對，秉燭夜遊之情，先前所抱的那種敵視警戒的心理，此刻已完全消失了。

此刻的情景，的確可稱得上是「奇妙」的了，兩人都知道對方就是自己十年來刻苦自勵的對象，但對方究竟是誰，卻不知道。

向衡飛真氣凝聚，張目一望對方，卻見他面上似笑非笑，腳下虛飄飄的，完全沒有一絲凝神迎敵的樣子，不禁對自己的戒備，微微覺得有些慚愧，須知他天性如此，大有「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之風，若有人對他有絲毫好處，他永生難忘，千方百計地要去報答人家，人家若對他有什麼不好，他反倒不放在心上，這因為他對人們的冷漠和卑視，已見得太多，對這種事，他就認為是無足輕重的了。

這與他的外形，極不相稱。他外表看來，非但精明幹練，氣勢不凡，而且雙目如鷹，凜然有威，但內心卻和易近人，是個謙謙君子，只是他毅力特強，一下決心，就再難更改了。

向衡飛轉念至此，輕輕一吐氣，將凝聚著的真氣鬆散。

王一萍微微向前走了一步，朗聲道：「閣下可是威震河朔魏大俠的傳人？」他此話自是明知故問，但此時此地，卻又有什麼別的話可說，向衡飛微微一笑，道：「兄台想必是龍大俠的傳人了。」

向衡飛平日難得一笑，是以笑起來更令人有如沐春風的感覺，王一萍才名甚高，人又英挺飄逸，平日自然自許甚高，但見了向衡飛，卻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種傾慕之念，見了向衡飛這一笑，心中更不禁生出溫暖之感。

向衡飛一抱拳，道：「在下向衡飛，奉先師之命，在此恭候閣下。」他終於說出此行的目的，也像是在提醒對方。

王一萍哦了一聲，目光在向衡飛身上一轉，道：「小弟王一萍。」他頓了頓，扭轉話題，問道：「聽閣下的口音，也像是久居京城的，小弟終日在京城走動，卻無緣得見閣下一面，真是可惜得很。」

向衡飛的眼光，不期然又落在王一萍華麗的衣衫上，暗忖：「你出入的地方，哪裏會見得著我，就算看到了，恐怕也會不屑一顧的。」口中卻緘默著，不願對他的問話作任何表示。

其實向衡飛所居的八大胡同，王一萍去的次數也不在少，雖不曾滅燭留髡，但也是入幕嘉賓了，只是王一萍年少多金，又復多才，走馬章台之下，滿樓紅袖頻招，自不會看到這樓下的「受氣包」了。

夜色更濃，春寒侵人，遠遠傳來幾聲犬吠，林木颯然，又起了風，風勢頗勁，向衡飛衣衫單薄，幸虧他自幼得魏靈飛內功真傳，但饒是如此，也不免微微覺得有些寒意，腳步微微移動了一下，踏中一段枯枝，發出「啪」的一聲輕響。

隨著這一聲輕響，又有「托，托」之聲傳來，竟已起更了，向衡飛雙眉微皺，陡然想起恩師的遺命，再一抬頭，望見王一萍毫無敵意的面容，微一咬牙，道：「先師與令師龍大俠，昔年曾有十年之約，故遺命小弟在此恭候兄台，方才小弟看到兄台入林時的身法，想必已盡得令師真傳，小弟與兄台雖然一見如故，但卻不敢忘卻先師遺命，故不自量力，想領教領教兄台的絕藝。」

王一萍陡然一凜，他自幼嬌寵任性已慣，此刻暗忖：「你難道還以為我怕你不成？」覺得自己對他的一番好意，人家全不接受，心中遂有被委屈了的感覺，不禁生出些怒意。

他年少氣傲，卻想到對方的處境，一正面容，道：「好，好，小弟雖然不才，卻也正是要來領教領教威震河朔傳下來的絕藝的。」他冷笑又道：「閣下如果心急，現在就動手吧。」

聲猶未了，他腳步一錯，颼然一掌，已劈向向衡飛的左胸，向衡飛驀地一驚，雙掌上迎，砰然相擊，兩人都被震得後退了幾步。

向衡飛暗怒：「這人怎地說打就打。」他不知道王一萍正是這個性格，兩人本是惺惺相惜，此刻互一對掌，雖然都未使出十成功力，但心裏都對對方的功力有了個譜，知道對方功力和自己相若。

而且兩人心中此刻都有了芥蒂，好勝之心亦油然而生，王一萍冷笑道：「請吧！」雙掌一錯，「龍形一式」，單掌斜穿，正是南靈龍靈飛的「龍形九式」裏的第一式，他出掌如風，已用了七成功力。

向衡飛再一皺眉，不禁對這種公子哥兒的脾氣有些不滿，遂腳踏連環，輕易地避開來式。

威震河朔享名武林已四十年，撇開掌法、劍法，以及絕妙的輕功不談，還有更令武林中人欽佩的，他精心鑽研而出的「空靈步法」。

須知任何一種武功，皆是以步法為主，任何練武之人，下盤的根基都是最為注重的。

此刻向衡飛步法施展開來，身形果然如行雲流水，飄忽自如，兩人各以師門絕藝迎敵，雖然兩人都是初次出手，但這種威震武林的功夫，的確不同凡響，頓時掌風颯颯，掌影漫天，聲勢之壯，恐怕即使是這藏龍臥虎的北京城也是難得一見的呢。

但此刻四野無人，誰也看不到這兩個都將成為武林中一代大俠的少年的龍爭虎鬥，枯木有靈，也該竊喜自己的眼福不淺了。

兩人一搭上手，便再難控制住自己，何況他兩人十年來朝夕苦練，對自己所熟悉的身法、掌法、步法，都有一種習慣性的連貫，一出手，招式便如長江大河之水，滔滔不能自絕。

犬吠聲更急，由遠而進，群犬爭吠，老江湖一聽便知，是有人走了過來，但這兩人全心全意都放在比鬥之上，誰也沒有注意到他處，只是兩人雖然出手如風，但誰也不想將對方廢在掌下，手下自也留了三分。

更鼓之聲，也越來越近，原來方才的犬吠，就是因為巡更的人走過時發出的。

又拆了幾招，王一萍心裏奇怪：「這向衡飛掌法也未見如何精妙，但我每發一招，卻都被他輕輕易易避開了。」他也不知道威震河朔的武功精妙之處，就全在那兩條腿上，是以龍靈飛遺留下的武功，也全以身法的訓練為主，甚至要他每天繞著樹跑，就是用以來對付魏靈飛錯綜迷離的步法的。

更鼓之聲愈近，隱隱已聽得出敲更的人嘴裏哼著的小調。

向衡飛方自有些警覺，王一萍卻「嘯雨揮風」、「雲龍現爪」，掌式連綿，又攻來兩掌。

此時焉有他思索考慮的餘地，身形流動，曲肘沉臂，腳尖微微一掃，連消帶打，他與王一萍交手這一會兒，招式的運用，更見純熟了。

驀地，更鼓聲突斷，一人驚呼了出來，喝道：「誰呀？在幹什麼？」雖然是喝問，但聲帶驚恐，卻不是喝問的聲調。

王一萍、向衡飛各各一驚，倏地住了手，鼓更的人大著膽子走了過來，方才他在林中看到兩人的身手，懼得半邊身子都發麻了，此刻走過來一看，卻又不禁驚呼道：「原來是王公子。」

須知王一萍乃當地世家公子，這些看更人焉有不認識他之理，但平日這些人所知道的，王一萍只不過是個有名的才子而已，此刻他們見了王一萍的身手，這些人雖然只懂得兩手三腳貓的武功，但對此道卻通竅得很，是以驚異萬分。

王一萍暗地叫糟，那兩個看更人手裏卻提高燈籠，借著燈籠的光，見到他面色甚為難看，忙忙含著笑臉說：「小的們還以為有什麼歹徒在這裏鬧事呢？想不到原來是公子爺在這兒──」轉臉偷偷一望向向衡飛，暗忖：「這不是『受氣包』嗎？」心裏更奇怪，但卻也不敢說出來。

總之這些看更人也大都是混跡在下層社會裏的，平日當然也認識向衡飛，如今見「受氣包」不但武功驚人，而且居然和北京城裏鼎鼎大名的王公子在一起，對「受氣包」的看法，自然大大改觀了。

王一萍眼珠一轉，微微一笑，伸手把住向衡飛的臂膀，道：「你們大驚小怪幹嗎？我不過和向公子出來活動一下而已。」說著拉著向衡飛朝林外走了兩步，又道：「還站在這裏幹嗎？快敲你們的更鼓去吧。」

那兩個看更人諾諾稱是，聽到「受氣包」突然變成「向公子」，臉上的表情頗為奇怪，向衡飛見了，心中不禁暗暗好笑。

王一萍回頭又厲聲道：「快走，今天的事可不准說出去，知道了嗎？」兩個看更人頭一低，「托，托」又敲著更走了。

王一萍把著向衡飛的臂膀又走了幾步，走到林外，手仍未放，向衡飛暗忖：「這王一萍真是公子哥兒脾氣，全不理人家心裏的想法，自己高興怎麼便怎麼，日後若去江湖走動，不吃虧才怪！」

其實人之性格，大多隨環境而異，向衡飛若處在王一萍的環境之中，也可有王一萍的脾氣，王一萍日後若稍受挫折，習性也自然會改變的。

王一萍仰首望天，忽地長長嘆了一口氣，道：「向兄，人生之際遇，實最難測，你我若非遇見先師和魏大俠，今日也不致動武，有緣相見，結成知友亦未可知，可是現在──」

他頹然頓住了話，緩緩鬆開把住向衡飛的手，又長嘆了口氣。

向衡飛側目而視，方待說話，王一萍又幽然道：「現在你我各銜師命，卻是勢必要分出高下不可，就是今日分不出，明日也要分出，甚至於像我倆恩師般糾纏數十年亦未可知──」

向衡飛心中亦有所感，口中卻道：「只是你我都受了師恩，師命怎可違背，何況他們兩位老人家仙游之前，唯一念念不忘的，也只有此事呢。可是小弟但願此事，能在你我這一代就結束，不再牽涉到你我的下一代了。」

王一萍陡然一凜，想到此事可能引起的後果，不禁機靈靈打了個冷戰，兩人寂然了許久，彼此經過方才那一役，都知道對方功力和自己相差無幾，那麼此事就非常可能再演出和上一代相同的悲劇。

但龍靈飛和魏靈飛怨仇乃自身所結，而他兩人不但素無怨冤，相見之下，各各都有結納之意，雖然師命難違，但心中卻不免感到惆悵。

王一萍出身書香世家，沾染的文人習氣又重，對一字之諾，尚看得輕些，向衡飛卻是個自幼在拳頭刀口下討飯吃的角色，江湖上雖寂寂無名，然而越是這種角色也就越重然諾。

何況他幼遭孤陋，第一個對他表露出關注慈愛的，就是威震河朔，雖然只是寥寥三數天，但是這三數天裏威震河朔所施於他身上的溫情，卻是這個性極強的向衡飛永生不能忘卻的。

他極力控制住自己對王一萍向他表露的友誼，他雖然也感激，但他只能隱藏在心中而已。

是以他再三地說：「師命難違。」縱然他與王一萍之間彼此傾慕，但勝負卻是定要分出的。

王一萍向有才子之稱，為人自然聰明絕頂，此刻微一考慮，遂決定了一條他自認為是最聰明的辦法。

那就是在必要時讓向衡飛勝他一招，那麼這數十年來的意氣之爭不就可以完全解決了嗎？

哪知事情的發展，日後全然出乎他意料，他雖有此心，卻無法做到呢。

那兩個敲更人又轉了回來，看到他兩人仍站在那裏，遠遠避開繞了過去，更聲托托，卻仍並未走遠。

王一萍一笑，慨然道：「今日夜已太深，這兩個更夫又來惹厭，反正你我恩師所訂之約，並未限定今天解決。向兄何不先與小弟盤桓三兩日，讓小弟能多領些教益，月尾之前，再尋一日決個勝負，日後無論誰勝誰敗，你我仍是好友。」他敞聲一笑，又道：「我恩師的遺命，只是要我兩人決一勝負而已，卻並未禁止我兩人交友呀！」

向衡飛沉吟了一會，總覺得王一萍的話有些似是而非，但以事實而論，卻又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何況他感情極重，對王一萍亦甚傾倒，遂也慨然道：「這樣也好。」王一萍大喜，道：「那麼今宵向兄且去弟處，抵足而眠，今夕雖非良夕，但你我卻可剪燭夜話，豈非快事。」

向衡飛一笑，道：「只是三數日後若分不出勝負的話──」王一萍接口道：「那自然要等事過再說了。」

兩人緩緩走向王一萍的園林，此地距王宅本不甚遠，三數句話間，已可見到王宅後園用青磚紅泥造成的園牆了。

王一萍笑指著道：「那裏就是寒舍了。」向衡飛一看，心中暗自好笑，忖道：「這等所在還稱之為寒舍，看來這位王兄的文人習氣，的確是太重了。」他平日所相與的，俱是些粗漢，平日談吐之粗劣，自然不在話下，雖然他讀書尚多，和王一萍對答之間，也在極力收斂，但對王一萍文縐縐的談吐，卻也免不了要覺得有一些不大習慣。

忽地，向衡飛停住腳步，輕輕一拉王一萍的手，王一萍順著他的目光望去，只見一條人影，自左側掠入王宅的後園。

那人影身法不弱，身形起落之間，竟有兩丈遠近，向衡飛愕然問道：「王兄家裏還有些什麼精通武功的人嗎？」

王一萍更驚異，道：「沒有呀！」微一轉念，驚道：「只怕有什麼樑上君子要光顧敝舍了。」向衡飛搖頭道：「不會，不會，據我所知，京城之內的小偷，沒有一人有此人的身手。」王一萍暗暗一笑，忖道：「他對京城裏的小偷倒熟悉得很。」其實那夜行人輕功之高，別說是小偷裏不會有，就連兩河武林裏，恐怕也很難再找出一、兩個來。只是王一萍與向衡飛兩人不明武林中人功夫的深淺，把別人都和自己來比，卻不知道以他兩人此時的身手，已經足以震驚武林了呢。

王一萍忽然思索起向衡飛的身份，站在那裏竟然未動，向衡飛卻暗自著急：「這位真是公子哥兒，有夜行人進了他家，他還站在這裏像沒事似的。」一拉王一萍，道：「王兄總該進去查看查看吧。」

王一萍一驚，忙道：「是、是，向兄也一齊去。」身形動處，宛如一雙輕燕，一個起落，掠出三丈開外。兩人的輕功，竟也不相上下。

兩人進入了後園，身形的靈巧，使得自家絕沒有發出一絲聲音來。向衡飛鷹目四顧，庭院深寂，四周哪有人影。

王一萍也自側首低語道：「看不到人呀！」轉念又不禁罵自己太笨！「那人如果是想來偷竊，自然不會在園子裏打轉了。」猛又想及那人如果掠入前院驚動了父母，豈不糟了，忙又低語道：「向兄，我們到前面去看看那廝有何舉動。」

兩人身形再起，本能地都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就在他們身形躍起的那一剎那，兩人忽然聽到園中荷池旁的假山附近，發出一陣陣極為輕微的敲擊之聲。

兩人臨敵經驗雖不足，武功卻是得自真傳，不約而同地在空中一扭身軀，停頓住向前掠的力道，微一轉折，輕巧地落在園中一株巨大的樹幹上，想查看這敲擊之聲的來源。

此刻夜色甚濃，兩人略一閉目，練武人的目力本不尋常，何況他兩人自幼即得到內功真傳？略一探視，立刻發現一全身著黑的人影在圍著假山緩緩走動，手持一物，不停地輕輕敲擊山石，聲音的輕微，若不是兩人事先警戒，絕難聽出。

他兩人這一看清，心中倒反而更奇怪，這人半夜三更跑進人家的花園裏敲石頭作什麼？

尤其王一萍，方才估量此人非奸即盜，此刻卻見此人只是在敲石頭而已，雖然鬼鬼祟祟，但敲石頭總不能算作奸盜吧？他心中不解，問道：「向兄，此人到底在弄些什麼玄虛？」

向衡飛也自搖頭，卻見那人微一停頓，似乎聽到了王一萍講話的聲音，忙低聲道：「我們把這人弄出去問個明白。」王一萍忙稱是，兩人片刻之前還在動手過招，此刻卻已並肩迎敵了。

向衡飛勁貫右掌，力透指尖，將枯樹的樹枝折了一段下來。連日風雪，那樹枝濕透了，折下來的時候，竟沒有發出聲音。

向衡飛又將那段樹枝分成十數段，分了一半給王一萍，手一揚，一段樹枝電也似的向那行蹤詭異的夜行人擊去。

那人身手也不弱，聽到暗器破空的風聲，身軀一扭，避了開去。

向衡飛、王一萍兩人存身的枯樹，距離假山尚有一段距離，但那樹枝去勢如電，而且餘勢不衰，「奪」的一聲，擊在假山上，王一萍暗暗點頭，暗忖：「他手上的功力不弱。」

總之以樹枝當暗器是極難的，能練到向衡飛這種手法就更難了。

那夜行人眼觀四面，見來的暗器體積甚大，料知不會有毒，伸手一抄，將那段樹枝接了下來，只覺暗器勁力甚強，甚至是平生僅見的。一看之下，竟是段樹枝，不禁大駭！「京城附近怎地有這種內家高手？」

他再不遲疑，也不敢發話，匆匆向暗器的來路一看，朦朦朧朧地沒有看清，身形一弓，猛一展身，向園外掠去。

向衡飛悄聲道：「釘住他！」毫未作勢，人就從樹幹上掠了出去。

兩人輕功還比那夜行人高出一籌，到了牆外望見那人並未跑出好遠，腳下一加勁，身形更快，轉眼就要追上了。

那人想必是個武林中的能手，瞬即發覺身後有人追蹤。回頭一望，見到追蹤自己的人的身法，竟遠比自己高明，心中暗暗叫苦：「哪裏跑出這兩個武功如此高的人來的？」心中突然一動，竟停住身形，非但不再前奔，而且轉過身子，居然等起來了。

向衡飛、王一萍又一愕，也猛然停頓住身形，收放之間，瀟灑自如，絕沒有一絲勉強的意味。那夜行人更驚：「這兩人是誰？怎地身手如此高明。」再一細看，依稀卻像是兩個年輕的後生。

那夜行人久闖江湖，大風大浪不知見過多少，此刻他並不慌張，從容抱拳道：「朋友夤夜追蹤，不知有何見教呢？」

王一萍暗忖：「我不問你，你倒問起我來了。」朗聲一笑，道：「朋友夜入敝舍，卻又有何見教呢？」

那夜行人哦了一聲，再走前兩步，將王一萍、向衡飛的面容看得更清楚了些，忽然抱拳一揖，道：「小弟冒昧，不知道閣下就是園林主人，恕罪、恕罪。」王一萍心中一動：「這廝倒也文質彬彬的。」先消了一半氣，再一打量這夜行人長身玉立，面白無鬚，兩眼也炯炯有神，很像個人物，不覺又添了幾分好感，竟也道：「恕罪倒可免了──」言下已無敵意。

向衡飛眉頭一皺，暗忖：「公子哥兒脾氣又來了。」遂接口道：「不過朋友半夜三更闖入別人園子裏，卻是為的什麼呢？」

那夜行人側目一望向衡飛，不覺一驚：「這人好厲害的目光！」面上微微露出笑容，道：「此事說來，實是荒唐。」他微一打量王一萍的裝束，又道：「只是小弟看閣下不但是位高人，還是個雅人，對小弟此一荒唐之舉，也許可以原諒的。」

向衡飛閉著嘴不出聲，王一萍卻大感興趣，道：「請說。」

那夜行人又一笑，道：「小弟雖是個武夫，但自幼即有愛石之癖，只要有好石頭，千方百計地都要去搜羅來。」他又笑了笑，道：「閣下日後如有暇，不妨到寒舍去，小弟身無長物，家裏各色各樣的石頭，也不知有多少塊了。」

王一萍也走上一步，問道：「府上在哪裏？」那夜行人道：「敝舍在江南桐廬，此次北來，就為的想搜集些石頭回去的，但小弟在京城人地生疏，而除了巨宅深園之外，哪裏找得到稀有的石頭？是以小弟不嫌唐突，竟做了樑上君子了。」說完連聲大笑，王一萍聽得入神，笑道：「閣下真可算是雅賊了。」兩人一問一答，竟像在講起家常來了，向衡飛微微搖頭，也不好出聲。

突又傳來更鼓之聲，向衡飛道：「那兩個更夫又來了。」王一萍笑說：「無妨。」轉臉又對那夜行人道：「家父昔年也愛石成癖，不是小弟說狂話，寒舍園中的山石，無論哪一塊都是家父昔年重金收購來的。」他一笑，又說，「閣下找到寒舍，倒還真找對地方了。」

那兩個更夫果然又走了過來，看到王一萍一怔，暗忖：「怎麼王公子還在這裏？」再一看到那夜行人，燈籠的光將那人的面容照得陰沉沉的，其中一個年紀較長的更夫，臉上突然露出一種異樣的神色來，連更梆都忘記敲了。

王一萍看到更夫不走，輕叱道：「又來幹嗎？」回頭向始終笑臉凝神傾聽的夜行人道：「兄台大名？」那夜行人忙道：「小弟賀銜山，江湖朋友抬愛，卻將小弟叫做抱石書生。」

王一萍一笑，道：「這倒真是名副其實了。」並未如何注意。

他卻不知道抱石書生賀銜山近年來在江湖中聲名之隆，幾乎已超過了昔年的「南北雙靈」呢。

「小弟王一萍，是個江湖上的無名小卒而已。」他又為向衡飛介紹了，又道：「小弟雖然無才，但兄台這種雅人，卻是小弟最喜結交的，兄台如果願意，不妨也到舍下盤桓幾天，家父所藏的那些石頭，也要待名家的鑒定呢。」

賀銜山大喜，道：「固所願也，不敢求耳。」王一萍朗聲笑道：「今夜一夜，小弟交到兩位知己，真叫小弟太高興了。」

向衡飛雖然總覺得這「賀銜山」有些蹊蹺，但是他自知對這些文人的奇癖一竅不通，暗忖：「也許這姓賀的真是去偷石頭也未可知。」轉念又忖，「何況人家主人都不懷疑，我又多事作甚？」

# 第三回 輕嗔薄怒 益增其媚 蝕骨銷魂 另有用心

第二日清晨，管理王宅後園林木的花匠，心中暗自奇怪，公子的書房裏怎麼突然多了兩個生客。而且這兩個客人的打扮裝束都不倫不類，遠不及公子素日所交往的那些人那麼文質彬彬。但奇怪的是公子卻像對這兩人甚是親熱，甚至比對那些文質彬彬的公子闊少還要親熱些。

這些事花匠只是在肚子裏奇怪，可不敢問出來，拿眼睛偷偷去打量人家，哪知被人家的目光一瞪，嚇得趕緊低下頭去打掃積雪，暗暗思忖：「這兩人的眼睛怎麼會這麼亮？」

雪開始融化了，天氣格外地冷，三人都是剛起來，送來給王一萍一個人吃的早點，被三人吃了還有很多，粳米和雞湯熬成的粥，向衡飛還是第一次吃到，暗忖：「富貴人家的子弟，真是得天獨厚了。」

三人走出園子，園子裏的空氣是寒冷而清新的，王一萍帶著他們在園子裏繞了一圈，向衡飛始終沉默著，像是有心事，那抱石書生賀銜山的眼睛轉來轉去，卻始終離不開那假山。王一萍暗笑：「這位仁兄的愛石之癖倒是真的很深呢。」遂陪著他走了過去。賀銜山喜色滿臉，不住地稱謝。向衡飛冷冷在旁打量，卻見此人的臉色在白天看來，白中帶青，眼神也微微有些不正，比在黑夜中看來，更令人討厭得多。

須知向衡飛在外闖蕩，磨煉已有十餘年，什麼人沒見過，當下心中已然有數，知道這抱石書生定是被女色斫傷過度，不禁對他更起了反感，但王一萍與他談笑風生，卻彷彿和他很投機。

賀銜山口如懸河，詩、詞、書、畫、琴、棋、彈、唱，講起來俱都頭頭是道，說及女色，更是眉飛而色舞。向衡飛暗暗皺眉，神色甚是冷淡。賀銜山笑道：「向兄對這些像是毫無興趣？」向衡飛敷衍了兩句，王一萍卻笑道：「賀兄不但文武雙全，而且還是個風流才子呢。」

賀銜山仰天長笑，道：「小弟一介俗夫，不但文武兩途比不上閣下，就是這『風流』兩字，在閣下面前也萬萬談不上。」王一萍笑著謙虛，心中卻不免有些得意。他裘輕馬肥，風流多金，在九城中的確可稱得上是風流才子，只是他庭訓頗嚴，人也不俗，雖過屠門，卻未大嚼，僅以倚紅偎翠、絲竹言笑為樂事罷了。

王一萍意興飛揚，賀銜山著意恭維，向衡飛冷眼旁觀，暗忖：「這廝究竟在搞什麼鬼？」原來這愛石成癖的抱石書生真正到了石頭旁時，對這些珍奇的山石反倒看都不看一眼了。

午膳頗豐，向衡飛喝了幾杯白乾，意興豪飛，支起窗戶，風生滿襟，回頭一望，卻見賀銜山正在溫著花雕。

他眉頭一皺，暗罵：「男子漢大丈夫，喝這些貓尿算什麼？」跑到桌旁，又滿滿斟了杯高粱，一飲而盡。王一萍拍掌大笑：「好！好！」也舉起酒杯，仰首乾了。

向衡飛笑道：「這才是大丈夫行徑。」側目一望賀銜山，見他正舉著一杯已經溫熱了的花雕在慢慢啜著，一面笑著說：「對於『酒』，小弟是萬萬不及兩位，可是『酒』下面的一字麼？哈──」

王一萍接口道：「飲酒而未對美人，實乃一大憾事。兩位如有興，小弟倒可做一識途老馬。」他朗聲一笑，道：「京城名妓，實有醉人之處，賀兄向居江南，恐怕還未領略過呢。」向衡飛尚未答話，賀銜山已推杯而起，笑著說：「走走！此間未竟之飲，等我們到那邊再續上吧。」

對這些風塵脂粉，向衡飛一向都厭惡得很，這也許是他在那種環境中所造成的。須知人們對一件事瞭解得過深，自然也就會對那件事失去興趣，其實人生如夢，逢場作戲最好。

於是向衡飛拂了拂衣衫，道：「兩位兄台有興自去好了，小弟卻不便奉陪。」他轉面向王一萍抱拳道：「兄台高義，小弟感激得很，只是先師遺命未了，小弟還是要來拜望的。」

王一萍微微皺眉，暗忖：「我傾心結交，你竟不願交我這個朋友，難道我有哪點配不上你？」方才向衡飛直言不去，他已有些不快，這種公子哥兒，最怕人家掃他的興。

向衡飛一再提及「先師遺命」，王一萍更不滿，微一拱手，道：「既然如此，小弟也不能勉強，三日之後，兄台再來便了。」他略一停頓，又道：「只要小弟沒有其他突生之變，定會給兄台一個滿意的答覆，此刻恕不遠送了。」

話當然說得不客氣，向衡飛倒也並不介意，人家對他態度的冷暖，他根本沒有放在心上。於是他拱手告辭，眼角都沒有向賀銜山面上瞟一下。

賀銜山望著他那穿著已經洗得發白的衣衫的背影，冷笑道：「這窮小子是誰？」他已看出向衡飛與王一萍之間的不快，是以他才以「窮小子」來稱呼向衡飛，人情之淡薄，由此可知。

王一萍正招呼小廝備事，聞言脫口道：「此人乃先師生前一個大對頭的弟子，他──」他終於止住話，沒有往下說。

這並不是說他在顧忌著什麼，而僅僅是他認為這話沒有說的必要而已。

賀銜山心一動，趕緊追問：「兄台的武功，不是小弟瞎奉承，在江湖上已可算得上是頂尖高手。兄台的師父，想必也是位高人，小弟揣測許久，心裏已猜中了八九分，兄台不妨說出來，小弟看看猜得對否？」

這種非常技巧性的問話，果然使涉世不深的王一萍入彀了。他隨口道：「先師龍靈飛，過世已有十年了，兄台恐怕不會知道吧。」

賀銜山面目變色，失聲驚道：「原來兄台竟是『南靈』龍大俠的傳人，龍老前輩隱跡江湖十年，武林中眾說紛紜。」他長嘆了一口氣，又道：「卻想不到他老人家已然亡故了。」

原來當年龍靈飛與魏靈飛京畿比武，雙雙喪命，武林中人並不知道，對這兩位一代大俠的揣測也人言人殊，莫衷一是。

王一萍笑道：「兄台也知道先師的名字？」賀銜山道：「『南靈』龍大俠一代人傑，江湖中誰不知道他老人家，誰不景仰他老人家？」他眼珠微轉，又道：「想不到他老人家竟爾仙去了，想必是得了什麼不治之症吧？」

聽到賀銜山這種說法，王一萍第一次知道了他師父在武林中的地位，十年之後武林中人提及他的大名，還有驚奇仰慕的感覺，這種聲望，使得王一萍心中怦怦，已然大動了。

賀銜山見他仍未答話，緊接著追問道：「龍老前輩得的是什麼重症，怎地突爾仙去了？」王一萍微一驚覺，已自幻夢中醒過來，聽到賀銜山的話，微微搖頭道：「先師是和他老人家的一個大對頭交手時，各自中了對方一掌，竟然同時斃命了。」

賀銜山「哦」了一聲，眼珠又轉動了起來，道：「另一位可就是與他老人家在武林中齊名的『北靈』威震河朔魏靈飛嗎？」

王一萍頷首，又道：「方才那位向兄，就是威震河朔的親傳弟子，他也要承繼師命，來和小弟一較身手呢。」賀銜山隨口道：「這真叫做不自量力了。」

王一萍一愣，並不明瞭此話中確切的意思，他怎會知道賀銜山此刻心中所忖之事呢？

當日南靈北靈突然雙雙在武林失蹤，雖然有人也不免猜測他們是死了，但是誰也不知道他們確切的死因。須知南北雙靈雖無門人弟子，但卻都在江湖上擁有許多極親近的朋友，那也就是說在江湖中擁有一部分極大的勢力。

若此真相傳出──南北雙靈是比武時同歸於盡的，那麼此事雖然已經過去了許多年，但武林中人義氣為先，此事一傳開來，勢必又要在武林掀起巨波。

此刻真相被賀銜山所得，他眼珠亂轉，心中又有了主意。

這時小廝掀開簾子走了進來，恭謹地說：「公子，車子已備好了。」

王一萍一笑，朝賀銜山道：「往事已矣，今日當歡，北國春遲，但探春須早，兄台和小弟且去做一探春客吧。」

兩人迤邐走出花園，那小廝恭謹地在後面跟著，牆的轉角處似乎微微有人影一晃，但王一萍與賀銜山俱未在意。

王一萍告訴了車夫要去的地方，登上了車。那小廝為他關上了車門，心中暗笑：「公子可去找他的老相好了。」

此時牆角人影再現，跑到門旁低低地問了那小廝幾句話，然後走向牆角，拉著一人匆匆走了。但王一萍的車子早已絕塵而去，當然更看不到這事了。

車上他們興高采烈地談論著，賀銜山笑道：「此刻就去，未免太早了些吧。」

王一萍搖首微笑道：「對於有些人說來，此刻確是太早了些，但對小弟說來嘛──」他又一笑，道：「任何時間都可以。」言下大有無論任何時間，只要他去，都是被歡迎之意。

果然，他這種想法是有著事實根據的。

車子來到一條長而狹窄的巷子，巷口蹲著三五個賣花的小販，遠遠看到王一萍的車子，爭著奔了過去。王一萍探首外望，那些小販都圍了上來，叫道：「王公子，好久沒看見您了。」

王一萍含笑點首，那些花販又道：「今天您到哪兒去呀？敢情又是去找海萍姑娘吧？」有的從籃子裏取出幾束淡紫色的小花，道：「現在天還冷，花兒也不多，公子就將就些，拿幾朵去吧。」又笑著說：「小的知道海萍姑娘挺喜歡這花兒的呢。」

王一萍道：「好！好！」隨手掏了些散碎銀子，拋出門外，那車夫接過了花，馬鞭一揚，呼哨了一聲，馬車走進巷子。

那車夫彷彿也甚為高興，馬鞭揮動得「噼啪」作響，口中也高興地呼哨著，像是一隻春天屋頂上見了雌貓的雄貓。

巷子裏好幾家漆著黑漆的大門都打開了，有些戴著瓜皮小帽面色慘青的人，穿著厚棉袍，弓著背，走了出來，朝王一萍的馬車夫叫道：「孫老二，你小子倒是越來越花妙了。」「孫老二」也笑著打趣，顯得和他們很熟。

那些人又向探首外望的王一萍打千，賠著笑道：「公子您好。」有的笑著說：「我們的美嬌姑娘想死您啦，您也不進來坐坐。」

王一萍連連點頭，賀銜山哈哈笑道：「看來兄台倒還是個『薄倖人』呢，惹得一個個大姑娘直想你，該罰，該罰。」

馬車走到巷尾，又轉了一個彎，緩緩在一家門前停住。

賀銜山笑道：「此地想必就是兄台的心上人海萍姑娘的香閨吧，我看還是兄台一人進去的好，否則的話，哈，哈，就是兄台不怪罪小弟，海萍姑娘也會罵小弟是個不識相的蠢材。」

王一萍也笑道：「兄台休要打趣。」推開車門，轉臉又笑道：「等一會兒小弟替兄台介紹一位，保管兄台滿意就是了。」

賀銜山大笑，心裏也覺得有些癢癢的，方才的兩杯酒，此刻在他身體裏已開始生出變化了，腳下虛飄飄地，一步跨下車子，一抬頭，那門已緩緩開了，當門立著一個垂著雙髻的小女孩子。

那小女孩子看到王一萍，一笑，兩靨生出兩個小小的酒窩，嬌聲道：「喲，公子，您還記得我們呀，今個是哪一陣風把您可給吹來了？」一口清脆的京片子，聲聲如金珠落地，連久居江南，習慣聽吳儂軟語的賀銜山，都覺得耳朵麻麻的，受用得很。

王一萍含笑走了過去，拍著那小女孩的肩道：「小霞，沒多久不見，你又長高了些，變得更會說話了。嗯，也漂亮了不少。」小霞搖著頭，不依道：「公子壞死了。」鬆鬆的頭髮直搖，帶著撲鼻的茉莉香油的氣味直鑽進王一萍的鼻子裏。賀銜山微微發笑，暗忖：「看樣子這妮子也在賣弄風情呢。」

進了門，賀銜山不禁讚道：「這地方真不壞。」

迎面是一個小小的池塘，方圓不過數尺而已，地上鋪著一塊塊鵝卵石，想是時常打掃沖洗，是以看起來乾淨得很。池塘上還有座小橋，橋後有一座很小的假山。一切都是那麼小，但卻更顯得精緻而玲瓏。

王一萍扶著小霞的肩，走在前面，笑著問道：「你們姑娘在嗎？」小霞仰起頭，嘟著嘴道：「怎麼不在呀，我們姑娘整天都躲在屋裏，想你呀，都快想病了。」賀銜山暗笑：「這張小嘴真會說。」

突地園子的左側，傳來一聲清脆的聲音，道：「誰想他呀！」他轉臉一望，但覺眼前一亮。

原來池塘的左右兩側，都建有幾間精緻的屋子，此刻左側的窗戶打開了，俏生生地站著一個瘦怯怯的美人，雲鬢鬆亂，面上一副既喜且嗔的模樣，望之的確令人心醉。

王一萍的笑容更開朗了，笑著說道：「小紅，快關上窗子，小心等會兒又著了涼。」那麗人一扭頭，嬌嗔道：「著涼就著涼，我死了也不要你管。」王一萍笑道：「好，我不管，你瞧你，又生的哪門子氣。」

賀銜山直樂，暗忖：「這個大概就是海萍了，怎地卻又叫她小紅？」他不知道，小紅就是海萍，海萍就是小紅，只不過海萍是她的花名，小紅卻是她的真名而已，王一萍叫她小紅，不過是表示更親熱些罷了。這就是人們的心理。

小霞一扭身子，轉到王一萍背後，推著他，道：「還不快進去？」

王一萍笑著向賀銜山道：「請，請。」

賀銜山跨了兩步，和他並肩走進京城名妓海萍的香閨裏。

海萍正坐在桌子旁，一隻手支著桌子，露出白生生的手腕，看起來是那麼纖弱和那麼美好。王一萍走過去，輕輕地握著她的手腕，關切地道：「你看，又瘦了。」海萍一甩手，小霞卻在旁邊說：「還說呢，我們姑娘都是想你想瘦的。哼，你們男人呀！」嘴又一嘟，好像對男人非常瞭解的樣子。賀銜山忍不住，又笑出聲來。

海萍站起來，故意不理王一萍，卻向賀銜山道：「您請坐呀！」又道：「小霞，還不快泡茶來。」小霞應聲想走，海萍又道：「記得公子喝的是什麼茶嗎？」小霞道：「記得。」回過頭朝王一萍做了個鬼臉道：「我們姑娘百般為著你，你又有哪一件為著我們姑娘？」說著，一轉身走了。

王一萍笑罵道：「這妮子越來越刁了。」

海萍道：「你要嫌刁，就別來好了。」語氣雖是生氣的，但美人嬌嗔，卻更令人神魂顛倒。

天正亮，窗戶也是支起的，賀銜山細細打量她，見她不施脂粉，膚白如玉，臉頰上有幾粒淡淡的雀斑，非但未損其美，且更令人覺得嫵媚。嘴是渾圓而小巧的，雖然在冬天厚重的衣衫裏，身軀仍然顯得那麼瘦弱，更添幾分嬌怯。

王一萍顯見得對這位嬌怯瘦弱的雀斑美人甚為傾倒，他遍歷歡場，北里嬌娃見了他誰不是婉轉投懷，百計承歡。但這嬌嗔薄怒的海萍，卻更令這風流才子覺得心醉，這就是海萍的聰明之處。因為她不但瞭解人們的心理，也會利用人們的心理。

王一萍撫著她瘦削的肩，道：「羅蘭呢？」海萍一抬頭，瞪了他一眼，王一萍忙道：「不是我找她。」一指賀銜山，又道：「是替他找。」賀銜山「噗哧」一笑。

海萍臉彷彿一紅，抬起手，指著窗外，道：「那不是來了嗎？」

賀銜山順著她的手一望，園中碎石小徑上，果然嫋娜行來一人，頭髮長長地披在肩上，面龐圓圓的，比海萍胖些，但胖得恰到好處。

帶著一陣香氣，羅蘭走了進來，手裏拿著一張素色的紙箋，朝王一萍道：「你才來呀，我等了你好幾天了。」看了海萍一眼，鼻子一皺，又道：「我作了一首詩，你看看好不好？」

王一萍接過那張素箋，邊看邊笑，海萍一伸手，奪了過去，道：「你笑什麼，不好是不是？那當然了，怎麼比得上你這位才子。」又朝羅蘭道：「蘭姐，你給他看作甚？這種人呀，氣都要把人氣死了。」

王一萍笑著分辯道：「我也沒說不好呀！」

在這種情況下，時光過得像是特別快，海萍雖然不斷地在生著氣，但卻令你在她的生氣中覺得心裏甜甜的。不但是王一萍，就連賀銜山都心醉了。

夜色已臨──桌子上杯盤狼藉，人也有了幾分醉意。賀銜山醉眼乜斜，王一萍高歌長吟，海萍紅上雙頰，燈光下顯得更美了。

小霞又添了酒來，神色突然顯得甚是慌張，嘴唇也變得蒼白而沒有血色，將酒壺放在桌上，就匆匆走出去。可是她這種異常的神色，並沒有引起這兩個面對美人的公子的注意。

賀銜山拿起酒壺，替自己和王一萍滿滿斟了一杯，道：「勸君更進一杯酒，與君同消萬古愁。王兄，再乾一杯。」王一萍也笑道：「對，今朝有酒今朝醉。賀兄，我們今日要不醉無歸才對。」一仰首，果然乾了一杯。

這酒，在他們舌尖留下一絲苦澀的感覺，但他們也沒有分辨出來，面對醇酒美人，人們往往會失去那一分敏銳，變得麻木而遲鈍，而這種麻木和遲鈍往往會給自己帶來災禍。

天地開始混沌──王一萍和賀銜山都有了這種感覺。

「醉了。」王一萍低語著，海萍的身影開始矇矓，他漸漸有了蝕骨銷魂的感覺，這是他從未感覺過的。

但在此刻，又有誰會知道在這蝕骨銷魂中，卻隱藏著一場災難呢？

燈紅酒綠，窗戶早已關上，室內溫暖如春──

驀地，砰然一聲，關著的窗戶被擊得粉碎，賀銜山久經風浪，本能地一長身，但四肢卻失去了原有的力量。

隨著窗戶被撞開，幾條身影極快地自窗戶和門裏闖了進來，羅蘭一聲驚呼，手中的筷子掉在桌上。海萍卻鎮定得很，一把拉住她。王一萍也自警覺，但他和賀銜山一樣，渾身的力量一絲也使不出。銷魂蝕骨的感覺此刻對他說來，已不在了，他極力張開眼睛，看到闖進來的人一個個身軀彪壯，手裏拿著晶光閃爍的兵刃，心裏雖然奇怪，但隨即奇怪的感覺就被一陣暈眩所代替了。

他再次睜開眼睛的時候，首先進入眼簾的，是一片漆黑，那簡直和閉著眼睛差不多。然後他略微動了一下眼睛，再張開眼來，已能隱隱約約地看到，他所處的，是一間空洞而巨大的房屋。這時候，他暈眩前的事都澎湃著回到他腦海裏。在這一剎那裏，他腦海中的奇怪感，遠遠勝於其他的各種感覺。

他疑念叢生，既不知道他為何被劫害，更不知道劫害他的人是誰。

他四肢俱有麻木的感覺，渾身也懶洋洋地沒有絲毫力氣，他起先還以為是方才藥酒的力量未退，但細一覺察，卻又覺不像。這種感覺對他而言是非常新奇的，但這新奇所帶給他的並非喜悅，而是恐懼。他極力去推測，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突然，他在身旁不遠之處聽到一種聲音，那是人類所發出的一種類似嘆息、而非嘆息的聲音。接著，是重濁的呼吸聲。

「這房間居然還有別的人！」轉念一想，他馬上就下了判斷，「他大概就是賀銜山了。」

他試一張口，居然還能發出聲音，但他卻也不敢貿然地去問這同房間的人究竟是誰？他雖然問心無愧，自問平生沒有做過什麼真正的惡事，但此時此地，卻又不容得他有太多的僥倖。

他心中正自猶疑不決，幸好那人已先開口，道：「是誰？是誰？」這種聲音，王一萍立刻就聽出就是賀銜山了。

他頗為心悸地暗忖：「他這才叫做無妄之災，巴巴地從江南來，玩也未玩足，此刻竟然被人無緣無故地抓來了。」

賀銜山似乎非常焦急，又問道：「旁邊的人可是王兄？」王一萍立即回答：「正是。」他毫不停頓地又接道：「賀兄，這是什麼地方？我怎麼覺得渾身酥軟，一絲力氣也用不出來？」

賀銜山在黑暗中掙扎了半晌，似乎想極力將身軀移動過來，但他這企圖卻未成功，長嘆了口氣，說道：「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所在，看樣子我們是被人施了暗算，點中酸軟穴了。」

「點中了穴道？」王一萍一驚，他初次被人點中穴道，心中自然難免有一些難受，縱然這並非是在正式交手時被點的。

這時兩人心中各有所思，王一萍暗忖：「真奇怪，我與人素無仇怨，怎會有人來暗算我？」轉念一想，「難道這是向衡飛動的手腳？因為只有他一人是和我有著仇怨的呀！如果真是他，那此人也未免太卑鄙了些，我對他並不薄呀，如果他真能以真實功力勝我，我也會心服，可是他卻用這種見不得人的詭計來暗算我，還利用了兩個妓女。」

他此刻心中不但有對向衡飛的痛恨，還有著一種難以形容的感覺，這感覺包括了被人欺騙的懊惱和自責。

「想不到，我真想不到，看起來海萍也是參與了這詭計的一分子。她平日對我的似水柔情，佯嗔微妒，原來只不過是諸般作態而已！」他風流倜儻，周旋於北里嬌娃之間，總認為人家都是對他真心真意，此刻思潮洶湧，往日的金粉迷夢，都成了他此刻的悲傷。

賀銜山的心思，自然和他迥然不同，也許他心中已然有數，知道此事完全由他而起，王一萍不過只是個陪祭的犧牲者而已。

「但是又有誰知道我在京城裏，又有誰會知道我在海萍那裏，這一定是有人出賣了我，但這人又會是誰呢？他心中也難免疑竇叢生，因為這事的發生，是這麼突然，他兩人又怎會知道事情的真相呢？他兩人心中自然焦急，尤其是王一萍，平日養尊處優已慣，哪裏吃過這樣的苦楚。他酒意全消，身上微感寒冷，完全無法推測將要發生的事。

突然，賀銜山問道：「王兄既是南靈龍大俠的傳人，可曾修習過內家正宗的『重樓飛靈』之術？」

王一萍想點頭，但他此刻連點頭的力量都似乎失去了，隨即，他又不禁暗自失笑：「縱然我能點頭，他又怎看得見？」於是他以微弱的聲音說：「小弟十年來朝夕不斷修習的，就是這『重樓飛靈』心法。」但他卻不知道賀銜山突然問他此話的用意。

賀銜山忙道：「那就好辦了，依小弟所覺，我們身受的點穴手法極為普通，想必非高手所為，王兄如曾習得此術，不妨以此心法一試，或許能自己解開穴道也未可知。」

他話講得非常急促，想是極為興奮，須知「重樓飛靈」乃武林罕見的內功心法，如修煉火候到家，不難自己解開穴道，當然這是指普通的點穴手法而言，若是內家高手的獨門點穴手法，只要你被點中，那麼即使你武功再高，也是無法自解的。

王一萍大喜，急切地問道：「真的？」他身受南靈龍靈飛的親傳時間太短，修習內功的依據僅是龍靈飛所遺留的幾本秘笈而已，是以他雖然仗著天資過人，武功能有所成，但對武家的一般常識，和對自己武功的運用方法，卻是知道得太少了。

他這句問話，已無須再得到答覆，隨即他舌抵上顎，氣納丹田，想以絕頂的內功心法，來使他自己逃離厄運。

開始的時候，他覺得非常困難，那正和他剛剛修習此法時一樣，但十年來從未間斷的苦練，已使他和這「重樓飛靈」有了一種非常自然，也非常密切的契合。片刻，他體內的真氣已漸能融匯──

驀地，黑暗巨室裏亮起燈光，雖然這燈光並不亮，然而在如此黑暗的地方，縱然是微弱的燈光，也能帶給人們刺眼之感。

隨著這燈光，已有人聲傳來，像是因為明知室內的人已被點中穴道，是以全然不再有顧忌。

燈光愈來愈亮，人聲愈來愈近──

王一萍借著這燈光打量四周，就知道自己處身的原是一間破廟的正殿，佛殿當中供的佛像和兩旁的泥塑，雖已金漆剝落，但被這暗淡的燈光一照，卻更顯得猙獰可怖。

賀銜山悄聲問道：「王兄穴道可曾解開？此刻已經有人來了。」

王一萍尚未及回答他的話，殿中已走進兩個人來，手提著燈籠，粗豪地笑著，借著微弱的燈籠之光，王一萍打量著這兩人，心中一驚，原來這兩人正是昨夜荒林相遇的更夫。

他無法再細細體味這兩個更夫和此事的關聯，因為大廳裏隨即又擁入一批人來，這些人都一身短打扮，腿上裹著倒趕千層浪的包腿，一個個身軀彪壯，聲音粗豪，只不過是些江湖中的末流角色而已。

那些人得意地走了過來，有人說：「這次真是大功一件，幫主若是知道了，再也不會罵我們是光吃不幹的窩囊廢了。」

另一人接口道：「想不到江湖上鼎鼎大名的『翻花浪子』竟會落在我們這一批酒囊飯袋手上。」說完，得意地大笑著。

王一萍心中奇怪：「誰是『翻花浪子』？這批人又是誰？」

那批人又走近了些，提著燈籠的更夫走過來，踢了賀銜山一腳，罵道：「姓賀的，今天你可得認栽了吧。」賀銜山一聲不響，那更夫卻像是對他痛恨至極，口裏罵著：「姓賀的，你招搖撞騙，淫人妻女。我們『紅旗幫』雖然也是個見不得人的幫會，可是我們幫裏上上下下，哪一個不恨你入骨？」他放聲一笑，又道：「今天你落在我們手上，好朋友，就認命了吧。」

隨即，他踢了賀銜山一腳，轉過頭來，朝王一萍道：「姓王的，平日我倒尊稱你一聲『公子』，是看得起你，可是你和這姓賀的一路，我們可有點不大看得起你了。今天沒別的話說，也只好委屈委屈您啦。」

王一萍恍然大悟，暗忖：「聽這些人的口氣，這賀銜山想必是個武林敗類，因此人家不惜千方百計地來做掉他，而我──」他無可奈何地一笑，「只不過是恰好要倒楣而已。」

那更夫連踢帶罵，又轉過頭去，朝那批人說：「哥兒們，我小銅鑼提議，今天就在這裏先把這姓賀的廢了，免得日久天長，又生出別的毛病。」他哼了一聲，回頭去「呸」的一聲，朝賀銜山臉上吐了一口唾沫，罵道：「你呀，丟盡了你哥哥的人，這一次，可別再想你哥哥來救你了。」

賀銜山仍然一言不發，既不分辯，亦不驚慌，更不生氣，王一萍不禁暗暗敬佩他的鎮定，無論事情的真相如何，這種泰山崩於前而不變色的鎮定功夫，仍然令人覺得可佩。

那批粗漢中忽然又有一人道：「小銅鑼，你做事可別太冒失了，舵主還沒來，你少在這兒胡亂發表議論。」又有一人接口道：「我看小銅鑼做事也太冒失了些，你看看把人家姓王的也給弄來了。人家是北京城裏鼎鼎大名的公子，糊裏糊塗把人家給綁了來，你們說該怎麼辦？」頓時那些粗漢議論紛紛，都是以這叫「小銅鑼」的更夫為目標。

原來這事小銅鑼功勞最大，他在荒林中識出「姓賀的」之後，暗地尾隨，從王宅小廝口中，知道他是去了「海萍」家裏。他暗中計較，知道難以力敵，於是就利用「紅旗幫」在北京城低層社會的勢力，威逼海萍，暗算王一萍等人。

想那海萍只是九城裏的一個妓女而已，當然不敢和北京城裏的低層社會中的惡勢力相抗，於是就暗暗在酒中下了藥，讓小銅鑼立了個大功。

「紅旗幫」裏其餘的人可不免暗暗嫉妒，議論紛紛，冷言熱語，將小銅鑼批駁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這種情形可瞞不過老於世故的賀銜山，自從他知道自己是落入「紅旗幫」手中，就已經明白自己今天是難逃公道的了。因為他非常清楚，自己對「紅旗幫」的所作所為，的確是令人髮指的！此番他落入「紅旗幫」之手，當然是凶多吉少的了。

「紅旗幫」的那些粗漢數落了半晌，又有人道：「舵主怎地還不來？他說他即刻就來的呀！」另一人說：「我們舵主有名的精明強幹，大約此刻又撞上了什麼事，所以要來遲些。」

小銅鑼悶了半晌，看到大家目標轉移，於是也接上道：「我知道他老人家絕對不會不來的，他老人家對這姓賀的也是恨之入骨──」

另有一個很低的聲音問道：「我們的這位舵主是不是當年……」

但是他話未說完，很快又被另一人打斷了：「噓，別提這事，等會兒給舵主聽見了，可不是好玩的。你知道，我們舵主別的不忌諱，可就忌諱別人說及他以前的那檔子事。」

賀銜山聽了，心中更恐慌，從這幾人的對話中，他已知道這些粗漢口中的舵主，就是「紅旗幫」幫主奪命紅旗手下的最得力幫手之一，也就是「紅旗幫」中掌紅旗的四個舵主之一──玉面狐張先遼。

「如果這些漢子口中的『舵主』果真就是玉面狐，那我可就真的慘了，早知今日，唉！我昔年又何必去弄他的老婆，何況他那個老婆又不是什麼上等貨色！」賀銜山暗地思忖著。突地，他轉念一想，替自己開脫：「但看情形不會是他，如果是他，聽了我在此地的消息，怕不馬上趕來才怪。」

其實他卻不知道，那些粗漢口中的舵主，就是「玉面狐張先遼」，而張先遼之所以沒有即刻趕來，卻是因為他遇到另一件事，而這件事，險些令他永遠也無法趕來了。

原來當日向衡飛落寞地走出王宅的後園，春寒料峭，頗有蕭索之感。向衡飛踽踽獨行，不禁暗自唏噓，覺得人生很難確立一個目標。

他十年來可說是含辛忍辱，受了不少氣，也吃了不少苦，終日安慰著自己的，就是想等到十年後赴了師命所訂的約後，就要憑著自己的身手，在江湖上好好做出一番事業來。

哪知真正到了這一天時，事情的發展遠出乎於他意料，這就是世人所謂的「天命」，人們往往將自己的智慧所不能解決的事，稱之為「天命」。向衡飛此時唏噓感慨，又何嘗不是在暗怨「天命」？

王一萍的「三日之約」，他覺得很興奮，也覺得很難受。

興奮的是十年的等待和期望，今日雖未得到結果，但終究是快了，雖然這三天的等待，在他心裏會覺得比十年更長。難受的卻是他對王一萍和自己之間友情抱憾，他又何嘗不願意與王一萍結為知交，但是師命如山，他又怎能違抗呢！

他又無可奈何地將這些委諸於「天命」，對於「天命」，人們總會有「無可奈何」的想法。在他心底深處，還有一份「茫然無所適從」的感覺。

此後何去何從？該怎麼樣才能一展抱負？這在他心裏，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此刻大地蕭索，林木颯然，他微微有了「世事如夢，又何苦去爭名奪利」的遁世之想。

但若叫他依然隱身在低層社會裏，他又怎會甘心呢？明珠的光芒是絕對不會永遠被隱藏的。這也正如被藏在布袋裏的尖錐，遲早會鋒芒畢露，於是他心中開始凌亂了。

他茫然走了一會兒，腹中開始有些饑餓，方才他未等終席，就匆匆離去，此刻卻想找些東西吃了。於是他匆匆前行，繞過這片荒林，找了家極窄小而雜亂的吃食店，走了進去。這店所賣的，僅是些鍋餅、牛肉之類極為粗糙的吃食，進去的吃客自然也都是些販夫走卒和一些低級人物了。

向衡飛走了進去，掃目一望，熟人極多。此刻他心情落寞，也懶得去招呼，低著頭，向前走了兩步，想找個僻靜的角落坐下。

忽地，他屁股被人重重地打了一下，他回頭怒目而視，卻見是北京西城裏一個頗有勢力的地痞，正斜眼睨著他，笑道：「受氣包，怎麼好幾天沒看到你了？跑到哪裏去窩起來了？」向衡飛極為勉強地笑了笑，他已習慣於這種動作和這種言辭，今日雖覺得有些不忿，但卻也習慣性地忍住了。

他隨意坐了下來，這店的吃食種類極少，是以也根本不需要點，堂倌送過來幾塊鍋餅，一碗又鮮又濃的羊肉湯，向衡飛隨意吃著，目光呆板地停留在油膩的桌面上。

忽地，有幾個人的話引起了他的注意──

「小銅鑼跑來跑去，總算跑出了個結果來，聽說那廝現在就在海萍那騷妞兒那裏，喝得已有八九分了，眼看就要入彀。」另一人接口道：「聽說陪著那廝的還是什麼京城裏有名的才子，叫做王一萍的呢！」

先前那人道：「是呀，我也在奇怪，這姓王的怎麼會和那廝搞在一塊兒去了，看樣子，姓王的這次恐怕也要跟著倒楣。」

向衡飛動也未動，凝神聽著，「王一萍」三字深深地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廝得罪了『紅旗幫』，也算是他活該倒楣了。」一人極為自負地說。

「你可別弄錯了，光憑我們『紅旗幫』在北京城裏的這一點勢力，再加上玉面狐張舵主，可也未必鬥得過人家呢。」停了停，他又說道：「看樣子這小銅鑼還真有兩下子──」

「是呀，我聽說那廝在大江南北很有點門道，武功也不錯──」

「他還好，他還有個哥哥你知道嗎，可就更了不起啦。不過他哥哥和他不一樣，人家可是江湖上響噹噹的人物。」

「他哥哥是否就是──」

突地，小店裏嘩然一聲，原來是有個客人吃醉了，掀翻了桌子。

這一陣雜亂，使得向衡飛沒有聽清那人所說的名字，但是他卻已經知道這大概是怎麼回事了。

他和王一萍雖只有短短一段時間的相處，但卻已和他有了幾分情感，此刻他暗忖：「我看那姓賀的有點邪門，現在一看，果然不錯。」轉念又忖，「他跟紅旗幫想必有些夾纏不清，是以紅旗幫以詭計暗算此人。紅旗幫在北京城裏的勢力頗大，這廝恐怕要難逃公道了，只是王一萍──」

聽了這些人的話，他知道王一萍勢必也要被纏入這是非之中，於是他開始暗暗考慮，該不該伸手管這件閒事？

他知道這麼一來，就等於與整個北京城的低層社會為敵了。海萍，他也知道這是個頗有名氣的妓女，因為這些人和事都是他所熟悉的，因此他做起來，反而有些猶疑不決。

這時候那些人越談越遠，已有些言不及義了，三杯酒下肚，這些人談話的內容，是可想而知的。

向衡飛暗暗皺眉，這些話他並非沒有說過，只不過是他在說的時候，極為勉強而已。此刻他聽了，卻不免有些討厭。經過這幾天的事，他的性格也像是改變了，對於他討厭的事，他不再願意勉強自己去做。

於是他付了賬，低著頭走了出去，那些人又在後面叫著：「受氣包，走了呀，受氣包，哈──」他頭也不回，走了出去，對於這些，他一向是淡然視之，就像人們對於狗吠的聲音也常常淡然視之一樣。

外面天已黑了，他暗自奇怪：「怎會天黑得這麼快？」人們在思索事情的時候，時間就會不知不覺地溜走，尤其是當人們在專心思索著一件事的時候。

他又墜入沉思中，對這件事，他想極快地作一個決定，但是卻又彷彿有一種情感來阻止他作任何決定。

風漸大，他心中猛然升起一個念頭：「我若是要完成師父的遺命，勢必要和王一萍真正地鬥一次，假如王一萍有了任何意外，那麼我師父所訂之約不是沒有結果了嗎？」一念至此，他再不遲疑。海萍所居之處，他亦甚熟悉，於是匆匆變了個方向，大踏步走向那裏。

這時天已全黑，但他卻也不敢施展出輕身功夫來，只不過走得稍微快一些而已。海萍家的門是關著的，他考慮了一下，沒有敲門，身軀微微一弓，極輕巧而美妙地躍了進去，全然沒有發出一絲聲息。

院子裏異樣的靜寂，他非常不習慣這種夜行人的勾當，笨拙地朝左右看了看，發現左側的房子，也就是海萍住的那一間，隱隱有人聲傳來。

於是他又考慮了一下，是光明正大地走進去呢，還是先暗地探查一下？

最後，他選擇了後者。於是他腳尖點地，輕輕掠到窗前，可惜那窗子關得甚是嚴密，裏面的情形外面根本無法看到。

若然是精於此道的夜行人，此刻就會以指尖醮些唾沫在窗紙上點個小孔，可是他卻不懂這些，窗戶裏的人語又極為低微，他也無法聽到。他心中著急，不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他無意中一抬頭，突然看見上面有一線光射出來，於是他大喜，一縱身，伸手搭住屋緣，就著那空隙向內一望，登時半邊身子都發麻了。

# 第四回 情外生情 恨中蘊恨 情非真情 恨豈真恨

錦室內銀燭高燒，清輝匝射，室中情景，看得一清二楚。

只見桌上杯盤狼藉，嫋繞在室中尚未完全散去的醇酒佳餚的餘香，打從屋簷下的空隙中透入向衡飛的鼻孔中。

向衡飛心中暗道：「究竟是未經風霜的公子哥兒，危機當頭，竟然毫無所覺，反而醇酒婦人，恣情享樂，真是──」

向衡飛的目光在桌上一瞥而過，立即移向那張擺設在屋子盡頭紅木描金的溫香軟榻。榻上雲帳低垂，帳內隱約可以看見一雙人影。使向衡飛一瞥之下，立刻感到半身發麻的，是斜伸在紗帳外的一條赤裸裸、雪白滑嫩的玉腿。

向衡飛一瞥之下，毫不考慮地罵出了聲：「不要臉的賤女人！」

絳雲紗帳微一抖動，一條人影從後窗疾穿而出。半空中腰身一擰，人已翩然翻上屋頂，從他身法看來，這人輕功顯屬不弱。

向衡飛早在紗帳微動時就已察覺，這時早毫無聲息地飄身隱入三丈外的另一處屋角。

這人翻上屋頂，舉目四顧，並未發現半條人影。不由微覺詫異，但他久歷江湖，自信不致聽錯。他略一考慮，立又飄回室中，匆匆穿好衣服，並將隨帶兵刃操在手上，二次掠上屋頂。

這人正是「紅旗幫」負責執掌紅旗的四大舵主之一，玉面狐張先遼。

小銅鑼借紅旗幫之勢，強逼海萍和小霞兩人在酒中暗下迷藥，迷倒王一萍和賀銜山兩人。海萍為避免兩人生疑，自己也陪著喝了不少迷魂藥酒。王賀兩人被紅旗幫手下強行劫去，海萍也癱倒在軟榻之上。

這事玉面狐張先遼暗中已聽見風聲，悄然潛至。他與賀銜山有奪妻之恨，聞訊之後，匆匆趕來，王賀兩人已被小銅鑼等人劫持而去。

玉面狐張先遼撲了個空，室中卻留有一個半裸的絕代美人。張先遼色中餓鬼，立即據案大嚼，飽餐一頓。

玉面狐張先遼二次掠上屋面，遠遠看見數丈外的屋面上，赫然立著一人。他衣服穿妥，手中又提著兵刃，明知對方忽隱忽現，顯然武功極高，但已再無絲毫懼意，足尖一點，直向那人立身之處縱去。

玉面狐張先遼此舉似覺太狂，如果對方果真是一位武林高手，以靜制動，張先遼豈不是送上前去？但那人悠然而立，顯然並無伺機出手之意。玉面狐一眼看清那人，登時狂笑一聲，道：「我說北京城裏是誰有這份膽量，竟敢管張大爺的閒事？嘿！嘿，想不到原來是大名鼎鼎的受氣包。嘿！嘿！」

向衡飛從小在北京城內長大，十多年來，不知受了多少欺辱，他一向強行忍受，一來是他早已習慣這種侮辱，二來是他不屑與這些人斤斤計較。

然而今夜他突然覺得已不再需要忍受這種莫名的侮辱。非但是不用忍受，而且要將以往十多年來所受的羞辱完全發洩，他要讓人人都知道，向衡飛不永遠是一個受氣包。

明天就是他與王一萍約定的日子。以往的十年完全是為明天這一天而活。他決不能輕易放棄。換句話說，他必須把王一萍從紅旗幫中救出，然後兩人找個清靜所在，各憑胸中所學，無論如何也要拼出個勝負。到那時，他心事已了，自然可以遨遊天下，以酬壯志。

玉面狐張先遼見受氣包被自己一喝，果然噤若寒蟬，一語不發。「你還有膽站在這裏？還不給你張大爺滾下去。」他撩起一腳，飛快地朝向衡飛小腹蹬去。

向衡飛打從鼻孔裏暗哼一聲，斜伸兩指，照準張先遼足脛截去。這一招出手奇快，張先遼立覺小腿骨奇痛欲折，「呀」地輕呼了一聲。向衡飛只用了三成真力，張先遼就感到消受不起。如果向衡飛用足十成真力，張先遼這一條腿登時就得報廢。

玉面狐張先遼始終認定受氣包是北京城內最沒有出息的人，居然被他二指戳中，吃了苦頭，心中怒氣更盛，暴喝道：「滾下去！」

他連環出腿，剎那間，一連踢出五腿。玉面狐張先遼本可改用拳掌。但他認為適才是腿上吃的苦頭，自當從腿上找回。

向衡飛下盤釘在屋面，上身不斷閃躲，張先遼連連踢空。臨到最後兩腳時，向衡飛右腳輕提，疾踹對方脛骨，左手抓住張先遼飛來的右腿，向上一抬。張先遼整個身子平摔屋面，只聽得嘩啦一聲巨響，屋瓦被壓碎老大一片。

院裏的人聽見響聲，紛紛從屋內走出。看見屋頂有人，不禁大聲喊道：「捉賊呀！捉賊呀！」

張先遼一按瓦面，輕輕翻起，又驚又怒，沉聲道：「受氣包，瞧不出你倒還有兩下子。走，咱們找個清靜地方，大爺倒要跟你好好比劃比劃。」說著身形一長，立向牆外掠去。

向衡飛一連讓張先遼吃了兩次小小苦頭，心中頗為痛快。

這時妓院裏養的打手已持了刀劍，爬上屋脊，一眼即已看出呆立屋面、公然做賊的竟是北京城內大大有名的受氣包，便吐了一口唾液，直著嗓門罵道：「好哇，受氣包，你真有出息，偷雞摸狗上房子，你可全學會啦！」話未說完，但見眼前人影一閃，各人只覺鼻子一酸，眼眶中硬生生被擠出幾滴眼淚。

向衡飛暢笑一聲，這是他出生以來第一次打從心坎裏發出的歡笑，笑聲中身子凌空而起，捷逾鷹隼，直向牆外掠去。人影已杳，笑聲猶在。幾個打手驚立屋面，半晌作聲不得。

玉面狐張先遼掠出院牆，聽見受氣包仍在院內，似已被人圍困，遂將腳步停住。眨眼間，但見牆內飛出一條人影，輕功之高，實為平生僅見。張先遼心中一凜，暗道：「北京城內竟有這等高手，居然我會一點也不知道。」

那人直向玉面狐張先遼立身之處掠來，輕飄飄落在一丈開外，身法美妙，觸地無聲。張先遼向那人臉上一望，登時暗吸一口冷氣。

此刻的向衡飛衣衫雖舊，但神采飛揚，英氣逼人，含笑道：「舵主不是說有意跟我比劃比劃？走啊！我向衡飛能有機會跟舵主過招，真是三生有幸！」

紅旗幫在底層社會中勢力極大，並不僅限於北京一處。玉面狐張先遼是總壇直屬的四大舵主之一，論身份，除了幫主、副幫主而外，決不在紅、黃、藍、白、黑五分壇壇主之下，平日哪裏受過此等閒氣？何況對方又是京城內公認的最沒出息的受氣包。

玉面狐張先遼究竟不愧是老江湖，心中儘管已是氣極，但態度卻愈見沉著，滿含深意地望了向衡飛一眼，一轉身，默然向前疾縱而去。

向衡飛胸有成竹，知道紅旗幫幫規極嚴，北京城內發生的事，如果玉面狐張先遼不在場，誰也不敢作主。王一萍和賀銜山兩人雖然落在紅旗幫手中，在張先遼未曾回去之前，決不致出任何差錯。

玉面狐張先遼一面向前疾馳，一面在暗中盤算。一向受盡羞辱的受氣包，怎會搖身變為身懷絕學的武林高手？而偏偏在這要緊關頭，被他撞見。

玉面狐張先遼此刻心中所想的，不是受氣包怎會在神鬼不覺之間，練成一身驚人武功；也不是何以受氣包身懷絕學，而甘願忍受種種羞辱；而是如何應付面臨的難題。

張先遼輕功不弱，經這一陣疾馳，早已至城牆，他心中業已拿定主意。張先遼不願在人多的地方多作停留，為的是避免萬一收拾不下受氣包，不會令自己當眾出醜。但他也不願離城太遠，以便必要時可招呼舵下兄弟。因此他並不越城而出，又沿著城牆向正北跑去。

向衡飛在北京城裏混了十幾年，除了混得個「受氣包」名號以外，對於北京城內大小事情無不了然於胸，張先遼的心事他是一猜便透。

前面正巧有一片荒地，四周疏疏落落排列著幾株老樹。向衡飛暗提一口真氣，速度陡然增快，掠在張先遼前面，冷冷地道：「張舵主，我看這片空地已足夠咱們活動，不知舵主意下如何？」

向衡飛顯然不願跟隨張先遼繼續前馳。張先遼心中暗罵了一聲，只因以他在紅旗幫中身份，不容他在「受氣包」面前表露絲毫怯意。他當下退後七尺，一橫掌中緬刀，道：「也好，就待本舵主在此地收拾你便了。」

向衡飛見張先遼明知不敵，猶自嘴硬。想起紅旗幫平日在北京底層社會仗勢凌人，令人敢怒而不敢言的種種作為，想起自己在十多年來忍受的種種羞辱，以及適才在海萍房內所見的可鄙行為，心頭怒火油然而生。

玉面狐張先遼早知今夜一戰，必然兇險異常。這時見向衡飛牙根暗咬，目露威光，心中一凜，暗道：「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念頭才轉，緬刀已閃電般遞出。

向衡飛但見一片寒光疾捲而至。向衡飛空有一身絕學，一時倒也不敢空手與他搏鬥。他腳下連環滑步，施出威震河朔魏靈飛當年傲視武林的精奇絕學空靈步法，轉眼之間即已脫出張先遼刀勢以外，如影隨形地反釘在玉面狐張先遼身後。

玉面狐張先遼昔年原是使的銅鞭，後來因為與賀銜山有奪妻之恨，曾找賀銜山苦拼了一次，結果因為本身功力略遜，鋼鞭被震脫手。事後不惜重價，徵購了一柄削鐵如泥的緬刀，並且暫離中原，遠赴滇邊，投身威震滇邊的神刀季子光門下，學了一套詭異奇絕、威力不凡的刀法。

這套刀法本是練來專為對付賀銜山的，今夜因見向衡飛功力不凡，陡然施出，認為縱使不能在三招兩式之內輕易取勝，但在這趟刀法施完之前，定能將向衡飛制住。誰知刀法才一施出，即已失去向衡飛的身影，明明知道對方就釘在身後，但想盡辦法，也無法將向衡飛擺脫。

向衡飛自從學藝以來，可說尚未正式出過手，平日常聽一般人誇讚玉面狐張先遼武功了得，這時見了，覺得他也不過如此。

玉面狐張先遼愈鬥心裏愈驚，愈驚出招愈快。這時一連攻出三式「倒打鍾馗」、「巧手翻天」、「溯浪分波」，全是一派反手招式。向衡飛身如行雲流水，游走於刀影中，輕靈至極，突一探手，中食兩指猶如鋼鉗一般，竟將緬刀刀尖夾住。

玉面狐張先遼臉上一熱，氣運右臂，硬往外奪。向衡飛面露微笑，神色自若地道：「張舵主，我看你還是省點力氣吧！」

玉面狐張先遼內功基礎本就紮得不甚穩固，近年來又恣情享受，酒色荒淫，這時施盡全力，只能使緊夾在向衡飛兩指之間的緬刀微微晃動。其實，所謂微微晃動，只是因為緬刀本身極軟之故。

張先遼嘆了一口氣，鬆開刀柄。須知大凡武林人物，被人逼得撤去兵器，實是莫大侮辱。張先遼審視當前情勢，覺得非撒手不可，但他哪肯甘心？乘著五指微鬆，掌心與刀柄將離未離之際，陡然逼過一股勁力。

向衡飛神色自若，已在不知不覺之間，將玉面狐張先遼逼過的真力消卸於無形。玉面狐張先遼空著兩手，呆立當地，心中說不出是股什麼滋味。

向衡飛似是有心顯露，手持緬刀，反覆端詳了一會，突然扣指虛彈，只聽一陣清脆響聲，一柄緬刀竟被擊成寸斷。

玉面狐張先遼神色大變，他這時已無法判定向衡飛的功力究竟已高到什麼程度。

向衡飛冷冷地望了張先遼一眼，簡潔地道：「我要你立即釋放王公子！」

玉面狐張先遼面上閃過一絲難色，但知向衡飛既然此等說法，已無法抵賴，遂故作輕鬆地道：「王公子與紅旗幫素無過節，我們不會為難他。」

向衡飛心中暗道：「哼，別聽你嘴裏說得輕鬆，若不是我露了兩手，使你自知不是我的敵手，問題哪有這樣簡單。」

玉面狐張先遼人甚光棍，片刻之間，態度已大不相同，道：「事不宜遲，要救人咱們這就去吧！」向衡飛將手一伸，搖頭道：「些許小事，也不敢勞動舵主大駕。但請借貴幫傳令信牌一用即可。」

玉面狐張先遼一聽之下，勃然色變。向衡飛五指微曲，微微再向前伸出。張先遼頓時感到胸前五大要穴全在向衡飛指力控制之下，無論如何也閃躲不開。玉面狐從未遭遇過此等事情，一時之間，竟摸不清向衡飛一身武學，修為究竟有多深。

向衡飛雙目如炬，寒光電射，盯在玉面狐張先遼臉上，問道：「可是舵主不願借用？」玉面狐張先遼知道如果妄想頑抗，不啻自取其辱，當下乾笑一聲道：「區區一塊信牌，借用一次，又有何妨？」

他探手入懷，摸出一物，一抖手，疾朝向衡飛打去，暗器出手，始喝道：「拿去！」

絲絲勁風中，挾著數點藍星，朝向衡飛電射而去。向衡飛怒叱一聲，飄身疾閃。

玉面狐張先遼借掏取信物之便，倉促間打出一蓬暗器，也不管暗器能否擊中，身形一長，疾向最近的一列矮屋掠去。

半空中只覺一股疾風自後追至。他不用回頭，就知是向衡飛銜恨追來，心中一凜，正想向斜裏落去，但覺腰眼穴上一麻，已被人點中。

向衡飛一手抓緊張先遼褲腰，順手就是幾個大耳刮子。待兩人落地，張先遼兩頰早已浮腫。

向衡飛生平最重信諾，因此對於狡詐善變的人深惡痛絕。玉面狐張先遼如果不是一再使詐，向衡飛也不致讓他吃這大的苦頭。

向衡飛伸手探入張先遼懷中一陣亂摸，掏出一塊長約三寸、亮光閃閃的紅木權杖，順手點了張先遼啞穴，將他往牆角一拋，道：「有勞舵主在此稍候，等我放出王公子之後，再來放你。」

玉面狐張先遼眼睜睜望著向衡飛飄然而去，徒呼奈何！

破廟中人聲鼎沸，爭論不已。小銅鑼借勢強逼海萍及小霞在酒中下藥，迷倒賀銜山和王一萍，原以為是大功一件，但因他在幫中人緣不好，卻引起一場意外。

有人認為賀銜山與紅旗幫早有過節，而且幫主曾有密令務必設法將他逮獲解赴總壇，以幫規論處，但王公子是世宦子弟，在北京城中名重一時，現在雖然糊裏糊塗地被弄回來，將來應如何處置？總不能和賀銜山同樣處理。破廟中聚集了不少紅旗幫徒，你一言，我一語，最後竟將小銅鑼說成魯莽多事。

小銅鑼眼見眾人紛紛對他加以指責，明知這些人只是嫉妒。弄回一個王公子，大不了賠上幾個不是，像這種嬌生慣養、脂粉堆中長大的公子哥兒，嚇唬他兩句保險啥事沒有。小銅鑼心裏這樣想，嘴裏可不敢說。

有那性急的久等舵主不來，早已派人去請。

紅旗幫在北京城中人數極眾，通衢陋巷無處沒有。不要說找個把人，就算再細小的東西，也是一找即著。誰知半個時辰過去，各處人馬紛紛回報，居然不知舵主去向。

小銅鑼心中大急。他在幫中人緣不佳，怕大夥兒乘機揍他一頓出氣，臉上漸漸變了顏色。但賀銜山聽了卻大為興奮。時間拖得愈久，對他愈為有利。

他不時將眼光投射在王一萍身上。他素聞「重樓飛靈」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內家功夫。看了下王一萍臉上神色，頓使他心中大為寬慰。因為賀銜山已能從王一萍臉色上看出，他此刻縱使真元尚未恢復，但不消多時，定能辦到。只要被點的穴道衝開，以王一萍的身手，殿中人數縱使再多出數倍，也不堪王一萍出手一擊。

但能否脫身的關鍵全在這一段時間內，不能被任何人察覺，否則不但前功盡棄，而且以後再要想法脫身，只怕是難上加難。賀銜山迭經風險，是個見過大場面的江湖好漢，此刻心情也不免暗感緊張。

小銅鑼突然大聲喊道：「諸位聽著，想我小銅鑼冒險將這姓賀的弄回來，目的不在為個人立功，全在為幫中除害。是功是過，自有舵主定奪，如今為防意外，最好先將他腳筋挑斷……」

話未說完，那扇緊閉著的破廟大門突然一聲大震，凌空飛起，直拋出數丈以外，落在院中，立又發出一聲巨響。這事發生得太過突兀，紅旗幫的人紛紛自殿中擁出，飛快地向大門口趕去。

向衡飛負手而立，狀甚悠閒。原來向衡飛早已知道，紅旗幫但凡有甚重要事情必定在這破廟中聚集商議，是以取到權杖之後，徑直向破廟趕來。

紅旗幫徒在大門被震飛的一剎那，莫不又驚又駭。此刻一見大門外除了一個一向受人欺侮的「受氣包」而外，再無旁人，立又轉驚為怒。

有人在後面嚷了一聲：「混蛋，揍他！」前面諸人搶上數步，揮拳亮掌，齊向受氣包身上打去。

向衡飛態度沉著，毫不忙亂，將手一伸，大聲道：「住手，我有話說！」前面諸人一眼瞥見向衡飛掌中之物，倏然色變，立將揮出的手臂收回，恭身而立。後面的人顯然不知前面發生了什麼事情，仍自高聲嚷道：「媽的，還挨個什麼勁，揍啊！使勁揍！」

向衡飛微笑一聲，電目一掃。眾人齊覺不敢逼視，紛紛將頭垂下。不過他們心中都有著一個疑團：「這人明明是受氣包，可是神態一點也不像，腰桿也直了，聲音也亮了，尤其是那一對眼睛，簡直跟利劍一般，令人不敢接視，難道他有一個面貌酷似而武功極高的兄弟突然回來？可是不對啊！受氣包從小就是孤鬼一個，從未聽說他還有兄弟！」

向衡飛眼見這些平日恃強凌弱的傢伙一個個懾服在他逼人的眼神之下，心中不由感到一絲快慰。

最前面一人躬身問道：「敢問尊駕手持本幫權杖，不知有何吩咐？」這人話說得極為勉強，只因他認定眼前這人確是受氣包。但見他手中所持權杖絲毫不假，因此說話不得不客氣一些。

向衡飛原想找出幾個平日欺侮他最多的人，以及適才在人叢後向他喝罵的人，好好地折辱一頓，但此刻見了這些人可憐的樣子，突然覺得這些人可恨亦復可憐。自己與王一萍比鬥之後，即將浪跡江湖，四海為家，又何必與這些人一般見識。他遂道：「奉貴幫張舵主之命，將王公子立即釋出，不得有任何延誤。」

立即有四名紅旗幫徒走回大殿，但立即又慌慌張張地走出，大聲道：「王公子和那姓賀的都不見啦！」

向衡飛深知紅旗幫鬼門道極多，說不定乘這入殿的一剎那，弄了什麼手腳，將王公子和賀銜山藏入殿中秘穴。他足尖一點，從眾人頭頂一掠而過，直向大殿中飛落。紅旗幫徒幾曾見過這等身手，一個個驚得目瞪口呆。

向衡飛在大殿內仔細地搜尋了一遍，並未發現任何可疑之處。

這時紅旗幫中身份較高的幾人也趕進了大殿，他們擔心的不是名重一時的王公子，而是與紅旗幫仇深似海的翻花浪子賀銜山。

其中一人走到原先王一萍和賀銜山躺過的地方，蹲身細看了一會，突然驚咦了一聲。

向衡飛知道他必然有所發現，飄然掠至，俯身一看，只見一方水磨青磚上刻著幾個字，寫的是：明夜三更，原地相會。

向衡飛見字跡旁尚留著許多磚粉，證明這些字是新刻上去的，而這些字粗細有致，深淺如一，顯然留字之人內功已有極深造詣。

向衡飛立即想到磚上字跡可能是王一萍所留。但他又想到王一萍遲不走，早不走，偏偏等到自己出示權杖要人的時候乘隙逃走，其中是否另有蹊蹺？他想了一陣，始終想不明白。他也懶得多想，反覆將磚上字跡看了兩遍，一語不發，躍出牆外，只幾閃即已沒入夜色深處。

次日子夜──

王家後院裏顯得十分寧靜。王一萍和賀銜山對坐在倒軒中，桌上五隻兩尺多長的龍涎香已燃去大半。賀銜山眼簾低垂，王一萍不時向園外張望。

最後王一萍終於有點按捺不住，輕聲道：「他該不會爽約不來吧！」

賀銜山神色凝重，他心中已在盤算著一件十分重大的事，這事已困擾了他一整天。他平日對自己的機智頗為自負，但此刻卻感到極度的迷惘，無法決定究竟應該怎麼辦？

王一萍為人風流瀟灑，對旁人不大注意，但半天未見賀銜山回答，難免略感詫異，遂又問了一句：「賀兄，你認為姓向的會來嗎？」

賀銜山這次可聽見了，忙道：「除非他──」

一言未了，牆外突然傳來颯颯風聲。

賀銜山隨即發覺，下面的話縮了回去。

王一萍肩頭微晃，早已飄身軒外，面向風聲來處注視。那陣衣襟帶風之聲在兩人聽來異常清晰，決不致聽錯。但來人似乎隱身牆外，不肯現身。

王一萍覺得向衡飛既已依約前來，就該正大光明地進來，何必鬼鬼祟祟，顯得太小家氣，遂略帶鄙夷地道：「在下已在此守候多時了，尊駕既已來到牆外，何不進園一敘？」王一萍滿心以為向衡飛聽了這話，必定會從暗處現身。誰知牆外靜悄如故，毫無動靜。

賀銜山冷眼靜觀，覺得這情形十分可疑。就在這時，倒軒後面有人陰慘慘地道：「好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娃娃，憑你這麼點微末道行，也敢向咱們紅旗幫伸手。」

王一萍和賀銜山聞聲驚顧，只見倒軒後面並肩站著兩個奇形怪狀的老人。賀銜山一見這二人，臉色倏變。

王一萍只覺這二人輕功極佳，被他們掩到身後，竟然未能發覺。

賀銜山故作鎮定地道：「不知江湖中令人景仰不已的陰山四煞，是何時跟紅旗幫套上了交情？」一語才罷，突聞身後有人冷冷說道：「姓賀的，老實告訴你，昔年的陰山四煞，今天已成為紅旗幫的四大護法。素聞尊駕自恃絕藝在身，目中無人，我們這群老不死的今夜第一次伸手替紅旗幫管事，說不得要向尊駕討還一些公道。」

賀銜山實在料想不到以陰山四煞在武林中的身份，居然會投身紅旗幫下。更料想不到的是他們居然會在此時此刻突然出現，難道……

王一萍對武林中事極為陌生，對陰山四煞更是一無所知。對他們故作神秘的舉止頗有反感，當下冷冷說道：「在下王一萍，與諸位素昧平生。諸位深夜逾牆而入，來意顯屬不善，在下倒要請教。」

王一萍公子哥兒出身，哪裏知道對這些人根本不能說理。

賀銜山知道今夜事態嚴重，如果他早知陰山四煞已投入紅旗幫下，而正巧又因事連夜趕回北京，他決不敢在青磚上留字，更不敢在北京城內逗留。

可是人家已經現身，此時縱想溜之大吉，只怕對方也不會答應，心機一轉，附在王一萍耳邊道：「王兄，這幾人全衝著我一人而來，回頭如果動手，王兄儘管一旁靜觀。萬一小弟不幸失手喪命，尚祈王兄念在相交一場，設法遣人將小弟屍體運回桐廬，小弟在九泉之下，亦感激萬分！」

王一萍和賀銜山數日相處，根本談不上什麼交情，但賀銜山如此一說，王一萍覺得無論如何也無法置身事外，遂慨然道：「賀兄放心，賀兄如此說法，豈不將王某看得一錢不值？」

賀銜山狡似老狐，鼓起如簧之舌，僅僅三言兩語，就將王一萍說得心甘情願替他賣命。

此刻在王家花園現身的陰山四煞是老二端木華、老么公孫劍。

老二端木華大剌剌地站在園中，見賀銜山不時附在王一萍耳旁，眼珠亂轉，說個不停，冷笑道：「我們陰山四煞行事素來有個規矩，如果對方知趣，我陰山四煞念在彼此同屬武林一脈，讓他死個痛快，如果不自量力，要想拒抗，哼！哼！到時可別怨我陰山四煞下手狠毒。」

賀銜山明知端木華這話是在警告自己，但他心中早已打定主意。

王一萍道：「賀兄在此是客，有什麼事我這個做主人的總該算上一份。」

端木華冷笑一聲，喝道：「好！」說著刷的就是一劍。端木華這一招亮劍出招，幾在同一時間內完成。王一萍一看即知端木華劍上至少已下了數十年的苦功。

王一萍輕輕一閃避開。端木華第二劍又自遞到。

王一萍想在短時間內將這突如其來的兩個怪老頭兒打發掉，也持劍在手連施奇招，登時把端木華逼退。

公孫劍挺劍，聳身而上。靜園中立即展開一場激鬥。

三更才過！向衡飛已離開暫時棲身的草屋，施展絕世輕功，直向王家花園掠去，一路上好幾次想要引頸長嘯。

十年了，他已整整等待了十年。師父臨終時留下的遺命，使他忍受了多年的屈辱。三天前，他才有機會卸下這壓在他肩頭的重擔，然而一樁小小的意外，使他不得不多忍耐三天。

這短短的三天，在他來說比十年更長，更難挨，可是現在他心中感覺又自不同。他每向前跨躍一步，就覺得更接近自由和幸福。

前面有一片密林。他突然有種異樣的感覺。他彷彿覺得密林中隱藏著一樁危機，而他卻正以快捷無比的速度向這危機接近。

他的腳步不免因心中的遲疑而稍稍停頓了一下，但他立即想到：「不會的，有誰深更半夜躲在這荒林子裏？再說，縱使林裏躲的有人，以我此時所具功力，怎會將他們放在心上。」

向衡飛恍如一縷輕煙，向前飛馳。眼看著即將穿林而過。林內人影一閃，去路頓時被截住。只聽有人冷笑著道：「姓向的，你這會才來呀，等得你大爺好苦！」

向衡飛見攔路之人竟是昨夜被自己薄懲了一頓的紅旗幫北京分舵舵主玉面狐張先遼，當下臉色一寒，道：「哦！原來是張舵主。」

他舉手輕拂，人卻向前衝去。此舉委實有點目中無人。但他一來急於趕去赴約，二來也是早已摸清張先遼的深淺。

玉面狐張先遼見向衡飛對他竟敢如此輕視，氣得牙關緊咬。健腕一翻，一招「玄鳥劃沙」驀地朝向衡飛脅下攻到。

向衡飛冷笑一聲，足尖一旋，輕輕避過，正想像昨晚一樣，在他腰眼穴上點上一下，突覺一縷勁風，從背後疾射而至。向衡飛吃了一驚，顧不得再點張先遼穴道，右肘一翻，護住後心，急忙施出「空靈步法」向一旁閃將開去。

身後那人驚咦了一聲。向衡飛扭頭一看，只見一條寬僅數尺的荒徑竟被兩個奇形怪狀的老人攔住。其中一人衣袖尚在微微晃動，臉上滿是驚詫之色。向衡飛知道這人必是背後偷襲自己的人。

玉面狐張先遼大聲喝道：「姓向的小子聽著，在你眼前站著的是當今武林中威名遠播的陰山四煞，你小子微末伎倆，趁早束手就擒。」

向衡飛在北京城裏混了十來年，街頭巷尾聽人提到過不少武林掌故，知道陰山四煞功力極深，平日總是兩人一路，從不落單，遇上辣手事情，也是兩人一起出手，而且下手狠辣，從來不留活口，因此名頭極響。

向衡飛自然聽過「陰山四煞」的名頭，此刻聽玉面狐張先遼一說，不由朝兩人仔細地打量了幾眼。

兩人容貌各殊，體態各異，但臉上全是一片冰冷，毫無半點表情。

這兩人從左至右，依次是老大獨孤虹，老三上官雲。每人脅下夾著一根粗如兒臂的百煉鋼拐。

向衡飛早在數年之前，就已立下誓願，待完成恩師遺命之後，立即離開北京，遍遊宇內名山大川，會盡武林高人。像陰山四煞這種響噹噹的人物，正是向衡飛亟欲找尋的對象。

可是他今夜卻有著比這更重要十倍的事情等著他去做。眼看距離所約時間已近，他不願王一萍誤以為自己膽怯爽約，不由有點焦急。

玉面狐張先遼看在眼裏，誤以為向衡飛已被陰山四煞的名頭震住，仗著有硬點在一旁撐腰，閃步欺身，又向向衡飛撲去。

老三上官雲身形一閃，搶到張先遼前面，道：「張舵主，你收拾不了他，還是讓我來打發他。」

陰山四煞究竟不是等閒人物，目光犀利，只看向衡飛適才閃避時所用身法，就知張先遼不是人家對手。向衡飛面對強敵，豪氣頓發。但他卻也忘不了三更之約，因此緩緩說道：「久聞陰山四煞武功別具一格，早就想領教領教。可惜我今夜與人另有約會，無法在此奉陪。諸位有何指教，請另約時地，到時我決不爽約。」

上官雲狂笑一聲，扭首向身旁一人道：「大哥，你瞧瞧，這小子倒還真狂得可以，你說該怎麼收拾他？」獨孤虹臉上毫無表情，冷冷地道：「越乾脆越好，聽說賀銜山那小子手下不弱，有老二他們兩個人前去，自是勝券在握，怕只怕那傢伙腳底抹油，咱們另有要事，無法窮追！」

向衡飛起先一聽陰山四煞中竟有兩人找賀銜山，王一萍既與賀銜山在一起，勢必被牽連進去，不由暗感焦急。但繼而一想，王一萍功力決不在自己之下。自己此刻面對強敵，心中並不慌亂，想來王一萍也應當如此，何況他那邊還多出一個武功顯屬不弱的翻花浪子賀銜山。想到此處，不禁大為寬心。

玉面狐張先遼一旁喝道：「姓向的，你乖乖地將昨晚偷走的權杖雙手奉回，跪在兩位護法面前請求寬恕，也許還可落個痛快！」

向衡飛掏出權杖，落落大方地道：「還你就還你，接著。」話聲一了，將權杖隨手一甩。

玉面狐張先遼絕未料到向衡飛竟如此聽話，微微一怔，就在這微一疏神之際，那面緩緩飛來的紅木權杖突然發出奇異嘯聲，速度陡然增快。

張先遼心中一驚，急忙伸手去接。權杖接是接住了，但仍脫手落在地上，他眉頭緊皺，顯然已吃了苦頭。

獨孤虹暗吃一驚，憑他的眼力，居然沒有看出向衡飛何時在拋出的權杖上暗藏了一股蓄而未發的內勁。

玉面狐張先遼的武功，比起陰山四煞來自然相去甚遠，但在紅旗幫中，已屬一流好手。然而他今夜卻顯得如此不濟。

上官雲怒哼一聲，右掌疾出，一招「狂風拂柳」直朝向衡飛肩頭劈去。

陰山四煞果然不愧武林名手，這一招威力之強，速度之快，足以令人膽寒。

向衡飛存心要在今夜了結王一萍之約以後，讓全北京底層社會中人大大地吃上一驚。但他眼看上官雲一掌擊來，突又改變了主意，心道：「我就將時間提早到現在又當如何？」

這念頭像電般閃過腦際，威震河朔魏靈飛傳給他的另一絕學狂飆掌，立即出手。

上官雲認為一個年未弱冠的無名小卒，竟敢向陰山四煞遞爪子，真是膽大妄為。嘿了一聲，體內真力疾運右臂。他決心要在一掌之下，將向衡飛活活震斃。

雙掌未接，勁氣先逢。只聽得砰然一聲巨響，上官雲被震得馬步不穩，連退數步。向衡飛端立原地，心中又驚又喜。驚的是像陰山四煞這種人物，居然被自己一掌震退，喜的是恩師遺言並未說錯，十年後，自己可與武林中任何高手過招，而不致輕易落敗。

上官雲氣得怒目圓睜，毛髮倒豎。自從陰山四煞出道以來，他還沒有吃過這種大虧。倉促中略一調息，將適才被震得微微浮散的真氣重新凝聚，二次踏步上前。

向衡飛有了適才一次經驗，態度愈見沉著。

上官雲來到向衡飛面前不遠，倒豎的毛髮突然一起倒下，眼睛瞇成一線，惻然道：「好小子，看你不出還有點門道，我上官雲自不量力，想要向閣下討教幾招！」向衡飛一看上官雲神色，知道他今番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定是厲害殺招。

上官雲緩緩抬起手臂，指節微動，隔空朝向衡飛虛抓了一下。

向衡飛畢竟經驗不夠，不知上官雲業已施出陰山四煞享譽武林的兩大絕學之一的「勾魂十二抓」。勾魂十二抓用的全是陰柔之力，發出時極難察覺，等感到冷風觸體，早已被人抓中。

但向衡飛見了上官雲一臉陰笑，心中暗道：「難道他這輕輕一抓，就已發出了什麼厲害招數不成。」心念動處，立即連環踏步，施出「空靈步法」飄閃一旁。

他這裏身形才動，五股冷風已自逼到，前後相去不過眨眼時間。

上官雲眼見向衡飛即將傷在「勾魂十二抓」之下，不料竟被他一閃避開，氣惱得冷哼一聲，勾魂十二抓綿綿使出。

武林中除了少數幾個絕頂高手而外，極少有人能抵擋得住。

向衡飛也是一時福至心靈，僥倖避過第一招以後，率性施展「空靈步法」與上官雲周旋到底。眨眼之間，「勾魂十二抓」已全部施出，向衡飛竟未被抓中一下。但在兩人立身之處的方圓十丈以內，已被一股奇寒之氣所罩。

獨孤虹與張先遼各踞一方，對向衡飛嚴密監視。

獨孤虹臉色變得極冷，道：「記得昔年名震宇內的威震河朔魏靈飛，勉強躲過我的勾魂十二抓，所施身法與你此刻所施大同小異，敢問你與北靈如何稱呼？」向衡飛道：「我可不知道什麼南靈北靈，要打請趕快動手，不然，我可要去赴友人之約了。」

獨孤虹冷哼一聲，上官雲運聚真力，揮動鋼拐，疾向他打去。

向衡飛大為驚異，暗道：「咦，這是什麼打法？」念頭才轉，只聽得叮的一聲，獨孤虹舉拐相迎。上官雲的鋼拐疾震而回，猛朝向衡飛打去。向衡飛陡然一驚，只因他已經看出，上官雲一拐擊來，威力陡增，遠比他本身所具的功力要高。

向衡飛既驚且奇，疾閃避過，猛聽得身後又是叮的一聲，一縷勁風，攔腰而至。接著「叮、叮」之聲，響個不絕。一時之間，只覺勁風激流，杖影如山。

向衡飛赤手空拳，哪敢硬接。況且他沒有赤手與兵刃相搏的經驗，遂將「空靈步法」全力施為。

陰山四煞這套怪異的打法，原是練來專為對付武林中僅有的幾個強敵。此刻見連一個北京城內的無名小卒也收拾不下來，不僅怒駭交集。

其實，這時向衡飛內心也是駭極，他已無法判定陰山四煞的鋼拐將從何處擊來！只儘管施展「空靈步法」飄忽遊走。他屢次想到，萬一不巧，正好跟鋼拐碰上，快上加快，勢必被擊得骨折肉爛。

幸而這「空靈步法」的確夠玄奧，向衡飛幾次已被拐風掃中，身軀微閃，又已讓開。向衡飛心裏明白，像這樣力拼下去，到頭來自己不死即傷，絕難倖免。

驀地裏──半空中一聲輕爆，一朵綠火上懸中天。

獨孤虹鋼拐一撤，躍身圈外。上官雲唯老大獨孤虹馬首是瞻。獨孤虹才一退出，自也立即停手。向衡飛在此緊要關頭，突然獲得喘息的機會。

獨孤虹半收鋼拐，陰沉地道：「哼，今夜之戰，到此為止。明年今日，獨孤虹在陰山恭候大駕。」說罷，不待向衡飛答覆，雙足一踩，向綠火起處疾縱而去。

上官雲等兩人緊隨在獨孤虹身後，相繼飛掠而逝。

向衡飛呆立當地，想起適才所遇的種種驚險，禁不住心頭一陣狂跳。

他站在路中發了一陣呆，突然想起與王一萍之約，急待向王家花園趕去。猛一抬頭，只見一股濃煙，上沖霄漢，看那方向，正是王宅所在。

# 第五回 回首家園 殘煙嫋嫋 浪跡天涯 餘念悠悠

夜風獵獵，火勢熊熊。精心築造的雅園中，至少有二三十處火頭，看情形分明是有人故意縱火。

向衡飛繞園急馳一圈，又發現一樁令人震駭的事情，靜園中奴婢眾多，但腦殼全被拍裂，死狀奇慘。

不過令向衡飛感到驚奇的是：王一萍、賀銜山以及陰山四煞等人連影子都未見著。

向衡飛首先找到王一萍居住的倒軒。倒軒可能是最先著火，此刻早已變成一片廢墟。附近的花木被火烤得焦黃一片，但許多折痕只需稍為細心一些，即可察出。

向衡飛打量眼前情勢，思忖道：「只怕是陰山四煞找到賀銜山。王一萍公子脾氣，挺身而出，雙方發開拼鬥。結果王一萍和賀銜山兩人不敵，乘隙逃走。陰山四煞一怒之下，放上一把野火，追趕而去。」

向衡飛這猜測是對了，可是只對了一半。

陰山四煞果真是追趕王一萍和賀銜山兩人去了，但陰山四煞也是武林中揚名立萬，有字號的人物，還不至於施出這種無賴手段。這把火是紅旗幫的人放的，地保們發現王府火起，趕忙來救，也被紅旗幫所阻。因此眼看著王府即將全部燒毀，卻全無一人施救。

向衡飛感到異常懊惱。十年的苦待總是波折橫生，無法如願以償。

他想到那天夜晚，如果不是更夫經過……

他想到那天夜晚，如果不是賀銜山潛身假山……

他想到，如果不是海萍……

他想到，如果不是陰山四煞的突然出現……

……

那麼此刻他已經和王一萍兩度交上了手，也許，這時早已分出勝負。如果他僥倖得勝，自然可以海闊天空，一償遨遊四海的心願。但如果不幸失招落敗？他一定埋頭苦練，約期再鬥。

突然有人在遠處大聲喊道：「抓住放火賊呀！」

向衡飛聞聲四顧，發現園中除了自己而外，再無別人。莫非是自己被誤認為放火賊不成？他身形一晃，立時以奇快無比的速度，一掠而逝。

次日一早，北京城裏即哄傳著兩件令人駭異的事情。

一件是名重一時的風流才子王一萍的府第，一夜之間被焚成灰燼。

另一件是北京城內人盡可欺的受氣包在陰山四煞的聯手之下，居然毫髮無傷。一般人聽了，不但覺得十分離奇，而且覺得簡直離譜太遠，令人難以置信。

不過受氣包向衡飛自此以後，再也沒在北京露面，誰也不知他去了哪裏。

在距離北京城約有百里之遙的一個小鎮上，突然出現了兩個外鄉人。

一個年紀較輕，衣著也較華麗，一看即知必是世宦豪門子弟，另一個年齡輕長，只是臉色白中泛青，明眼人一看即知那是因為酒色過度。

兩人找了一家店舖，要了幾色小菜，默默而食。

官道盡頭潑啦啦馳來一群快馬，翻蹄亮掌，捷逾電閃，眨眼即已去得只剩下幾個小黑點。

店家搖著頭，自言自語地道：「唉，準是紅旗幫出了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要不然決不會一連三趟飛馬傳訊。」

兩人聞言互視了一眼，年長的一個突然問道：「敢問店家，這紅旗幫是幹什麼的？」

店家一聽客人說話帶有濃重的江南口音，一笑道：「客官大約是剛從南方來，所以不知道咱們北方的事情……」

一言未了，又是一撥快馬絕塵而至，來到店前，當先那人一勒馬韁，飄然下馬。這人不但馬上功夫極俊，輕功亦顯然不弱。

店家一見這人，早已滿臉堆笑地迎了出去，恭聲道：「舵主已有好久沒來我們這小地方了。」

那被稱作舵主的人，態度強傲，哼道：「咱們紅旗幫新近結了兩個強仇，一個是名冠京師的公子王一萍，另外一個叫賀銜山，卻是江南人氏，這人說起來跟紅旗幫早有過節，你們若發現可疑人物，立即通報，不得延誤。」

店家躬著身子諾諾連聲。

那被稱作舵主的人正是玉面狐張先遼，昨天夜裏他滿心以為來了幫中護法，不但可使賀銜山再度就擒，同時也可好好地教訓向衡飛一頓。

紅旗幫早將向衡飛及賀銜山等落腳之處探出，陰山四煞遂分成兩撥，一撥前去王宅擒拿王賀兩人，一撥伏在途中攔截向衡飛。

陰山四煞計算得固然不錯，可惜他們做夢也未想到王一萍和向衡飛身手之高，竟然大出他們意料之外。

獨孤虹親率三弟，聯手合鬥，居然不能擒住向衡飛，端木華那邊情況更糟，竟被王一萍一人擊傷兩人，且被王賀兩人乘隙逃去。

玉面狐張先遼踏鐙上馬，正待揚鞭離去，店家突然想起一事，附在張先遼耳邊說了幾句，張先遼眉心暗皺，飄身下馬，並向店後繞去。

店中共有十來張桌子，僅有三五個客人，是些什麼人物，一眼即可看清。

張先遼從店後的一扇縫中向店家所說的那張桌面一望，臉色微微一變：原來那張桌上菜肴僅用去一小半，但座位卻已空著。

張先遼心知這事大有蹊蹺，突覺身後微風颯然，一掠而至。未及閃避，鳳尾穴已被點中。

店家年紀老邁，只見一條極淡的人影一晃而逝，緊接著便聽見玉面狐張先遼哼了一聲。

起先，店家還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正驚愕間，站在窗下的玉面狐張先遼「咕咚」一聲，栽倒在地。

店家驚慌地走近，仔細一瞧，不由驚叫起來，原來玉面狐早已一命歸陰。

紅旗幫的人聽到店家驚叫之聲，趕來一看，知是被人用重手法點中死穴。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們立即在附近展開搜索，全未發現半個可疑人物。

這時，店家發覺那兩個客人失蹤得奇怪，而且也已猜出大約是怎麼回來，卻不敢隨便亂說。

這兩人正是連夜逃出的王一萍和賀銜山。

兩人離開小店，施展輕功，眨眼間即已來到鎮外，看清鎮內並無人追出，這才將速度放慢。

賀銜山突道：「看來咱們跟紅旗幫的樑子是已經結定了。適才聽店家所說，紅旗幫已飛馬傳書，傳請隱居陰山的福壽堂香主。這些老傢伙終日養尊處優，原有的功夫早已擱下八成，就算他們全部下山，我賀銜山也未必放在心上，可是陰山四煞卻令人感到相當棘手。昨夜若非一萍兄一出手就出其不意地先傷了他們一人，只怕也不易脫身……」

王一萍彷彿有著嚴重的心事，賀銜山嘮嘮叨叨說了些什麼，他根本一個字也沒聽見。

兩人並肩走出十來里路，王一萍突然拉住賀銜山的衣袖道：「走，咱們回北京去！」

賀銜山吃了一驚，問道：「回北京城去？王兄，你又不是沒有聽見，紅旗幫正在四處搜尋咱們。咱們這一去豈不是自投羅網？」

王一萍雙目似劍，盯在賀銜山臉上，冷冷地問道：「你可是心裏害怕？」

賀銜山笑道：「怕？我賀銜山雖然不像王兄一樣，有過千載難逢的奇遇，但我還不曾怕過誰來。」

王一萍心裏很不自在，他心裏想道：「我跟他總共只有幾天的交情，為了他的事，與紅旗幫結下深仇，家園被毀，四處逃奔，弄得無家可歸。說什麼我王一萍也沒有絲對他不起的地方，可是他卻不肯陪我跑一趟北京。」

王一萍脾氣突然發作，道：「如果賀兄覺得不便，那麼小弟就一個人去吧。再說紅旗幫以為我們逃往江南，而我們卻重回北京，豈不正好躲避？」說著，便改向北京城所在的方向奔去。

賀銜山此刻心中十分為難，想到王一萍說得不錯，呆立了片刻，立即趕上前去。

當天夜晚，兩人趁黑潛回王家靜園。

王一萍目睹這一片自己居住了將近二十年的翠綠庭院，一夕之隔，竟已變成一片廢墟，這真應了古人「白衣蒼狗，滄海桑田」的一句俗話。

賀銜山乘王一萍觸景傷情之際，飛快地掠近假山。

他膽敢重新潛回北京，與其說是因為王一萍對他的一番朋友之義，不如說是可能隱藏在這片假山中的一樁重大秘密。

這片假山，孤立在蓮池中，絲毫未被大火殃及，賀銜山看後，心裏暗稱僥倖。

賀銜山不敢耽擱太久，同時也覺得不應該在北京城內久留，匆匆離開那片假山，回到王一萍身旁。道：「一萍兄，咱們走吧！」

「哼！」習習晚風中傳來一聲冷哼，王一萍和賀銜山同時一驚，可是兩人心中想法各自不同。

王一萍想的是：「來吧，管你是誰，反正我王一萍一身絕藝，四海之大何患無家？」但賀銜山的想法又自不同：「想不到此次北京之行，無意中發現南北雙靈生死之謎。我賀銜山能否一嘗天下盟主滋味，就看這一番安排了。」

王一萍早已看清，面前四人，其中兩人昨晚曾經交過手，其餘兩人一律手持鋼拐。

賀銜山匆匆從懷中掏出一物，遞給王一萍，輕聲道：「這是小弟偶爾得來的一種獨門暗器，施放時只需用內力將外殼震碎甩出即可。回頭或許能派得上用場。」

王一萍無暇多作考慮，伸手接過。

原來發話那人冷哼道：「老夫早已料定你們必定會暗中潛回，故意佈一疑陣，你們果然上當！嗯，看來二位是不肯束手就擒的了！」

話音未落，「呼」的一拐攔腰劈來。

王一萍也不多話，手臂微動，已抽出一柄長只九寸，金光奪目的短劍，照準拐頭拍去。

賀銜山看得眉頭暗皺，心道：「他既是南靈的傳人，應該知道決不能這樣打法，除非──」

兩人功力均深，劍拐相觸，發出「叮」一聲巨響，賀銜山站在一旁，彷彿腦門子被尖釘紮了一下。

獨孤虹心中暗吃一驚。心想自己在兵刃上佔了極大便宜，但這次劍拐相觸，王一萍毫未吃虧，這樣說來，王一萍的功力豈不在自己之上？

獨孤虹心中極不服氣，畢生功力悉聚右臂，仍是原來招式，攔腰劈去。

這一拐威勢奇猛，當今之世，能硬擋這一拐的只怕已找不出幾人。

賀銜山站在一旁，大為著急，不由叫道：「獨孤虹臂力驚人，不可硬接。」

王一萍凝重的臉色中略帶三分笑容，目視閃電般擊至的鋼拐，直待鋼拐擊到腰前，才急退半步，手握金劍，探臂而出。

這時，站在一旁的賀銜山和端木華等三人都暗覺緊張，只因獨孤虹這一拐也已施盡十成真力，王一萍外表看來神態自如，實則也是全神應敵。

劍拐相接，強弱頓判。他們怎能不關心。

王一萍金劍平伸，手腕微旋。獨孤虹的鋼拐已挾雷霆萬鈞之勢颯然擊至。

獨孤虹方覺情況不妙，劍拐已然相接，一陣微微的聲響過後，手中頓覺一輕。獨孤虹暗中怒哼了一聲，單臂運勁，劍拐回擊，威勢依然凌厲，橫擊王一萍右肋。這一招來勢之快，令人駭異。王一萍毫無考慮餘地，金劍疾出，又向金鋼拐撩去。

在王一萍認為，獨孤虹已經上了一回當，決不致重蹈覆轍。

可是獨孤虹的一條鋼拐，像是有意向金劍硬碰。「嚓」的一聲，鋼拐又被截去一段，但王一萍的一柄金劍也幾乎被震脫出手。

獨孤虹二度被削段鋼拐，非但不怒，反而顯得有點高興。他滑步欺身，竟使出一套奇奧無比的短棍棍法。

王一萍一面應敵，一面心中讚道：「這人武功尚在其次，單憑這臨敵應變的急智，就非常人所能及。」

兩人身法均快，眨眼間已互換了三十餘招。

王一萍臨敵經驗不夠，出招變招固然中規中矩，但總不能出神入化，金劍的威力尚未發揮得淋漓盡致。

反觀獨孤虹，一條被削斷的鋼拐奇招迭出，攻勢極猛。若非顧慮到王一萍掌中金劍太過犀利，許多厲害招式均未施出，威勢不止於此。

兩人各盡所學，全力相拼。

賀銜山陡然一驚，知道今晚情勢險惡萬分，一個不察，極可能血濺三尺，屍橫北京。他暗將真氣調勻，右手玉尺，右手暗器，分別準備停當。

上官雲等三人也分持劍拐，緩步向王一萍和賀銜山兩人間走來。

賀銜山審視情勢，覺得敵眾我寡，今夜無論如何不宜戀戰。但此刻想要脫身，只怕已晚了一步，只得見機行事。

不多一會，上官雲驟然出手，夾攻王一萍，而端木華等兩支劍也向賀銜山電般攻至。

賀銜山自知決非兩人之敵，因此守多攻少，力求不敗。

王一萍自恃金劍犀利，專找對方兵刃攻去。這一來可吃了大苦頭，兩支鋼拐幻化莫測，王一萍一下也未撩著對方鋼拐，自己的肩腿及背後卻一連被打了幾下重的。

王一萍咬牙承受，手中金劍電旋疾掃，游走於如山拐影之中，浴血戰鬥，身上已帶了十幾處傷痕，但他仍然咬緊牙關，全力拼搏。

陰山四煞在江湖中素以兇狠出名，這時也感到心驚膽戰。

賀銜山武功較王一萍原就低了一籌，這時情況更為不濟，若不是王一萍偶爾看見賀銜山情勢危急，出手相救，只怕他早已傷在陰山四煞的劍拐之下。

這時賀銜山又遇險招，王一萍金色短劍電般捲至，劍走輕靈，直向賀銜山面前的劍拐截去。

端木華和公孫劍不願自己心愛的兵刃受損，招式立撤。賀銜山乘機緩過一口氣來，左手一揚，打出一枚暗器。

獨孤虹手揮鋼拐，輕輕一點，只見火光迸射，隨即發出一聲砰然巨響。

陰山四煞從未見過威力恁強的暗器，一齊飄身疾退。

王一萍一愕之後，心道：「這賀銜山人也真奇怪，身上帶著這樣厲害的暗器，何以早不取用？」

賀銜山扯住王一萍衣袖，輕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雙足猛蹬，帶著王一萍，硬往外面衝去。

陰山四煞見賀銜山竟想開溜，立又圍了上來。

賀銜山從懷中又掏出一枚暗器，大聲喊道：「擋我者亡！」不顧一切地往外硬衝。

若憑真才實學，賀銜山至多能和陰山四煞武功輕差的幾人勉強鬥個平手。此刻擋往正面的上官雲和公孫劍，在陰山四煞中已屬高手。他們一來有點懼怕王一萍掌中那支鋒利的金色短劍，二來對賀銜山扣在掌中的暗器也略感顧慮。略一遲疑，賀王兩人已從他們身邊疾掠而過。

獨孤虹一揮鋼拐，大喝道：「追啊！別放過他們！」身子一長，早已率先追了下去。

王一萍已經近乎失去了神志，這時被賀銜山拉著硬往外闖，衝出庭院，被涼風一吹，頭腦頓時清醒了一些，心想：「這真是何苦，兩個拼他們四個。如果不幸失招而死，豈不誤了師父交代要辦的事情？」

想到此處，他便覺得賀銜山這人武功雖然不如自己，但江湖經驗畢竟豐富。如果不是他硬拖著自己往外闖，此刻說不定自己已傷在對方劍招之下，也未可知。

他暗提一口真氣，速度陡然增快。

賀銜山頓時鬆了一口氣，回頭一看，陰山四煞緊跟在數丈以外。

王一萍這時也已發現陰山四煞尾隨而至。他一眼瞥見前面不遠處有大片密林，林後就是大山，只要搶先奔入林中，脫身大有希望。

賀銜山和王一萍全是一般心意。兩人把臂而馳，捷如鷹隼，向密林投去。

陰山四煞也發現兩人的意圖，心頭大急，獨孤虹輕功最佳，一提真氣，斜裏掠去。

賀銜山眼看還有數十丈即可到達密林，遂手臂頻揮，一連擲出數枚暗器。只聽得轟轟連聲，一片濃煙，硬將陰山四煞阻住。

陰山四煞待轟聲過後，硬從濃霧中衝過，早已不見了王、賀兩人蹤跡。

獨孤虹氣得鋼牙猛挫，狠聲道：「我陰山四煞跟你們兩個小狗誓不兩立，有種的出來跟老夫再拼幾百招！」

王一萍聽陰山四煞居然罵他小狗，心頭大怒。心想：「誰還怕你不成？」

賀銜山拉著王一萍，直往密林深處走去，邊走邊道：「王兄千萬別上他的當。往後有的是機會，今日之仇何愁不報？此刻縱使王兄重鼓餘勇，跟獨孤虹硬拼過招，但你能再鬥其他三人？」

王一萍心中想道：「若單打獨鬥，他們誰也不是我的敵手，可是他們鋼拐互擊的奇奧打法，的確難鬥。」

賀銜山續道：「我知道王兄此刻心中定然覺得十分不服，其實我又何嘗不是如此？不過現在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時候，有朝一日，總有機會，約他們單打獨鬥，一償宿怨，目前王兄家園已毀，又有紅旗幫騷擾，何不跟我南去，一覽江南風光。」

王一萍聽賀銜山這一番解說，方勉強抑住心頭怒火，借濃密林木掩住身形，向後山繞行而去。

# 第六回 鐵掌相拼 神鬼皆驚 金芒乍閃 生死如謎

這一天，兩人來到黃山附近。

賀銜山見王一萍一路上雖然有說有笑，但神色之間，總有些抑鬱。

賀銜山自己在江湖上浪蕩了多年，深知江湖中的生活況味與王一萍以往所過的生活截然不同。他的鬱鬱寡歡，必然是因為未能忘懷昔日的一切。

正巧這一帶賀銜山以前來過，知道有一處憨山寺就在前面不遠。該地景色秀美，而且廟中頗有幾個談吐不俗的和尚。

賀銜山心想借這山色美景，或許可多少沖淡一些王一萍心頭的抑鬱，因此領先向憨山寺走去。

廟中香火頗盛，善男信女，絡繹不絕，大殿中擠著不少頂香禮佛的人。

王一萍站在廟前，面對長谷，靜靜地欣賞了一陣，覺得江南山水，與莽莽平原果然不同。

賀銜山道：「一萍兄，咱們也進去求支簽如何？」王一萍未置可否，賀銜山已轉身向廟內走去。才一跨進大殿，賀銜山突然向後急閃。王一萍頗為驚詫，但立即想到賀銜山此種舉動必非無因，也閃身讓在一旁。

王一萍落後一步，並未看見大殿中情形，輕聲問道：「什麼事啊？」

賀銜山並不答話，拉著王一萍急忙繞到殿後，始道：「奇怪，這騷妞怎地也來了？」賀銜山南方人學說北方話，語調極怪。王一萍暗覺好笑，但卻關心地問道：「你說誰來啦？」

賀銜山低頭沉吟片刻，道：「海萍，就是在北京城裏豔名遠播的海萍啊！我想天下不可能有這樣相像的人。」

王一萍勃然變色，他時刻忘不了海萍對他的一番虛情假意，害得他家園被毀，變成一個無家可歸的孤魂野鬼。

賀銜山一把拉住王一萍的衣袖，道：「一萍兄請稍微忍耐一下。」

王一萍氣憤道：「你放開我，對這種無情無義的婊子，非重重地懲治她一頓不可。」

賀銜山眉頭微皺道：「這人如果真是海萍，她決不可能一個人來。」

王一萍道：「管他幾個人，難道你連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女子都害怕？」

賀銜山明知王一萍說的是氣話，心中仍頗不高興。

王一萍甩脫賀銜山手臂，又待向殿內走去。

賀銜山趕上攔住，道：「就算王兄要給她吃點苦頭，可是也不能在眾目睽睽之下動手啊！」

王一萍聞言一愕，心道：「他這話說得不錯。可是，如果我不教訓她一頓，實覺心有不甘。」他伸手撕下一片窗紙，略一運勁，抖手打出。

賀銜山攔阻不及，拉著王一萍向廟後避去。兩人才一轉過牆角，突然聽到一陣輕微的衣襟帶風之聲，接著有人輕「咦」了一聲。

賀銜山望著王一萍哂然一笑。王一萍心中頗為佩服賀銜山的料事如神，停步輕聲道：「咱們掩過去瞧瞧，究竟是什麼人。」

賀銜山這人除了武功不如王一萍之外，論到江湖門徑，卻比王一萍高出太多。僅憑適才那一聲微咦，已經猜出那人是誰！因此未再阻攔。

王一萍輕身似葉，飄然掩至屋角，微一探首，立已縮了回來。

賀銜山躡足走到王一萍身旁，輕聲問道：「王兄看見了誰？」

王一萍疑惑地道：「該不會是他吧？」

賀銜山一聽王一萍這等說法，越發肯定自己的判斷不錯，因而心中得意地自語道：「單憑這一點，我就有把握玩弄你於股掌之上。」

王一萍站在牆角遲疑了片刻，突又向大殿走去。

賀銜山既然已經料出陪伴海萍的是誰，便甚放心，但他為人素來謹慎，目送王一萍前去，自己去立在原地不動。眨眼之間，王一萍已一躍而回。

「你說這事奇怪不奇怪，只這眨眼工夫，海萍那賤人竟已失蹤。」

賀銜山「哦」了一聲，但立道：「王兄放心，她一定是到偏殿去了。」

王一萍道：「正偏兩殿我全都看過，就是不見那賤人的影子。」

賀銜山偶一偏頭，望見廟後有座數十丈高的石峰，道：「我們到那峰上去，居高臨下，自可一覽無遺。」

王一萍也覺得大白天裏急急忙忙地滿廟搜人，的確有些不妥，倒不如看準海萍隱匿之處，悄悄掩去為妙。

兩人掩至廟後，一看左近無人，各展輕功，不消幾個縱落，已翻上峰頂。

憨山寺就在腳下，廟中情景，一覽無餘。

賀銜山略一探視，面帶笑容地指著偏殿後面一處靜園的雨亭，道：「王兄，你可看清亭下那人是誰？」

王一萍這時早已看見亭下有一片紅色衣裙，遂用詢問的眼光望了賀銜山一眼。賀銜山微一點頭。

王一萍身形一長，急待向峰下縱去。賀銜山攔道：「反正人已找到，何必急於一時？大白天裏，總不能在眾目睽睽之下向一個弱女子下手。」

王一萍道：「也罷，等到今夜吧！」

那角紅色衣裙在雨亭下久久未曾移動。王、賀兩人隱身峰頂，視線恰巧被亭頂遮住，但兩人越看越覺得情形有點不對。就在這時，一個小沙彌突在靜園中出現。他本來是向通往偏殿的小門走去，途中似是突然發現什麼東西似的，突向雨亭折來。

小沙彌才一走過雨亭，那片紅色衣裙突然移去不見，接著即聽見小沙彌詫異地道：「奇怪，是哪位女施主忘在這兒的衣服？」

小沙彌語音不高，但兩人早已聽清，登時就是一愣。

小沙彌走下雨亭，手中拿著一條色彩鮮豔的紅裙，匆匆向偏殿走去。

賀銜山心想，如果這事只是偶然發生，似乎太巧，如果是她有意如此，則自己的行徑只怕早已落在對方眼中。

王一萍對海萍的虛情假意本已大為憤恨，這時又被戲弄了一遭，自是氣上加氣，他並不就此甘心，道：「走，咱們再進廟去搜搜。」

賀銜山道：「我們分開來找，王兄負責這右邊，我負責左邊，在大門口會合。」

王一萍不等賀銜山說完，早已向右邊一路搜去。

憨山寺規模不小，香客又多。兩人耗去不少時間，將經過的地方仔細察遍，仍未發現絲毫可疑之處。

兩人在廟前碰頭，均感到異常懊惱。這時一個小沙彌手持一隻封緘，走到兩人面前，道：「請問兩位施主可是姓王和姓賀麼？」

王、賀兩人登時一愕，王一萍抻手接過小沙彌手中的封緘。小沙彌根本未看見王一萍手臂挪動，封緘已到了他手中，只覺得莫名其妙。

王一萍迫不及待地拆開封緘，只見緘內一張素白信箋用眉筆歪歪倒倒地寫著：「子時相候！」

箋上既無稱謂，又不署名，直看得王一萍眉頭連皺。

賀銜山揮手支走小沙彌，道：「只聽這小沙彌問你我兩人是否是姓姓賀，就知這信決未送錯。這人送東西不署名，其意或在故弄玄虛，今夜我們依時來到廟中等候，便知分曉！」

王一萍本想找那小沙彌問問送信那人的容貌，繼而一想，那小沙彌也未必便記得清楚，反正也只有半天時間，又何必多此一舉。

此地距客棧往返有數十里之遙，賀銜山提議便在廟中用膳，順便可在靜室中調息一番，以備夜來可能發生的大戰，王一萍欣然同意。

兩人用畢晚膳，來到客房，各自調息。王一萍運功既畢，賀銜山猶在運功，看看時間距離子時還早，王一萍覺得呆在房中悶坐，不如到外面去欣賞欣賞山中夜色。

他獨自信步走往廟外，廟門早已緊閉，王一萍身輕似葉，自牆頭一掠而過，一眼瞥見廟外那片不算太大的空地上，有人負手而立。

王一萍因為此刻距離所約時間尚早，不敢斷定是否那人，正遲疑間，那人似已發覺，緩緩轉過身來，道：「王兄來得真早！」

王一萍怔得一時答不上話來，原來這人正是自己苦守十年，一度交手，但卻未能盡情一戰的對手，威震河朔魏靈飛的傳人。

向衡飛換了一件灰色長衫，與他白天裝束並不相同，況且又是黑夜，是以王一萍一時沒有看出。

王一萍一怔之後，隨即一喜，喜的是自己連日正在發愁，不知何年何月能再和向衡飛碰頭，履踐師父遺言；怒的是向衡飛竟跟海萍走成一路，豈不證明海萍、向衡飛全是紅旗幫的人？

向衡飛見王一萍目光閃爍不定，不知他心中在想些什麼，但他這時已感覺到一種意外的喜悅。過了今夜，他不但完成了先師的遺命，同時也可交卸肩頭的一副擔子。

王一萍突然哼道：「也好，咱們的賬今夜就一併算吧！」

向衡飛道：「那天夜裏小弟依時赴約，王兄府上已被紅旗幫放火燒毀，王兄人也不見了。事後小弟在北京到處打聽，均無消息，猜到王兄可能和那姓賀的遠離北京了。」

王一萍心中暗道：「好啊，你倒真會撇清。」真氣一凝，全神待敵。

向衡飛見王一萍全無昔日那種謙雅灑脫之態，好像對自己銜恨甚深，心中甚為不解。但他也極欲和王一萍決一勝負，當下也未多想，遂道：「此地離廟太近，萬一驚動了廟裏的和尚，出來察看，豈不掃興。我已看中距此不遠的一座奇峰，地僻無人，正是理想所在。」

王一萍面含盛怒，將手一擺。向衡飛早已會意，身形微晃，已向側旁小徑馳去。

兩從速度均快，不到一頓飯工夫，已到了一座陡峰絕頂。

王一萍待向衡飛才一站定，招呼也不打一聲，「龍形一式」，電光石火般撲前前去。

向衡飛「空靈步法」已至爐火純青地步，輕輕一閃，就已讓開。

王一萍一擊不中，連擊而至。雙掌連發，將得自湘江一龍的一身絕學全力施為，掌勢威猛絕倫，令人驚駭。

向衡飛空有一身武學，但被王一萍搶了先機，施展空靈步法，堪堪只能自保，卻苦無機會還手。

王一萍一上來就將湘江一龍生平得意武學龍形九式施出。從第一招「龍形一式」開始，接著是「嘯風揮雨」，「雲龍三現」，「飛雲驚龍」……一連九招，恍如長江大河，一氣呵成，威力之猛，就是湘江一龍本人親自施為，也不過如此。

向衡飛勉強支撐了九招，已被王一萍掌勢所罩，幸而這時王一萍攻勢微微一緩。說是一緩，實際上只是極短暫的一剎那，尋常武林人物，根本無法察覺。但向衡飛十年苦練，非比等閒，雙臂一震，驚飆般回攻三招。

這三招威勢看來似乎並不太強，但王一萍覺得胸前幾處要穴在對方籠罩之下，隨時有被戳中的可能。

他驚駭之餘，飄身而退，不敢硬接。

兩人二度交手，各自施師門絕學，全力出擊。

這一次交手，情況與前一次大不相同。兩人天資敏穎，尤其是向衡飛，跟陰山四煞一度交手之後，不但獲得寶貴的臨敵經驗，並且悟出許多以前未能領悟的奇妙變化。

王一萍曾與陰山四煞兩度交戰，自然也有所獲。

在這清平之夜，在這絕峰之頂，令武林人物懸心矚目的「雙靈大會」十年之後，再度一展開。一時之間，但見勁氣激盪，掌影漫天，愈鬥招式愈奇，情勢也愈覺驚險。

一片浮雲遮住半彎新月，兩人頓覺眼前一暗。但誰也沒有因此分神，反而攻得更急，唯恐一個照顧不到，為敵所乘。

就是這時，一條淡淡的身影靈貓一般躥上峰來。這人輕功不弱，行蹤更異常謹慎。直到他藏入峰頂之旁的一棵樹後，激鬥中的一仍然毫無所覺。

這人全神貫注，用盡目力，方始看清峰頂這一團急旋回轉的勁風裏，裹著兩條人影。但兩人偶爾施出奇招，他仍然無法看清。

掌風猶勁，晨風輕軟！兩人已足足鬥了將近兩個時辰。

王一萍已漸漸感到有點內力不繼，同時所會的武功早已重複施展了好幾遍。眼看向衡飛身法輕靈，毫不滯遲，不由暗暗感到著急。

自知無法勝過對方，他有心提議改用兵刃。但一想到自己存心想利用金劍無堅不摧之利，就覺得有失君子之風。就在這微一分神之際，險些被向衡飛奇招擊中，嚇得他不敢再胡思亂想。

一線金光從東方直射而來，天已破曉。

向衡飛清嘯一聲，陡地身形一變。向衡飛身法本來就快，這時更是快得連王一萍也幾乎看不清楚。

王一萍知道向衡飛必是要施展精粹絕學，全神戒備。

果然，向衡飛繞峰疾旋七匝之後，身似浮雲，直向王一萍點來。

王一萍頓時感到全身盡為對方內力所逼，手足揮動竟感到有些不太靈活。

向衡飛右臂倏伸，輕向王一萍胸前按去。這平淡無奇的一招，內中實藏有無窮變化。王一萍一時想不出破解之法，陡然間逼運十成真力，硬迎上去。

幾縷金光，電射而至，天色似乎又明亮了一些。

王一萍這一掌威力之強，武林中能硬接這一掌的可說絕無僅有，但他內心實在感到駭然，不知是否能敵得住向衡飛暗藏無限玄機的一招。

「砰！」一個身影被震得疾飛而起，直向峰下墜去，半晌猶未聽到聲響，敢情峰下竟是一道千仞絕谷。

峰頭上有人臨風木然而立，冷汗從他的鬢角緩緩流下。

# 第七回 萍水論交 豈容置腹 詰詭之劍 寧不斷掌

一輪旭日，從東方雲層後冉冉升起，淡紅的金輝照射著這黃山人跡罕至的陡峰，也照射到峰頂癡然而立的年輕人。

那人穿著一襲輕薄的綢衫，雙目凝視前方，他彷彿是在欣賞山中晨景，但他兩眼中顯而易見的茫然神色，令人看來又覺不是。

突然，與峰邊古松遙遙相對的一堆岩石後發出一串嚶嚶低泣之聲。

少年人陡然而驚，身形一晃，已飄然掠至崖石前面，沉聲喝道：「朋友，請出來吧！」崖石後傳出一陣衣裙曳地的悉簌聲，怯生生地走出一個絕代佳人來。

少年人一見這人，大為意外，冷笑道：「哈哈哈！海萍，我王一萍正要找你，想不到你卻躲在這裏。哦，對了，一定是向衡飛那小子自以為可以勝過我，因此故意將你藏在此地，好讓你親眼看看他的威風。可是現在卻怎麼啦？」

海萍面色蒼白，眼中猶帶驚恐之色，嬌怯地從岩後走出，搖著頭道：「王公子，您誤會了，向衡飛他是個好人。」

王一萍仰天狂笑道：「好人，他當然是好人，要不然你怎他跟他在一起？」

海萍聞言一怔，顯然她已聽出王一萍的言外之意。

王一萍面色一沉，緩緩舉起手臂，他知道以自己此刻的功力能論，只要指尖隨意碰中她身上任何一處，均可使她受到重傷。他手臂已經伸出，突又自動收回，因為他突然想到，怎能向一個毫無抵抗能力的女人下手了，不過，這並非是他自動停手的原因，只因他已想到了另一種懲治對方的方法，根本用不著自己多此一舉。

他望著眼前這位一度使自己為之傾倒不已的北國佳人，譏諷地道：「你的好人就在峰底，你自己找他吧！恕我無法在此多陪。」

他身形一閃，直向峰下飛馳而去。王一萍身法奇快，海萍只覺得眼前人影一晃，已不見了王一萍的蹤跡。

海萍急行了數步，悲聲喚道：「王公子，請留步，聽我說呀，聽你的海萍說呀！」

王一萍頭也不回，眨眼間已掠至峰腰。

海萍哭喊了一陣，看見王一萍愈去愈遠，知道喊已無用，當下忍住哭聲，伸手抹去頰邊清淚，走向峰邊。距離尚有一丈多遠，即感到山風遒勁，她有些心驚膽戰立不住，停下腳步，帶哭道：「向公子，都怪海萍不好，硬要你與我同行，不料卻害得你喪身谷底，──向公子，你安心去吧！今生今世，我發誓要找到王公子，向他解釋明白。」

王一萍在這片刻之間，已去得無影無蹤。

海萍遙對深不可測的絕谷喃喃祝罷，尋路下峰。她繞峰頂走了一遭，禁不住叫起苦來。原來這座奇峰除了有半畝大小一塊平地而外，四周全是筆陡的削壁，不要說是一個弱質纖纖的海萍，就是輕功稍差的武林中人，也休想隨意上下此峰。

直到這時，海萍方始明白何以王一萍對她明明已是恨極怒極，但卻並不動手打她，反而決然離去的原因。

半晌，海萍望著王一萍消失的方向，傷心地道：「王公子，你好狠的心！」

王一萍匆匆下峰，越過幾重峰谷，回到憨山寺。遠遠即看見賀銜山負手站在廟前。

這時賀銜山也發現了王一萍，快步迎了過來，道：「王兄一夜不歸，小弟實在替你擔心不已！」

這些日子，王一萍已漸漸察覺賀銜山為人城府太深，有點不太願意跟他接近，但人家一大早就站在廟前守候，豈不足以說明人家對自己仍然十分關心？遂遜然道：「多謝賀兄關懷！」

賀銜山仔細地看王一萍打量了一番，看他所著綢衫有破洞多處，左邊衣袖也幾乎被完全扯斷，渾身濕汗猶只半乾，分明是經過一場極慘烈的搏鬥。

王一萍知道賀銜山雖未出口相問，實則極想知道昨夜一戰的結果，遂道：「昨夜一戰，實在勝得萬分僥倖！」

賀銜山對王一萍的獲勝，並不感到意外，道：「以技相搏，全憑胸中一點真才實學，怎可說是僥倖？」

王一萍此刻回想起來，仍然覺得勝得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他每每有種奇怪的感覺，認為摔下絕谷的不應該是向衡飛，而應該是他自己才對。

王一萍不此事多加解釋，賀銜山知情知趣，也未再加追問。

王一萍偶一回頭，瞥見賀銜山臉色陰晴不定，嘴角嚅動，欲言又止，暗暗稱奇，不由問道：「賀兄可是有什麼話要說麼？」

賀銜山乾笑了幾聲，遲疑地道：「這話真不知該從何說起。不瞞王兄，小弟在江湖中浪跡多年，無意中得罪過許多朋友。昨夜突然發現，小弟被一位極厲害的仇人暗中躡追。這人不但武功奇高，最厲害的一點，是他極工心計，遠非陰山四煞這類人物可比。」

王一萍聽出賀銜山尚有言外之意，心想自己為了他，早已弄得無家可歸，雖不敢說推心置腹，但總不能說對不起他，自己真心待他，他說話卻吞吞吐吐盡繞彎子，因此心中略感不快，道：「賀兄有什麼話？何不痛快說出！」

賀銜山果真似有難言之隱，他思索了一陣，終於吞吞吐吐地道：「一萍兄，你我相處雖然不久，但我深知一萍兄是個血性中人，不過我這仇人不比旁人，委實難惹。小弟苦思了半夜，覺得不能再連累王兄，仍以單身趨避，始為上策。至於王兄不防一路遊山玩水，你我約定今年中秋，到金陵城外燕子磯頭相見，不知王兄意外如何？」

王一萍有點懷疑賀銜山所說突然發現強仇追躡一事，究竟是真是假。但他敢確定一點，即是賀銜山有心將他拋在一邊。

王一萍見賀銜山為人如此，不覺甚為灰心，心想這樣的人，早些分手也好，遂笑道：「既然賀兄如此說法，小弟敢不從命。」

賀銜山見王一萍回答得竟如此乾脆，倒覺得有點過意不去，遂從懷中掏出幾片金葉道：「幾片金葉，尚祈乞納，謹備不時之需。」

王一萍既然認為賀銜山為人大有問題，怎他接受所贈金葉？於是拒道：「小弟隨身所攜雖不豐裕，但尚無阮囊羞澀之感，賀兄厚賜，心中銘記就是。」

賀銜山從王一萍語意中聽出他拒意甚堅，只得將金葉收回，拱了拱手道：「那麼咱們一言為定，中秋之夜，燕子磯頭再見。」

王一萍打從心底冷笑數聲，目送賀銜山頎長的身形漸漸消失在林木深處。

山風猛烈，拂面生寒，王一萍目送賀銜山離去的方向，漸漸勾起無窮心事。突聞身後有人問道：「請問這位相公可有意游一趟黃山？」

王一萍回頭一看，見是一位樵夫裝扮的中年男子。那男子見王一萍好似尚未聽懂，遂又帶笑說道：「廟裏有幾位相公，想游一趟黃山，讓小的聯絡帶路，已經收了五峽谷銀子。本該昨天早晨就啟程的。因為有位客人突然得了急病，無法動身。適才見相公獨自一人，特地過來問問。」

王一萍心想初次來到江南，確應一覽江南秀麗景色，遂點頭答允。

那人高高興興地領著王一萍來到客房，已有好幾個男子和一個又乾又瘦的小孩候在那裏。

那些人一見樵夫，紛紛圍了上來，氣勢洶洶地道：「喂，你這人好沒道理，說妥了昨天動身的，錢收了去，人就不見了。」

樵夫指著王一萍道：「這位相公因為臨時有點急事，必須多耽擱一天，諸位流山玩水，又不是趕香期，何必爭這一天兩天？」

那些人只是擔心樵夫將錢騙去，現在人已回來，再看王一萍素服儒巾，一表人才，不像普通人物，各人都少說一句。

王一萍明明知道是怎麼回事，但也不想多辯。

樵夫對山中道路摸得極熟。不消三日，眾人已來到蓮花峰下。

憨山寺築在蓮花峰腰，規模巨大，氣勢不凡，那一階一階的石階全是整塊青石鋪成，總共約有一千九百餘級。

山道兩旁，每隔數百級就築有一座小小茅棚，專供香客們歇足之用。

同行五人，每到一座茅棚，定要休息片刻，王一萍跟那帶路的樵夫招呼了一聲，獨自朝峰頂走去。

他尚未來到廟前，遠遠即聽見一片喧囂的人聲從峰上清晰地傳來，偶爾更有暴吼喝采之聲。

王一萍走完石階，兩隻眼睛不由自主地就向那鬧聲來處望去。只見廟前一片半畝大小的空地上，已擠滿了人。後面的人，踮起腳跟，伸長頸子，全神貫注朝人堆中間瞧著。憨山寺裏反倒顯得冷冷清清。

人堆中一片兵刃相觸的鏗鏘之聲過後，立又響起一片瘋狂的叫好之聲。接著，一個身段魁偉、步履沉穩的紅臉壯漢從人叢中鑽了出來，低著頭，匆匆向山下奔去。

這種江湖賣解兼比武的玩意兒，王一萍在北京城裏已見得多了，一見心中已經明白，怎會再擠進去看？

他獨自走進憨山寺，到處閒逛。憨山寺規模雖大，但並無什麼出奇之處。他走到一處，見壁上題了一首詩：

「恨望湖山未敢歸，

故國楊柳欲依依。

萬里飄蓬雙布履，

十年回首一僧衣。」

這首詩不但意境極高，而且字也寫得頗為不俗。王一萍反覆誦讀了幾遍，方始離去。

王一萍在憨山寺裏，前前後後，足足流連了一個時辰，猶未見同行的幾人前來，心中暗覺詫異。這時，兩個中年和尚從廟後匆匆走出。

兩人走得極快，與王一萍擦肩而過。王一萍聽得兩個和尚彷彿是說廟前來了一個怪人，可能是位風塵隱士。好幾個江南武學名家，均在他手下失招落敗，看情形可能是來憨山寺尋事的。

王一萍心中一動，暗道：「哦，竟有這等事情，倒不妨去見識見識。」遂跟在兩名和尚身身後，齊向廟外走去。

兩個和尚來到人堆後面，並肩而立，看樣子並不急於進去。

人堆中勁風颯颯，鏗鏘之聲不絕於耳，大約鬥得正急。

兩個和尚側耳傾聽，十分注意。

只不過片刻工夫，人堆中發出一片瘋狂叫喊，一個雙眉入鬢滿臉英氣的中年男子，面帶羞愧之色，從人堆中擠出，急急離去。

左邊一個略瘦的和尚吃驚地道：「咦，這不是名震江南的銀劍于右湖嗎？難道連他也吃了癟？」

另一個和尚道：「師兄，我看這老傢伙來意不善，八成對我憨山寺未曾安下好心，否則，黃山大廟小廟不下幾百處之多，他什麼地方不好去，卻偏偏看中了憨山寺，在這寺前胡鬧。」

原先說話那和尚彷彿有著心事，眼簾低垂，沉吟不語。

有人發現這兩個和尚，大約這兩個和尚頗有名氣，站在他們面前的人自動向兩旁讓開。

王一萍站在兩個和尚身後，向前望去。只見大夥兒圍著的是一個又乾又瘦、雙目深凹、頭頂光禿的老人。他端坐在一張虎皮上，在他左邊地上，放著一隻重逾千斤的大鐵龜，龜背上插著三柄古色斑斕的寶劍，王一萍一眼即已看出，那三柄寶劍無一不是極難一睹的珍品。在他右邊，一排站著高矮六人。

最靠近他的是一個身高八尺，鐵塔也似的一個莽漢，半身赤裸，露出一身結實肌肉，兩腕和項上各帶著一個金圈。單憑他這副賣相，膽子小一點的人準會被嚇得倒退五尺。

在這奇偉壯漢旁邊的是一個面貌絕美，但神情卻顯得冰冷異常的少婦。

少婦之旁，卻是一個鴛鴦臉的白髮老丐。白髮老丐旁邊是一個塾師裝扮的中年男子。接著是兩個男女孩童。

這七人站在一起，令人頗有不倫不類的感覺。

那男孩指著兩個和尚哈哈大笑，道：「哎呀，真有趣，來了兩個禿驢。」

兩個和尚聽這男孩張嘴就罵人，不覺臉孔一寒，各自暗哼一聲，緩步向前走去。

旁觀的人覺得這男孩長得固然逗人喜愛，武功也著實不錯，但卻出言無狀，都不由暗暗稱怪。

站在他身旁的女孩白了他一眼道：「可不許你下次再張嘴就罵人。」

那金剛也似的壯漢怔怔地望著緩步而來的兩個和尚，木訥地道：「小師弟，罵得好，果然是兩個禿驢。」

這壯漢神情古怪，說話聲音又異常刺耳，有人忍不住吃吃而笑。

兩個和尚臉色更冷，一直走到老人身前不遠，始將腳步停住。

那男孩距離龜背上插著的寶劍至少也有兩三丈距離，但見他肩頭晃處，人已到了劍旁。身法之快，令人駭異。

男孩持劍在手，隨手一揮，大聲喊道：「來，來，來，陪你少爺比劃比劃。」

男孩揮劍的姿勢，看在常人眼裏，認為只是隨手揮劃，但這兩個和尚全是用劍的大行家，一見即知小孩隨手一劍，居然暗含無限玄機，況且小男孩適才所露輕功，分明已具一流身手，不由大為驚異。

這兩個和尚原本懷有問罪之意而來，這時卻已不敢魯莽行事。

乾瘦老人雙目微睜，露出一雙死魚般的眼睛，向兩個和尚打量了幾眼，道：「二位也是為我這三口神劍而來的麼？」

這兩個和尚同時一愕，乾瘦老人「哦」了一聲，道：「大約你們還不知道，老夫自知死期將至，特地從小寒山回到中原，一來是乘著尚有一口氣在，結一結歷年的舊賬，無論是人欠的，還是欠人的，都得結算清楚。二來也是為這三柄神劍物色主人。」

微瘦和尚道：「小僧天資魯鈍，福分淺薄，能夠一睹神劍，已是無上緣分，何敢再生據有之心？再說敝寺同門一心向佛，想來斷不會為這身外之物動心，施主還是遷地為良吧！」

奇偉壯漢呆呆地道：「這兩個和尚嘮嘮叨叨地說些什麼？」

男孩道：「他要咱們搬場子呢！」

奇偉壯漢雙目一瞪，吼道：「胡說！誰敢說這話，我魯直可要揍人。」

男孩揮動長劍向那兩個和尚說道：「老實告訴你，要我們搬場子不難，你可得拿點真功夫出來讓人瞧瞧，空口說白話，咱們可不怕人唬！」

男孩說得神氣活現，乾瘦老人聽得不住點頭。兩個和尚卻再也按捺不住。

微瘦的和尚法號無礙，是憨山寺中二代弟子中的第一高手，這時被這小孩一再譏罵，已是忍無可忍，不由怒道：「無知小兒，不給你點顏色瞧瞧，諒你也不知天高地厚。」

男孩一聽，氣呼呼地道：「好，你敢罵人，看劍！」

他單臂揮處，一柄寒光陰森的長劍，已閃電般遞到無礙和尚胸前。王一萍微吃一驚，暗中讚道：「好快的劍法。」

無礙一凝神，閃身避開。

男孩一擊不中，接著又是「刷刷」兩劍。這兩劍攻得又急又猛，尋常武林人物極難練到此種地步。

無礙和尚心中暗道：「怪不得你說話狂妄得厲害，原來還真有兩手。」隨即大聲喝道：「小僧已禮讓三招，現在可要得罪了。」

男孩好似根本未將這和尚看在眼中，鄙夷地道：「有本事你就往外抖吧，誰還怕你不成？」說話之間，一連又攻出六劍。

旁觀的人早已看得眼花撩亂。王一萍卻愈看愈奇，如非親眼目睹，他真有點不敢相信，憑他這麼點年紀，居然能將劍法練到這種地步。

無礙僧袍連拂，勉強將男孩攻出的劍化解開去，左手向僧袍中一探，抽出一柄短劍。

男孩一見，眼睛頓時一亮，笑道：「咦，原來你也帶著劍，留神嘍，我可要施殺招了。」

無礙見了男孩施出的九劍，心中暗感駭然，本來他想單憑一雙肉掌，兩截鐵袖，教訓這男孩一頓。這時非但抽出那柄近年來已絕少啟用的短劍，並且全神貫注，將小孩看成平生僅有的勁敵。

小孩的劍法一變，欺身直上。

無礙決心施展師門劍法，用了八成真力。與那小孩戰在一起。

那男孩身法愈快，劍招愈奇，而且招招辛辣，劍尖所指全是無礙的要穴。

無礙的身法也異常靈妙。所施劍法，氣勢恢宏，看在行家眼裏，立知他這套劍法決非等閒。

這是王一萍眼裏看來如此。在四周觀眾看來，但見一片旋風，兩條人影，迴旋疾舞，鬥到急處，連那人影也變得極淡極淡。

最奇的是兩人鬥得恁急，長短兩劍竟一次也未激撞過。

驀地─

場中兩人身影驟停，無礙和尚劍尖直指男孩前胸，右手兩指鋼箍一般，夾住男孩長劍。

男孩羞得滿臉通紅，緊握著長劍不肯撒手。

王一萍始終注視著場中兩人，卻未看清無礙和尚施的是什麼招式，就將男孩制服。

無礙和尚鬆開兩指，撤回短劍，寒著臉道：「俗語說得好，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小施主劍法精妙，小僧雖然承讓，心中也著實佩服。希望小施主以後口頭留德，不要欺人太甚！」

男孩隨手將劍扔在地上，跑到乾瘦老人面前，不依地道：「師父，你騙人，你說黃山沒有人打得過我，這會兒卻跑出個兇狠狠的野和尚來。」

乾瘦老人睜開一雙死魚眼，陰陽怪氣地道：「誰說他打敗了你，不是你自己認敗服輸的麼？」

男孩奇道：「我劍也被他夾住，人也被他制住，不是明明敗了麼，怎麼說是自己認敗呢？」

乾瘦老人大不同意的搖著頭道：「如果你跟他再打下去，焉知就真打不過他，你忘了我告訴過你的敗中求勝的話麼？」

旁觀的人都覺得這乾瘦老頭講話全無道理，可是王一萍卻恍恍惚惚地聽出他話中實在另含深意。

無礙已收好短劍，見這師徒七人並無離去之意，正想上前逼問。那粉雕玉琢般的小女孩早已撿起男孩扔在地上的長劍，耀武揚威地道：「來，來，來，大光頭，我師弟不行，還有我啊！」

無礙從那女孩拾劍揮劍的手法，看出女孩的身手決不在男孩之下，想起適才鬥那男孩，若不是施出本門秘學七巧玲瓏手法，勝負之數，果真難說。

他看這小孩子說話神態，分明武功猶在男孩之上。勝她自問還有把握，那其餘五人，看樣子一個比一個難鬥。尤其是坐在虎皮上的那乾瘦老人。

無礙和尚心想：反正事情已經惹上了，縱有天大麻煩，此刻也萬無退縮之理。因此重新抽出短劍，凝神而立。

女孩也是滿臉肅穆，目光盯在無礙和尚身上，並不急於出手。

雙方對峙了片刻，小女孩玉臂疾震，劍化寒光，直向無礙和尚攻去。

女孩所施劍法跟那男孩完全相同，只是身法更見靈活，因而劍勢也令人覺得更為飄忽難測。

王一萍看了半天，覺得那女孩仍無取勝之道。果然，兩人堪堪鬥到三十多招，無礙和尚又用制服那男孩的同一手法，將這小女孩制住。

小女孩掙了兩下，未將長劍掙脫，小嘴一張，「哇」地一聲大哭起來。

無礙和尚不由一愕，二指微鬆，並將指向小女孩胸前的短劍撤回。

小女孩猛一翻肘，一柄長劍，靈蛇也似，閃電般直刺無礙和尚。

無礙和尚驚叱一聲，氣運五指，疾向長劍抓去。

無礙和尚真實功力較女孩高出不多，但他那幾招快捷絕倫的七巧玲瓏手法，確是武林罕見的絕學，那女孩劍尖遞至無礙和尚胸前不足三寸，已被無礙和尚鐵掌抓住。

小女孩扭轉劍刃，往外猛撤，臉上淚痕猶濕，卻已破涕為笑道：「大光頭，這下你可上當了。」

掌劍相觸，無礙猛覺掌心一涼，心知不妙，忙不迭鬆開手掌，飄身疾退。

小女孩見無礙和尚吃了苦頭，笑得更為得意。

場邊諸人也未想到小女孩竟用如此方法敗中取勝，暗暗佩服她的機智，也為無礙和尚之敗搖頭不已。

乾瘦老人端坐在虎皮上，不以為然的道：「小小聰明，終難登大雅之堂，不過比起你那沒有出息的師弟來，總算高明一些。」

小女孩聽出師父話中並無誇獎她的意思，氣鼓鼓地走回原先站的地方，一語不發。

無礙手掌幾乎全斷，這時已自點穴道，止住疼痛；另一個和尚，法號無垢，是無礙和尚的師弟，滿懷憤恨，挺身上前想為師兄報這一劍之仇，卻被無礙阻住。

乾瘦老人道：「咱們走吧，晚上再找他們算賬。」

此言一出，大家才知道這師徒一行七人並非尋常江湖賣藝之人，而是存心找憨山寺尋事而來。這些人熱鬧固然想看，可也真怕事情。只不過片刻工夫，早已走去一多半，剩下的人眼見沒有什麼熱鬧好瞧，也都紛紛散去。

王一萍一行數人當天晚上就借宿在憨山寺中。

初更才過，王一萍調息既畢，輕輕走到窗前，傾耳一聽，廟中一片沉寂，毫無動靜。王一萍江湖經驗尚差，不知該如何根據眼前這種種跡象，推測可能發生些什麼事情。其實，這令人窒息的沉寂，正是風雨將至的前兆。

他此刻根本不知道那乾瘦老人是誰，同時也不知道他和憨山寺究意有什麼仇恨。不過他可以確定這乾瘦老人是個武功極高的人，而且他今夜必定會憨山寺來。

王一萍知道武林中人如在夜間行事，多半是在二更前後，因此他決心等到三更。山風遒勁，掠窗而過。寺外的松濤，也隨著山風一陣陣送來。

王一萍人在室內，但室外的情景，如在目前。僅一頓飯光景，他便聽到一溜微風，從寺後直掠而入。王一萍微一點頭，暗道：「是了，一定是他們來了。」

# 第八回 尚有私情 干君何事 略舒群憤 口角春風

王一萍托開後窗，輕輕躍出，尚未舉步，猛聽得身手有人輕道：「施主留步，請聽小僧一言。」

王一萍大吃一驚，因為他適才已經細心察聽過，知道附近並無人在，忽地此刻卻鑽出個人來。扭頭一看，原來就是白天被小女孩使詐傷了一劍的無礙和尚。

無礙和尚見王一萍臉上微露驚詫之意，遂向房內指了指道：「請施主回房說話。」

王一萍一想，既然已經被人家發覺，硬要不顧而去，於理似有不合，因此決定先聽無礙究竟有什麼話要說。於是他單足一點，躍回房中。

無礙和尚肩頭晃動，也跟著躍了進來。

王一萍並不掌燈，借著微弱夜色，看見無礙和尚一臉肅穆，遂道：「敢問大師有何事見告？」

無礙和尚略一沉吟，開口說道：「小僧早就看出施主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敝寺今天發生的事情，施主也早已看在眼裏。敢問施主適才逾窗而出，可是想去後殿中一看究竟？」

王一萍爽快道：「不錯，除非大師將其中真情見告，使在下確知。」

王一萍這一要求實在有點過分，無礙和尚閉目思索了一陣，也爽快地道：「說來已是三十年前的事情，那時小僧年僅九歲。記得那天山中正值狂風暴雨，從廟外跌跌撞撞走進一個人來。這人身上受了極重內傷，雙臂折斷，兩腿傷得極重，有幾刀已傷及腿骨。這人縱使治好，也將落個終生殘廢。

「那人進廟之後，立即向師父索取敝寺秘製的萬年續斷。萬年續斷是武從中絕無僅有的救傷聖品，有化腐生肌之功。」

「這人一開口就索取本寺視為至寶的萬年續斷，師父認定這人雖然身份不明，但也決不是等閒人物，不過因為本寺以前曾經發生過同樣的一件事情，也是一個來歷不明的武林健者，深夜帶傷偷入本寺，要走一顆萬年續斷。事後才知這人竟是被稱為五毒之一的『毒儒』錢守孔。」

「贈藥之意原在救人，但毒儒錢守孔傷好之後，埋頭苦練絕技，二度出山，血洗仇門，造下無窮殺孽。追根究柢，不得不歸咎於本寺贈藥之時，未曾問清對方身份之故。」

「因此，第二次遇見有人前來索藥，師父堅持著要對方先說出身份來歷，以及受傷經過。那人不知如何，非但不肯說出真實姓名，而且極為惱怒，以致憤然離去。他臨去之前，曾經揚言，他年重回憨山寺，定要憨山寺全體僧眾忍受如他般索藥不成而遭受的痛苦。」

「師父曾答應他，如果他能活著回來，一定答應他提出的任何要求。

「這人離去之後，師父覺得他如果是個正人君子，何以不敢說出真實來歷，因此也未記在心上。」

「想不到事隔多年，這人非但仍然健在，而且將本身武功，練得幾近化境。而這人就是施主白天所見，坐在虎皮上的乾瘦老人。」

無礙將這段往事講完，接著又道：「當時小僧也覺得師父見死不救，無論如何，總與有慈悲為懷的宗旨稍有不合。師父大約也看出同門中有人私下暗藏不滿，當天夜晚，召集本寺僧眾宣佈了一項絕大秘密，小僧才知道師父的一番苦心。」

王一萍問道：「是什麼秘密？」

無礙和尚道：「這事與施主決不相干，而且也不便向外洩露。」

王一萍知道再問也是無用，遂改問道：「那麼這人因為貴寺拒絕贈藥，究竟遭受了何種痛苦？他今宵來到貴寺，提出了什麼要求？」

無礙和尚道：「這個連小僧也不知道。」

王一萍想了想，道：「如果這人提出過分無理的要求，貴寺是否會答應？」

無礙和尚道：「這事需由師父決定，小僧無可奉告。」

王一萍想要知道的不僅是乾瘦老人與憨山寺結怨經過，還有今夜將發生的事情。無礙和尚的一番追敘，僅滿足了一半，但無礙和尚不願多說，而且顯有阻止王一萍前去之意。

無礙和尚如此，反使王一萍更覺得非去見識一次不可。

無礙和尚兩目如炬，王一萍心意才動，無礙和尚早已看出，眉心微微皺了一下，左手中食兩指疾探王一萍睡穴，沉聲道：「施主就在房中憩臥一宿吧！」

無礙和尚看出王一萍身懷武功，可是並不知道對方深淺如何。他出手快捷，差一點的人真還不易躲過。王一萍手肘一斜，撞開無礙和尚點來的兩指，閃電般點中他的軟穴。

無礙和尚四肢癱軟，口不能言，眼睜睜看著王一萍微微一笑過後，翻窗而出，無法阻止，心中極為著急。

王一萍一連越過幾重屋宇，來到後殿，遙遙即可看見殿中燈火通明，白天所見的乾瘦老人早已盤膝坐在那張虎皮上。

在他旁邊，擱著一張病榻，病榻上坐著一個滿臉病容，羸弱至極的老僧。

在乾瘦老人面前七尺之處，擱著那隻重逾千斤的大鐵龜，龜背上仍然插著三支寶劍。

這時，那塾師裝扮的男子坐在一張太師椅中，閉著眼，一顆毛髮蓬鬆的大腦袋晃個不停，突然雙目一瞪，大聲向站在他面前的一個老僧問道：「如果我向你連攻三招，第一招是『驚燕掠波』，第二招是『迴風拂柳』，第三招是『化雨春風』，你用什麼招式化解？灰袍老僧眼中現出茫然神色，顯然他是不知破解之法。

王一萍這十年來雖將湘江一龍龍靈飛傳授給他各種秘學練得出神入化，對於其他門派的武學卻毫無所知。他曾經和向衡飛及陰山四煞分別交手過兩次，他只知一味施展本門武學迎敵，卻不知道對方所用的是什麼招式。

此刻，如果塾師裝扮的中年男人，不是嘴中說出，而是親身施為，也許他能憑藉多年來朝夕勤練的精深功夫體會出破解之法。但是現在他卻跟那灰袍老僧同樣地感到茫然。

灰袍老僧是憨山寺中武學造詣最高的一人，如果連他也無法回答對方的詰難，不但憨山寺聲譽掃地，後果如何，更是不堪設想。

衰病老僧端坐在病榻之上，兩眼輕閉，狀似入定。那灰袍老僧卻在這片刻之間，滿頭大汗。

乾瘦老人見狀，冷笑一聲。

衰病老僧緩緩睜開眼睛，鎮靜地望了汗出如漿的灰袍老僧一眼，寬慰地道：「師兄，這三招是小寒離垢老人最得意的三招絕學，自然不是輕易化解得開的。」

灰袍老僧苦思了半天，滿面羞慚，抹去額上汗珠，緩緩退下。

乾瘦老人冷冷的道：「你也沒有想過有這天吧？」

乾瘦老人臉上毫無表情，語音極冷，但從他那極冷的語聲中，仍然可以聽出他內心的激憤。

衰病老僧身體向前微微傾側了一下，問道：「你是決意如此了！」

乾瘦老人聞言一震，彷彿甚為激動，半晌，始悠然望著殿外，喃喃地道：「記得你昔日拒絕我時，我在絕望之餘，仍然抱著萬一之想地問了一句，正是你如今問我的這句話，一字不差，你總該記得你當時是怎麼答覆我的。」

衰病老僧呆了半晌，微嘆道：「老衲自然記得。」

乾瘦老人臉色一沉，截然道：「那麼你們還挨個什麼勁，老夫不為已甚，你們各人且自斷一臂。」

衰病老僧聞言，自動將僧衣解開，露出一條瘦削的右臂。擁立在後殿上的數十僧眾也紛紛依照而行。

乾瘦老人臉上閃過一絲詭笑，誰也無法從他的笑容中，測知他此刻的內心之中感覺究竟如何。

衰病老僧從懷中摸出一柄寒光閃閃的戒刀，極快地向自己右臂劃去。一條右臂登時斷落，他神色自若，將戒刀擲向距他最近的另一老僧，那老僧接過戒刀，也毫不遲疑地向自己右臂揮去。

剎那間，殿上已有五六個和尚用那柄戒刀自斷手臂。

王一萍躲在暗處，不禁看得心驚肉跳。

他不知道這些和尚何以甘願如此，難道是因為那乾瘦老人和他帶來的六個徒弟一個個身懷絕技，使這些和尚完全失去抗拒的勇氣？抑或是那柄戒刀代表著無上權威，衰病老僧自斷手臂在先，這些和尚即不得不學樣於後？

王一萍對武林中事所知太少。不過他卻知道一點，大凡別人的私事，最忌諱的是第三者的干預。

即是此刻，王一萍卻抑不住內心強烈衝動，他覺得眼前的情景太過慘烈，同時也深深佩服這殿中的數十名和尚。

他幾乎想從暗處現身，終於勉強忍住。數十名和尚已在極短的時間內，各自斷去一臂。

塾師裝扮的中年男子瞇著一雙細眼，向散落在地上的斷臂略一打量，扳手指一算，尖聲嚷道：「不對，不對，還短出一隻！」

乾瘦老人雙目一翻，冷冷地望著衰弱老僧。老僧體質本弱，斷臂之後，也未設法止血。這時面色更見蒼白，人坐在病榻之上，也顯得有點搖搖欲墜，但他臉上神色依然：「不錯，我派無礙去到前面客房照顧一位施主，你盡可放心，無礙決不會吝惜他一條胳膊。再說老衲決不容他自全軀殼，失信施主而毀去憨山寺信譽。」

乾瘦老人微一頷首，道：「我相信你就是。」

塾師裝扮的男子在一旁道：「師父，俗語說得好，親兄弟，明算賬。何況咱們跟這些和尚還有過一樁宿怨。咱們可不是怕他抵賴，相信他們也不敢抵賴，可是在我這本流水賬上，總應該有個交代吧。師父，您老人家說對是不對？」

乾瘦老人道：「該怎麼樣你瞧著辦吧！」

那塾師裝扮的男子提起硃筆，在他的帳本上寫著：「憨山寺共欠人臂三十六條，實收三十五，尚欠一條。」

乾瘦老人見那塾師裝扮的男子擲下羊毫，便手臂一揮，道：「咱們走！」

雄偉巨漢隨手拎起千斤鐵龜，美貌少婦和白髮老丐抬起虎皮軟轎，齊向殿外縱去。

王一萍心道：「看來他跟憨山寺的事情暫時已了，我何不暗中跟去。」王一萍輕功極佳，又是黑夜，綴在十丈開外，居然並未被人發覺。

一個時辰之後──

王一萍從寺外掠入，回到自己房中，一眼即看到床上的無礙和尚業已失蹤，不由大為焦急。

他焦急的不是無礙和尚的失蹤，因為他想到無礙和尚一定是被他們自己人發現救去，焦急的是無礙和尚的那條手臂。截至目前為止，無礙和尚是憨山寺中唯一保有雙臂的人。

他在室內略一停留，立即穿窗而出，直向後殿掠去。

憨山寺的和尚仍然聚集在後殿上。各人已在斷臂上敷藥包紮，有那抵受不住的，都橫七豎八地躺在地上。無礙和尚被平放在衰病老僧的病榻前面，有二名老僧正在為他推拿，看情形是想替他解開穴道。

王一萍施的是湘江一龍龍靈飛親傳的獨門點穴法，兩位老僧施用普通解穴手法，自然解不開。

王一萍雙目身無礙和尚身上一掃，見他雙臂仍在，頓時感到一絲安慰。他決心要保住無礙和尚的這條胳膊，遂飄身下地，緩步向殿內走去。

靠近殿門的和尚聽見輕微的腳步聲，急忙回過頭來，只見一位丰姿俊逸、器宇不凡的少年公子正向殿內走來。

他們並不是因為不明這少年公子來意，而是寺中正遭遇一次前所未有的巨變，不容外人擅入，因此，挺身擋住他的去路。

王一萍此來全是一番好意，但他從擋住去路的幾名和尚眼中看出明顯的敵意，心中暗感不悅。兩臂一分，硬從兩個和尚中間擠身而過。

王一萍只用了三成真力，兩名和尚竟一連幾個踉蹌，退至二丈開外。

其實憨山寺的和尚並非如此差勁，只因王一萍此舉大出他們意料，一時未曾防備。二來也是因為斷臂之後，失血頗多，功力又打了一個折扣。

站在附近的和尚見狀，只當王一萍是有心尋事而來，齊聲怒叱，將王一萍團團圍住。

王一萍心想，自己跟這些和尚毫無怨尤，而且出家人似也不應該對人如此。他們如此對待自己，其中必有原因，正想先問明白，那衰病老僧已遙遙喝道：「你等休得無理，讓位施主進來。」

這病僧又老又弱，但他的話卻似有著無上權威，誰也不敢稍違。病僧一語才罷，攔路的和尚已紛紛向兩旁退開。

王一萍步履從容，緩步來到病僧榻前。

病僧在榻上微一欠身道：「恕老衲重病在身，不便下榻相迎。施主深夜光臨，決非無因，不知可否將來意見告？」

王一萍見這病僧端坐病榻之上，自然現出一股莊嚴氣象，令人肅然起敬，遂也肅容道：「王一萍此來並無惡意。」

王一萍說完，走到無礙和尚身旁，在他肩井、章台、天門等三穴，分別輕點了一下，即將無礙和尚受制的穴道解開。

無礙和尚挺身而起，冷冷地怒視了王一萍一眼，然後閃電一般向立在他身邊不遠，手持戒刀的和尚衝去。

無礙和尚身法甚快，一下就將戒刀搶在手中。那執刀的和尚起初略略感到有點驚愕，隨即領會到是怎麼回事情，不禁淒然笑道：「師兄，你盡可從從容容地來拿這柄戒刀，你以為我還會阻止你麼？」

無礙和尚在他穴道被解開的那一剎那，就已看到站在他身邊的幾位老僧都已少去半截手臂，僧袍上儘是斑斑血跡，這時目光掃過全殿僧眾，方始發現不但所有和尚全都少去一條臂膀，就連坐在病榻上的衰病老僧也不例外。他持刀的手臂不由微微顫抖了幾下，慘然一笑。

王一萍道：「這位大師可否待在下將話說完之後，再決定是否自斷右臂？」

衰病老僧道：「無礙暫且聽這位施主說完。」

王一萍道：「我已知道貴寺自願斷去右臂，一來是因昔年曾許下諾言，二來也是因為無法破解對方所說招式。」

衰病老僧道：「不錯！」

王一萍道：「如果我有破解之策，又當如何？」

衰病老僧微微一笑，道：「施主大約還不知道那名老人乃是昔年名震寰宇的神劍無敵崔仲宇，武林中公認他劍法舉世無雙。」

王一萍聽衰病老僧將崔仲宇誇捧得這樣厲害，心中頗不服氣，說道：「難道他比──」

他本是想說「他比湘江一龍又當如何」，但突然想到在自己尚未在武林闖出名頭，還是不揭露自己的師承身份為妙，因此將下面的話頓住。

衰病老人目光犀利，從王一萍特異的點穴手法，知道跟前這位少年人所說之人必是與他極有淵源，而武功又極高的人。誰知王一萍話只說到一半，就已停止。

王一萍極快地思索了一遍，在他所知悉的武林人物中，他覺得武功最高的是被他莫名其妙地一掌震下絕谷的向衡飛，但他想到向衡飛年紀與自己相若，在武林中決不會有多大名望，說出來衰病老僧也未必知道，何況向衡飛此時早已喪身絕谷，何必再提到他。

他隨即想到兩番狠鬥的陰山四煞，遂道：「他比陰山四煞又當如何？」

衰病老僧臉色倏變，他決未想到王一萍一臉正氣，卻跟陰山四煞這種黑白兩道人見人厭的人物有著淵源。但他立即恢復平靜道：「不錯，陰山四煞中排行單數的兩位全都使劍。不過他們專擅的是聯手合鬥的劍陣，若論本身的造詣，只怕仍難與神劍無敵崔仲宇相提並論。」

衰病老僧拿不定王一萍與陰山四煞的關係究竟如何，故意如此說法，他想看王一萍聽後的反應。

王一萍因與陰山四煞有毀家之恨，現聽衰病老僧話中顯有抑低陰山四煞之意，心中暗覺高興。

衰病老僧看了王一萍臉上自然流露出來的神情，登時感到莫名其妙。他想了半天，覺得這少年人身份來歷實在可疑。

王一萍上前兩步，對衰病老僧道：「恕小可再斗膽借問一句，何以貴寺上下，均願自行斷去一臂，而毫無畏縮之意？」

無礙和尚之前根本未曾看清王一萍施的是什麼身法，即已被人制住。他心中明白，王一萍的武功實較他高出甚多。他雖說是出家人，臉上仍然覺得有點掛不住，因此爭道：「這是敝寺私事，何勞施主過問。」

病僧瞇著雙目，緩聲說道：「無礙休得無禮，這位施主全是一番好意。老衲業已看出施主年紀雖輕，但一身武學不俗。不過……不過……無礙適才說得不錯，這事與施主毫無關係，何必定要蹚這淌渾水？」

王一萍聽這老僧話雖如此說，但語意之間，並無堅拒之意。王一萍決心要干預這件事情，遂道：「老禪師請勿誤會，並非王一萍定要干預旁人的私事，而是覺得乾瘦老頭此舉實在太過。我已知道禪師們所以甘願忍受自斷臂膀之痛，完全是因為無法破解他這自以為神妙無比的三招，同時昔年你們也曾答應過他，只要他能活著回來，決定答應他所提出的任何要求。」

衰病老僧並不追究王一萍如何知道這樁無外人知道的往事，只點點頭道：「不錯，確有其事。而且妙塵已實踐了昔年的諾言，施主不信可以察看。」

王一萍這時才知衰病老僧法號妙塵，道：「事情發生時，我在殿外偷看。」

妙塵老禪師微微一愕，但他立即想到，既然無礙能被他點住穴道，他在外面偷覷，這事自不奇怪。不過他覺得神劍無敵那樣的能人物，竟也未曾發現殿外隱的有人，更可見出王一萍武功之高。

王一萍首先環顧擁立殿上的僧眾，道：「老禪師當然已知在下此行來意？」

妙塵會意地向殿上僧眾道：「你等且先下去，自行裹治臂傷。大師兄和無礙留下。」

殿上僧眾肅容而退，僅留下那灰袍老僧和無礙和尚。

妙塵見眾人盡皆離去，道：「施主自問確有把握破得了神劍無敵的三招？」

王一萍未曾料到妙塵竟會單刀直入，不覺微愣。

平心而論，王一萍此刻不但毫無破解這三招之策，甚至連中年塾師所說的是怎樣的招式也不明白。

可是王一萍瞥見妙塵在前後不過眨眼之間，神情顯然大為轉變，便不容多想，立道：「由雲龍三現急轉為龍飛九天，正好可破神劍無敵的三個招式。」

無礙和尚喚道：「師父──」

他僅僅說出兩字，妙塵已用目光止住。凝重地道：「這事關係重大，老衲需慎重考慮。」

無礙嘴角嚅動，似是想將話說完，妙塵已雙目緊閉，靜心沉思。

灰袍老僧輕聲嘆了一口氣，轉身向殿角走去。

妙塵思索了一盞茶時間，倏地睜開雙目，道：「無礙，這位施主適才所說的招式你記清了沒有？」

無礙和尚微覺驚異地道：「師父的意思是要弟子──」

妙塵點著頭道：「無礙，你要明白！老衲要你這樣做，其意並非為你保存一條手臂，而是……而是……」

灰衣老僧突然從殿角走回，大聲道：「啟稟掌門，老衲覺得這事還未到公諸於世的時候，掌門但可強命無礙如何去做，而不必向他解釋。」

妙塵想了一下道：「也好，其中因緣牽連極多，一時也說不明白。無礙，你送這位施主回去。無論是神劍無敵親自前來，或是差人前來，你就照施主適才所說的話回覆便了。」

王一萍自信龍形九式天下無敵，心中充滿自信，隨著無礙和尚離去。

# 第九回 君臨大地 矯若游龍 無視人天 穩如泰岱

次日一早，憨山寺尚自沉浸在一片白茫茫薄霧之下，那粉雕玉琢般的女孩就到了憨山寺前，將兩扇又重又厚的寺門敲得震天價響。

應值的和尚打開寺門，見那女孩一大早就來胡鬧，面含薄怒板著臉道：「女施主，咱們憨山寺上上下下，每人都已斷去一條胳膊，你們難道還覺得不夠麼？又來胡鬧些什麼？」

小女孩眼睛向上一翻，撇著嘴道：「你別跟我吹鬍子瞪眼的。姑娘若是不高興，你用八人大轎抬還抬我不來呢！老實告訴你，我是討賬來的。」

兩人高聲對答，早已驚動了廟裏準備早課的和尚，他們齊向寺門走來，無礙和尚也夾在眾人中間跟著走來，這時站在人後問道：「討賬？敝寺還欠你什麼？」

小女孩奇道：「咦，不是還少一條人臂麼？你們明明知道，故意裝蒜。別以為我只一個人來，好欺侮，哼，告訴你們，趁早別打錯了主意。」

無礙和尚自人後擠身而出，指著自己的一條右臂，道：「請問姑娘可是專為出家人這條膀子而來的麼？」

小女孩微一頷首，道：「不錯。」

這時王一萍也已悄然來到眾人身後，只見無礙和尚慢條斯理地伸出一條臂膀，看那情形分明是有意割下自己的右臂。

王一萍心中奇道：「不是昨晚已經談妥了的麼？難道他又改變主意？」

無礙和尚伸出右臂之後，冷冷地望了小女孩一眼，道：「女施主既然是奉師命而來，請問令師尚有其他的吩咐沒有？」

小女孩略一思索，道：「對啊！不是你這一問，我差點給忘了，師父說過，如果你能破得了師兄所說的三招，不但不要你這條右臂，而且──不過，這些話說了也等於白說，相信你們憨山寺裏的臭和尚，一輩子也甭想破得了師父精妙絕倫的三招。」

無礙和尚面上毫無表情，也不開口。王一萍心中有點著急，不知無礙和尚究竟肯不肯說。

無礙和尚道：「出家人七情六慾尚拋棄得了，何況是一條百無一用的手臂？不過你要說令師兄所說的三招，天下無人能破，這也未必。」

小女孩驚詫地道：「這麼說來，你大約是破得了。我看這話靠不住吧！要不然，當著我是師父的面，你為什麼不講？」

無礙和尚本想向她解釋說，當時自己並不在場，不過繼而一想，事已如此，何必再多費口舌？遂道：「你適才所講的話是真的麼？」

小女孩道：「師父說過，你們若能想得出破解之法，不但不要你的手臂，並且還答應負責替他們把已經割下來的手臂再接上去。」

無礙和尚一時陷入極大的困擾之中，他心中原來打定了主意，昨夜雖然曾經面聆掌門令諭，但全寺僧眾都已斷去了一條手臂，他既然身為憨山寺弟子，自然不應例外。

但此刻聽這小女孩一說，又使他心思活動開來。他倒不是為保全自己的一條臂膀，而是為全寺同門重續斷臂的一線之機。他經過片刻考慮，遂遲遲問道：「小施主這話靠得住嗎？斷下的手臂也能重接上去？」

小女孩怫然不悅道：「當然，這在旁人看來，自然認為不可能，可是在我師父眼中，普天之下，可說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無礙和尚緬懷往事，想起崔仲宇當年離開憨山寺的時候，誰都認為他萬無生理；不料時隔多年，崔仲宇非但仍在人世，而且武功一道，也較昔年大有進境，焉知小女孩所說重續斷臂之事不可能？遂道：「好吧，你回去跟令師說，由一招『雲龍三現』急變成『龍飛九天』，能否破得了他那三招？」

小女孩似乎不大相信，道：「先是雲龍三現，再化為龍飛九天，我從來沒聽說過這種招式，你該不是胡謅的吧？」

王一萍心中暗覺高興，忖道：「不要說你，就是遍詢武林人物，只怕知道的也不多吧！」

無礙和尚本是打定主意不想說的，可是只因為小女孩露了一句話出來，竟說舉寺同門已經斷下的手臂竟有重續的可能，考慮再三，始決定仍照昨夜掌門的意思去做。

王一萍心中暗舒了一口氣，他知道只要無礙和尚肯說，至少他的這條手臂是可以保存下來，至於憨山寺裏那些已經斷了手臂的和尚，是否真能如小女孩所說，有重續的可能？那是另外一回事。

小女孩低聲唸道：「雲龍九現，龍飛九天。雲龍九現，龍飛九天。」

她念完之後，猛一揚首，向無礙和尚道：「好，你等著，我就這去告訴師父。」身形一晃，已向峰側急縱而去。

噹──噹──

憨山鐘樓傳出一陣沉鬱深重、急緩有致的晨鐘，憨山寺的和尚聽見這陣鐘聲，轉身一齊向大殿走去。

每天清晨的早課，是憨山寺最重要的功課，鐘聲既響誰也不敢在寺門口停留。大門處僅剩下王一萍和無礙和尚兩人。

小女孩去了很久，仍未回轉。

王一萍清楚地記得，師父在臨終之前，曾經一再提起「龍形九式」，王一萍當然明白龍靈飛的意思。

小女孩遲遲不見回轉，王一萍認為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崔仲宇根本沒有聽說過「雲龍三現」和「龍飛九天」這招式，正在苦苦思索。另一種可能是崔仲宇知道這兩招，同時也知道這兩招正好可以破解他那自認為天下無敵的三招，因為無法履行為憨山寺裏僧眾重續斷臂的諾言，已經離開黃山。

無礙和尚可不像王一萍這樣自信，他雖然照了王一萍的意思說了，可是他真不敢相信，這從未聽說過的這兩招，竟會破得了神劍無敵精奧無比的三招。

王一萍和無礙和尚並肩站在寺門口，直直地向小女孩離去的方向望著。

足足有半個時辰，始見峰側林際閃出一夥人來。

為首一人正是那塾師裝扮的中年男子，只見他長衫飄擺，邁開方步，直向寺門走來。

王一萍見他神色凝重，覺得自己適才的兩種猜測可能全都不對。

無礙和尚打個問訊道：「施主別來無恙？」

塾師裝扮的中年男子一直走到兩人身前，從懷中取出一張拜帖，無礙和尚伸手接過。

那塾師裝扮的中年男子道：「無敵神劍崔仲宇特來拜見湘江一龍龍靈飛前輩。命門下弟子韓江前來先行稟告。」

無礙和尚大為驚奇地道：「拜見南靈龍老前輩。」

韓江態度顯得異常恭謹地道：「正是！」

無礙和尚還待要問，崔仲宇已坐著一頂虎皮軟轎，來到憨山寺前。

王一萍見崔仲宇換了一件全新長衫，神情也顯得十分興奮，心中暗道：「看來這崔仲宇，果然知道『雲龍三現』和『龍飛九天』是恩師生平認為最得意的龍形龍式。他大概認為師父在憨山寺中，便特地換了衣服，前來相見，卻不知──」想到湘江一龍早在十年之前就撒手人寰，他不禁暗暗傷感。

無礙和尚滿懷疑惑地向王一萍打量了一眼，轉身在前引路。

妙塵似乎知道神劍無敵必會前來，早已在後殿相候。

崔仲宇人在殿外，目光已掃過後殿，發現並無自己想見之人！眨眼之間，人已進了後殿。

妙塵向崔仲宇臉上略一打量，緩道：「崔大俠大概還沒有想到，區區憨山寺中，居然還有人知道破解尊駕的招式？」

妙塵話說得極為含混，崔仲宇冷笑道：「妙塵，你可知道『雲龍三現』和『龍飛九天』是湘江一龍龍靈飛的不傳秘學，決不是你們憨山寺的本門武功。」

妙塵一聽見龍靈飛之名，吃了一驚，但立即說道：「可是崔大俠事先並未聲明非用憨山寺的武功不可。」

崔仲宇道：「妙塵，你放心，我崔仲宇不至於說了不算。欠我的一條手臂我不打算再要啦，可是這重續斷臂的事情我也不管，你們寺裏珍藏的萬年斷續，真好派派用場。」

崔仲宇一頓之後，續著：「現在請你為我引見南靈龍大俠。」

妙塵在崔仲宇適才提到「龍形九式」的時候，就已感到萬分驚奇。這時聽崔仲宇說要代為引見湘江一龍，不由奇道：「崔大位的意思是說要老衲為你引見這南北雙靈中的南靈龍靈飛？」

崔仲宇眉頭微皺，道：「難道你不願意？」

妙塵指著站在一旁的王一萍道：「老衲僻居黃山，行將就木，怎會知道龍大俠雲蹤所在？崔大俠若想會見湘江一龍，還得問問這位王施主。」

崔仲宇一直未曾注意過王一萍，這時向他仔細一打量，方始看出他英華內蘊、卓逸不群，分明內功已有極深造詣。既然妙塵說要會見湘江一龍龍靈飛必須問他，不啻說明王一萍與湘江一龍極有淵源，遂道：「敢問尊駕與湘江一龍龍靈飛如何稱呼？」

王一萍極快地考慮了一下，決定不論對方如何猜測，決不自動地表露身份。遂道：「在下從未見過龍靈飛，因為也不知道應該和他如何稱呼？」

崔仲宇雙目陡睜，顯然甚為惱怒。

那小女孩和那小男孩雙雙縱了過來，指著王一萍道：「呵！你好大的膽子，師父問你還不說，你想怎樣？」

王一萍覺得這兩個小孩長相都十分可愛，可是說話卻狂妄無狀，實在令人不解。

崔仲宇怒氣稍平，道：「大概這龍形九式是你告訴妙塵的，雖然你不肯說出湘江一龍龍靈飛和你的關係，我也可以猜出。湘江一龍的『龍形九式』不傳他的徒弟，就傳他的後人。我與龍大俠神交已久，可惜一直沒有機會碰面。你若帶我去見龍大俠，你這代人出頭之罪我也不予追究。」

王一萍道：「你想要我引你去見龍靈飛嗎？這事萬辦不到。可是你若想印證一下武功，看看『龍飛九天』究竟能否破得了你說的招式，這還勉強可以奉陪。」

崔仲宇重向王一萍打量了幾眼，心中暗暗盤算，此人高鼻隆準，兩眉入鬢，一看就是個性倔強的人，不由哼道：「我倒要瞧瞧龍形九式如何神妙。」

妙塵心中另有深意，遂道：「無礙，你去向大家宣佈，此殿暫時封閉，任何人未得老衲召喚，不得入內。」

無礙和尚領命恭身而退。

王一萍此刻心中覺得異常興奮。他從賀銜山嘴中得知陰山四煞已是武林中極具名望的人物，而妙塵卻說陰山四煞的武功比起崔仲宇來，又要弱去一籌。聽了他這名號，即知他不但武學造詣極深，而且劍術一道，必有驚人功夫。如果能和他較量一番，必是一件快事。

妙塵盤膝坐在蒲團上，神劍無敵仍然坐在那塊金光閃爍的虎皮上。

小男孩一掠而前，手中擎著一柄長劍，道：「先跟你少爺比劃比劃。」崔仲宇喝道：「琦兒，你下去，你不是他的對手。」

小男孩名叫石琦，聞言極不願意地退了下去。

小女孩向石琦望了一眼，扭首對神劍無敵道：「師父，還是讓我去吧，我決不會弱了您老人家的名頭。」崔仲宇搖搖頭，道：「你也不行。」

小女孩名叫石瑛，是石琦的堂姊。她聽崔仲宇這樣一說，氣得小嘴一嘟，走了開去。

神劍無敵向他身旁的幾個徒弟掃了一眼，又閉目思索了一陣，道：「韓江，你去。」

塾師裝扮的中年男子踏著方步，來到王一萍面前道：「不才韓江，敬領王大俠高招。」

王一萍起先以為是崔仲宇親自動手，此刻才知是先派徒弟出陣，覺得崔仲宇未免將人看得太低。

韓江見王一萍並不回答，又道：「難道王大俠不屑和在下動手？」

王一萍見對方已一連兩次公然叫陣，當下摸出那柄金色的短劍。

崔仲宇目光掃過王一萍手中金劍，微微點了點頭。

王一萍心中暗道：「看來他彷彿認得這柄金劍似的。」

韓江並不識得這柄金劍，但卻一眼就已看出這確是一柄百世難求的神器。不過他心中略略感到奇怪的是這柄金劍遠較普通尺寸為短。

王一萍手持金劍，道了聲：「請！」

韓江單手握劍，拱手道：「那麼在下就不客氣了。」單臂振處，劍光一閃，已如蛇信一般，急刺而至。

王一萍一見韓江起手一劍，就知他的功力遠在石瑛石琦姊弟之上。他右腕輕挑，毫不著力，已將韓江貫注真力刺來的一劍擊向外門。王一萍這一手乾淨俐落，不瘟不火，的確是名家風儀模範。妙塵自己也是一個用劍的大行家，看得不住點頭。崔仲宇也忍不住輕讚了一聲：「好！」

韓江掣回長劍，一滑步，繞向王一萍左側，又疾攻了一劍。

王一萍一旋身，仍是輕輕一劍，將韓江刺來的長劍擋開。

在神劍無敵崔仲宇的六個徒弟中，就劍術而論，韓江名列第二。

這時他攻了兩劍，雖未施出全力，但尋常武林人物已招架不住。而王一萍只不過輕描淡寫，就已化去，根本無法測出他功力究竟有多深。

韓江攻畢二劍，突然停手。

王一萍摸不清楚韓江何以突然收手，並且瞥見韓江眼中不知何時竟有了退縮之意，不由暗暗稱奇，暗道：「這師徒七人真怪。難受他僅攻了兩劍，就知不是我的對手？」

崔仲宇哼了一聲，極不滿意地道：「韓江，你──」

韓江不待崔仲宇將下面的話說出，就劍化寒光，隨又攻至。

這一次出手與適才情況完全不同，不但威勢大增，而且劍勢延綿，恍如長江大河，直瀉而下，出招之快，竟令人意想不到。

王一萍因為適才兩劍，覺得韓江功力也不過爾爾，不免略感大意。

韓江看準了這一點，一上手，連攻一十五招。韓江劍法極精，饒他王一萍早得湘江一龍心法，且經十年苦練，仍被逼得連連閃退，險象環生。

石瑛石琦早已看得目瞪口呆。

崔仲宇注意看了一陣，道：「韓江在三十招之內必敗。」

王一萍看見崔仲宇嘴唇動個不停，很想聽他究竟說些什麼，他本來就被韓江制了先機，這時再一分神，險些被長劍刺破左肩。

王一萍陡然一驚，全神凝聚，小心謹慎地應付了幾招。驀得一聲清叱，金光陡盛，韓江長劍所化的劍幕硬被衝開。

韓江一連攻了十七劍，已將王一萍罩在劍幕之下，而且在攻第十五劍時，幾乎得手。但王一萍隨後施出的兩招，不但守得極為嚴密，而且暗含玄機，可以從任何方位回擊對方。

韓江心中一凜，只因他覺得王一萍所施的這兩招，比自己本門劍法中任何守招都要高明。正在這時，王一萍已在清叱聲中，脫身而出。

妙塵和尚和崔仲宇幾乎同時喝出了聲。

韓江知道這兩聲喝采都是向王一萍而發，不由暗叫一聲慚愧。

王一萍極快地想了一下，崔仲宇的徒弟，除了石琦、石瑛、韓江之外，尚有三人，這三人除了那奇偉壯漢而外，一個是美貌少婦，一個白髮老丐，看來都不好鬥。如果和他們每人都鬥上一場，真力必大為耗損。最後再鬥神劍無敵，無形中功力已打一折扣。

王一萍略一估量當前形勢，他自己十分明白自己的性格，只要對方挺身挑戰，自己決無退縮之理。而崔仲宇顯然有意挨到最後方始出戰，萬全之計，只有速戰速決。

心念才動，他立即施出「龍形九式」，金劍電旋，「龍形一式」，「嘯風揮雨」，「雲龍現爪」，一連三招，手中金劍變作億萬金星。韓江只覺周身三百六十大小穴道全在對方籠罩之下，毫無逃脫的可能，不由大驚，但仍力貫長劍，施了一招「力拒千軍」，強行攔阻。

崔仲宇嘆了一口氣道：「龍形九式果真不凡。」一語未畢，只聽得「嗆啷」一聲，韓江長劍已被震脫出手。王一萍面帶微笑，卓然而立。

美貌少婦秀眉暗皺，香肩晃處，已躍至王一萍身前。

王一萍早知道崔仲宇必是挨到最後出手，瞥見美婦掠至，絲毫不感意外。

崔仲宇突道：「谷潔，你且退下，讓我親來會他！」

美貌少婦臉上閃過一絲驚詫之色，說道：「師父，你──」

崔仲宇平靜地道：「你可是因為自從跟我學藝以來，從未看我動過劍，因而感到奇怪，是也不是？」

美貌少婦搖了搖頭，崔仲宇又道：「你可是──唉，算啦，你在我的幾個徒弟中最為聰穎，用功也勤，因此成就也最高，不過，還是讓我親自來會他。」

王一萍突然想到，如果在真力未曾消耗的情況之下，和崔仲宇本人較量，勝負尚在其次，但必能將胸中所學，施展得淋漓盡致，遂道：「能和神劍無敵崔仲宇印證武功，王一萍引為生平一大快事。」

崔仲宇端坐在虎皮之上，並不立起，目光一掃王一萍道：「你進招吧！」

王一萍見崔仲宇既不起身，又不亮劍，就要自己進招，覺得自己雖然在武林中寂寂無名，可是你如此托大，似嫌太過。他決心施展奇招，要使神劍無敵大吃一驚。

他心念動處，刷的一下，一招「龍形一式」帶著尖銳的劃空嘯聲，電般擊至。王一萍突起發難，動作奇快，威勢極厲，殿上諸人見了，無不咋舌。

金色短劍堪堪已刺到神劍無敵胸前，王一萍一眼瞥見崔仲宇木然的兩眼突然射出湛湛神光，神態寧靜已極，視那柄直刺而來的金劍猶如無物。

王一萍心中略一遲疑，暗道：「莫不是他另有奇招制勝？」

王一萍掣回金劍，飄身掠向左側。

崔仲宇嘴角掛著微笑，道：「咦，你為什麼突然收招？」

王一萍一聽，不由自主問道：「是啊，我為什麼突然撤招？我只真力略吐，他就得傷在金劍之下，可是，我為什麼要撤回金劍？」

妙塵等人見王一萍發出威力絕猛的一招之後，突然閃開，站在一旁發呆，都不知他為了什麼。

崔仲宇並不扭頭，道：「你儘管施展『龍形九式』，看老夫有沒有辦法破得了它？」

王一萍仍在沉默想道：「王一萍啊！你可是被他神劍無敵的名號唬住了？可你是否還記得師父跟你說過的話？」

王一萍記起十年前，湘江一龍龍靈飛說過的話，一切的猶疑頓時煙消雲散。他再度凝聚真力，準備重試一次。

崔仲宇根本瞧也未瞧王一萍一眼，道：「對啊，小哥兒，我神劍無敵的名頭嚇得住旁人，可嚇不住你的。」

王一萍心道：「你一定要我進招，我就是傷了你，你也沒有話說，誰要你如此托大！」一片金光，電旋而起，王一萍身影立時不見。這片金光捲至崔仲宇身前，突又暴退。

王一萍面現疑惑，望著崔仲宇胸口衣服上的一個小洞，怔然出神。

妙塵等人均已看到崔仲宇衣上的小洞，同時也看到了王一萍臉上的神色。他們心裏都十分明白，王一萍的金劍已經點中崔仲宇，不過因為手下留情，及時撤回而已。

妙塵知道崔仲宇確有實學，並非虛名之輩。他不敢相信王一萍如此輕易就已得手，因此又向崔仲宇望去，只見崔仲宇臉上也泛出一股得意之色。

妙塵這下可有點糊塗了，他自信老眼不花，看得十分明白。在王一萍金劍刺中崔仲宇的時候，崔仲宇端坐虎皮之上，毫無動作，僅盯著王一萍，向他微微一笑。妙塵心中想道：「莫不是崔仲宇練就了惑目攝神的邪門功夫？」

王一萍也清楚地看見了出現在崔仲宇臉上的得意之色。他略一思索，臉上笑意消失，暗一咬牙，忖道：「你不要得意，我第三次一定要讓你吃點苦頭。」

崔仲宇朝王一萍含笑頷首，似是催促王一萍再度進招。王一萍臉色一寒，驀地躍入殿堂，身子矯若游龍，似是御風而走。

妙塵等人只見滿殿金光，裹著王一萍身形，忽隱忽現，恍如雲中之龍，不見首尾。他們生平從未見過這等驚世駭俗的奇奧身法，不由大駭。這是湘江一龍生平得意劍法之中最為精粹的「龍飛九天」。

王一萍三度轉折之後，真氣再凝，金劍劃空隱帶異聲，凌空下擊。

王一萍這一劍明明是向崔仲宇刺去，但妙塵等人卻覺得閃光金劍，竟是向自己身上刺來。就連守在殿外的無礙和尚也覺得金光繞體，寒氣逼人。

妙塵認為神劍無敵縱使功力再高，但王一萍這一招威力之強，世所罕見，無論如何也將起身迎拒。

石瑛姐弟等自從跟恩師習藝以來，從未見過他動過劍，更未見他與人動手。

先前兩劍，崔仲宇端坐虎皮上，紋絲不動。石瑛認為是王一萍這兩劍在自己眼中看來，固是神奧已極，但看在恩師眼中，也不過爾爾，因此不屑於動手。

但王一萍攻出的第三劍，威勢之強，曠世無儔，她也覺得恩師勢必起身相迎。

誰知眼前金光突斂，王一萍神色暗淡，擲劍於地，長嘆一聲，轉身向殿外急掠而去。

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使殿上靜得一絲聲息也沒有。

許久許久，妙塵等人始出了一口氣，他們心中都存有一個極大的疑問。

崔仲宇目光停滯在地上金劍之上，似乎在思索什麼事情。半晌，始道：「唉，好劍法，好劍法，老夫垂暮之年，終能一開眼界，總算不虛此生。」

妙塵等人心中也有同樣感覺，但王一萍棄劍而去，顯然是因為遭到挫敗，一時羞憤，難以自禁所致。

妙塵想到神劍無敵能在神色不動之間，輕易化解王一萍威勢奇猛的一招，實在感到有點心膽皆寒。

崔仲宇身影平坐飛起，拾起地上金劍，得又回到虎皮上，將那金劍反覆端詳了許久，嘆道：「好劍、好劍！」他似是突然想起了什麼事情，扔去金劍，向那美貌少婦道：「谷潔，你去追他回來。」

美貌少婦應了一聲，一陣幽香飄過，人已掠至殿外，疾若驚燕，直向王一萍逝去的方向追去。

妙塵覺得撇開神劍無敵本人不談，僅就他座下六個徒弟而論，除了石瑛、石琦姊弟兩人，因限於年齡而外，其餘四人，已可列入武林一流高手。

王一萍落已落敗離去，那麼他所說的「雲龍三現」以及「龍飛九天」能否破得崔仲宇的三招，事實也十分明顯。

無礙和尚的一條手臂固不足惜，但妙塵有點擔心神劍無敵會不會改變主意，揭露武林中一項絕大的秘密，而令武林人中對憨山寺同聲唾罵。

思念及此，他額邊一覺沁出一片熱汗。偷看崔仲宇，只見他全神望著殿外，似是等待谷潔將王一萍追回。

妙塵暫時拋開心中憂慮，也將目光拋向殿外。憨山寺早課將罷，搖遙傳來一片梵音吟唱之聲。

卻說王一萍擲下金劍，掠出殿外，直向黃山深處縱去。

王一萍輕功極佳，身法展開，恍如流水行雲，不多一會已掠過幾重山谷，來到一條飛瀑之前。

王一萍站在瀑下的一塊崖石之上，翹首仰望，垂天匹練，凌空飛墜，千萬億晶瑩小珠，似雲若霧，滿天飄舞。只不過片刻工夫，身上長衫已被珠露浸濕。王一萍狀若石人，癡然而立，半晌，輕嘆一聲，拋下兩行清淚。

突聞身後「噗哧」一聲輕笑，王一萍聞聲驚顧，只見身後不足十丈之地，不知何時已悄然立著一人。

# 第十回 是歟非歟 真偽莫辨 恨乎悔乎 我心能知

王一萍幾乎有點不敢相信，那悄然掩至的竟是一個怯生生的女人。而更令王一萍感到驚奇不已的是，這女人分明就是被他留在黃山外山那座絕峰之頂的北京名妓海萍。

可是他立刻想到這是決不可能的。第一，海萍是北京城裏高張豔幟的名姝，若是要她稍露色相，顛倒眾生，在她固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可是要她獨自翻下奇險無比的百丈高峰，只怕是難上加難。

第二，適才他聽得十分真切，語音分明就出自耳後，而海萍人卻站在十丈以外。除非海萍已經練就內功傳音的功夫，否則絕難辦到。要說一個銷魂豔窟中的豔姝在不到一個月工夫裏，練成隔空傳音的絕學，卻又令人難以置信。

王一萍越想越覺得這事決不可能，可是海萍分明就站在他眼前，卻又令他不得不信。

濛濛水霧，漫空飄灑，王一萍放眼望去，只覺隔著一層薄霧的海萍竟憑空添出一分清靈之感，不由大感迷惑。

那女子輕笑著道：「你這個人真奇怪！」

王一萍心中暗道：「啊！真奇怪，只不過幾天，她連聲音也變了。」

那女子見王一萍忽而望著她癡癡發呆，忽而低頭默想，就是不肯開口。秀眉微皺，也未見她舉足，人已到了王一萍身前，玉臂輕抬，緩緩向王一萍肩頭抓去。她出手看似緩慢，實則奇快無比。王一萍鼻中嗅著一股幽香，心中陡然生出一股綺念。那女子一雙嫩若春蔥、柔若無骨的纖纖玉手已伸至王一萍肩著不遠。

王一萍根本無暇推想何以海萍數日這隔，突然之間，竟具有此等身手？他已埋頭苦練了十年，瞥見海萍的一雙纖纖玉手抓向自己左肩，本能的塌肩滑步，向另一塊崖石上縱去。

王一萍應變奇速，但足尖才動，即覺得左肩一陣劇痛，已被海萍玉指抓中。

王一萍清楚地記得，海萍的素手曾經不止一次地抓過他的肩頭。可是以往的感受是輕憐密意、秀骨香酥，但此刻他所感到的卻是一陣奇痛徹骨，不由得運氣相抗。

海萍彷彿略感意外地道：「差一點還抓你不住呢。」

王一萍已經運氣相抗，仍然覺得肩頭奇痛有增無減，不覺緊皺著眉頭，不悅地道：「海萍，你待怎地？」

海萍愕然道：「嗯，什麼？你叫我海萍？」

王一萍心中感到一絲愧怍，將頭低下，不敢抬望海萍，心道：「海萍不過是歡場中的一個弱女子，怎能對她苛求？倒是自己素來自命風流，到頭來卻不能自拔，真是令人慚愧。」

王一萍本就覺得羞於見她，這時聽她如此一問，遂赧然道：「是的，我不配叫你海萍。」

海萍略現氣憤地道：「我本來就不叫海萍麼，你這人好似有點瘋瘋癲癲的，真倒楣，一大早就碰見個瘋子。」說時，鬆開五指，閃身向後輕掠而去。

王一萍見海萍離去之時，所施身法，功力之高，遠在自己之上，不由大為吃驚。待他想起應該趕上「海萍」，設法解開心中疑團，「海萍」早已芳蹤杳渺。

王一萍此刻頭腦感到極度的混亂，他在附近林中搜尋了一遍，未曾發現海萍的蹤跡。他明明覺得海萍由一個嬌柔無力的弱女子，一變而為身懷絕學的武林高手，令人難以置信。但他腦際縈迴著一個使他百思不得其解，而又與他切身相關的事情。他始終弄不明白，崔仲宇究竟施展何種奇功，使他始終有著技不如人的感覺。

他漫步走著，不覺又來到飛瀑之下，他望著腳下洶湧激盪，但卻清冽無比的潭水默默出神，半晌，始沉鬱地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說道：「唉，我真弄不明白。」

一語甫出，身後有人悠然接口道：「你當然開不明白，除非南北雙靈親自前來，即使他們兩人真的前來，只怕……」

王一萍正在回想攻向神劍無敵的那三招，第一招並未施出全力，在真力將吐的那一剎那，似乎覺得有一股視之不見的神奇力量，從崔仲宇身上發出。

第二招時，他已施出九成真力，崔仲語端坐如故，不揮不拒。以當時的情勢而論，勢必傷在金劍之下，但臨到劍尖即將刺中崔仲宇左肩的一剎那，又發生了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

至於那第三招，也是王一萍攻向崔仲宇最後的一招，情形亦復如此。

王一萍全神凝注，將這三招一一想畢，自覺這三招施展得無不恰到好處，尤其是那第三招，已將「龍飛九天」的威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可是──

王一萍想到此處，禁不住搖著頭，一連嘆了好幾口氣。

身後又傳來一聲輕笑。

王一萍意態蕭索，灰心已極，明明聽見，卻連頭也懶得回。

身後雖然未再傳來笑聲，但王一萍知她並未離去，心中暗道：「管你是誰，反正我不理睬你就是。」

他率性地坐在崖石上，回想一些久已淡忘的往事。

他最先想到北京城內的故宅。二來因為嚴父有命，準備秋季入圍應試，因此獨自一人留居京中。但另外尚有一種不為人知的原因，這也是王一萍寧願暫時離別家人，留居北京的原因，即是：因為他早在十年之前聆受的先師遺命。

這十年來，在王一萍這一生當中……

王一萍一面回憶著種種往事，一面仍注意著身後動靜，他現已逐漸想到，深山大澤，不知隱藏著多少奇才異能之士。而這些人物的出現大都十分突兀，並且大都具有怪僻的個性。當你不想理睬他時，他會三番四次地在你身旁出現，待你有意跟他攀攀交情，他卻又會飄然隱去。王一萍想到這一點，覺得還是以不理睬身後那人為妙。

一樓輕風，輕輕掠過，這縷輕風微弱得連林梢枝葉全未顫動一下，可是坐在石上正在回想往事的王一萍卻已察覺。

他起初以為是那女子見自己不加理睬，覺得無味，已自離去。可是繼而一想，立即覺得自己的判斷大有問題，如果說這縷微風是那女子離去時的衣襟帶風所致，應當是由近而遠。可是適當這縷輕風分明是由遠處掠來，豈不說明非但原先立在身後的女子未曾離去，並且另外又多出一人來。

王一萍想到此處，不由得暫且拋開無窮心事，回頭望去，只見距離自己身後大約十丈左右果然站著兩人。一個是先前突然出現，但隨後又飄然逝去的神秘女子，另一個卻是崔仲宇的徒弟，冷靜絕倫的谷潔。

王一萍一見谷潔，迅即想起在憨山寺後殿中向崔仲宇攻出的三劍，一種既是迷惑，又覺羞慚的感覺突又油然而生。

這種感覺彷彿一塊重鉛壓在心頭，使他變得有點近乎發狂。谷潔才一出現，王一萍立即向側旁縱掠而去。

谷潔遙遙喚道：「喂，你站著，我有話要跟你說。」

谷潔面色雖冷，但語音溫婉，使人聽來頗有親切之感。

王一萍似乎遲疑了一下，因此他縱起時身形也彷彿停滯了一下。不過這種剎那之間的停滯在常人眼中決難察覺，王一萍俊逸的身影閃得幾閃，即已掠出數十丈之遠。

谷潔見王一萍竟然掉首不顧而去，立即也縱躍趕去。

她這裏身形才動，那紅裳女子身形一前，已將谷潔的去路攔住，平靜地道：「你讓他去吧，可憐他是個瘋子。」

王一萍人已掠出三十餘丈，但這紅裳女子所說的話仍然聽得十分明白。他疾掠而去的身形又微微停滯了一下，他覺得如此不明不白地被人視為瘋子，實在難以容忍，但他立即覺得此時此刻任何辯白均屬多餘。

當他再度向前急縱之際，已聽見谷潔發出的怒叱，和雙方勁力激撞時所發出的砰然巨響。

王一萍速度奇快，眨眼間又掠出數十丈。突然，他急掠的身形重又停頓下來。

他幾乎沒有考慮，重又向回縱去，瀑下兩人早已一聲不發地鬥在一起。

谷潔滿面寒霜，雙掌齊發，凌厲的掌風，綿綿不絕，直向紅裳女子攻去。

紅裳女子神態從容，舉手輕揮之間，即將谷潔發出的掌力悉數化去。

王一萍掩在樹後，看出紅裳女子舉手投足，無不恰到好處。妙在一切動作，均在無意之間為之，而實際上卻在平淡中隱含無限玄機。

王一萍決未想到世上居然有人能將武功練到此種地步，不由讚嘆不已。

谷潔一連攻出數十招，不但未曾沾著紅裳女子一毫一髮，甚至未能逼使紅裳女子離開原地，心知就掌法而論，自己決非人家敵手。神劍無敵以「劍法」馳譽武林，而谷潔在劍法上的造詣，的確較其他同門高出一籌。可惜她匆忙間忘了帶劍，無法在劍法上和對方一較短長。

谷潔猛攻數掌，突然閃身向旁繞去。

紅裳女子香肩晃處，又將谷潔攔住，谷潔的一陣猛攻並未使她生氣，她仍然平靜地道：「你就算可憐可憐他吧！你難道不明白，一個喪失心智的人是世上最可憐的人。」

紅裳女子說這話時臉上泛出一股憐憫之色，谷潔奇道：「他是你的什麼人，用得著你對他如此關心？」紅裳女子搖頭道：「他跟我毫無關係，我完全是同情他，因為爺爺……」

谷潔追問道：「你爺爺？你爺爺怎樣？」紅裳女子似有難言之隱，無奈地搖了搖頭。谷潔眼珠一轉，突然一個急縱，側掠二丈，繞過紅裳女子，足尖一點地面，疾向王一萍逝去的方向縱去。

紅裳女子驀然間玉肩微晃，恍如驚燕，在亂石上輕點幾點，截住谷潔，平靜地道：「你這人真奇怪，難道你一點同情心也沒有？硬要逼他這個瘋子？」

谷潔已經明白硬闖是不可能，遂冷笑一聲道：「你倚仗絕學在身，強行伸手，硬管閒事，我谷潔師命在身，暫時無法和你多作糾纏，你要真是有膽，待我覆完師命之後，再來和你硬拼幾百招。」

谷潔說得聲色俱厲，似是微微有了怒意，那紅裳女子嘆了一口氣，悠悠地道：「唉，我不讓你去追，完全是一番好意。既然你定不肯聽，我也沒法可想，只好由你。」語畢，臉上怒意全消，仍然恢復極度的平靜，並讓過一旁。

谷潔見這紅裳女子忽而阻攔去路，忽而又自動放行，出爾反爾使人摸不清她究竟是何心事。

紅裳女子見谷潔面現遲疑之色，又向旁讓出幾步，道：「咦，你不是說奉有師命，要追那個瘋子回去嗎？你為什麼還不快追，他輕功不比你差，遲了可就追不上了啊！」

谷潔知道這紅裳女子說得不錯，此刻已經耽誤了不少時間，縱使全力追趕，也沒有把握能夠追上。可是這話從紅裳女子嘴中說出，令人聽來有點刺耳，因此她又冷冷地橫了紅裳女子一眼，始向王一萍逸去的方向急追而去。

王一萍馳去一程，又繞了回來，這時正掩在附近。待谷潔去得稍遠，他抑不住心頭一股衝動，緩步自樹後走出。

紅裳女子螓首微揚，目光遠望，彷彿正在想著心事。

王一萍並未施展輕功，相信紅裳女子必已聽見自己的腳步聲，但紅裳女子癡立如故，彷彿根本未曾聽見。

王一萍又向前走了幾步。突然有種奇怪的感覺，他既然早已下定決心，只想躲在附近偷看一眼，何以又自動現身？

當他躲在樹後時，彷彿有許多話要對她說，可是此刻到了人家身邊，卻又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紅裳女子微一搖首，喟然嘆道：「唉，真可憐！」

王一萍終於抓住了可以啟齒的話題，道：「你是說你爺爺？」

紅裳女子早已知道身後有人似的，頭也不回，立即答道：「是啊。」

她話說出口，突又覺得有些後悔，緩緩轉過身來，道：「你快些走吧！」

王一萍不經意地向四周掃視了一眼，施禮道：「敢問這位姑娘芳名？」

紅裳女子秀眉微聳，道：「你何必問這些不相干的事情，我勸你還是趁早走吧！要不然……」

王一萍接口道：「要不然怎樣？」

紅裳女子輕輕地搖了搖頭，十分無奈地道：「你這人真難纏。」

王一萍道：「在下王一萍，因為和崔仲宇印證武功，慘遭挫敗，心中一直在思索某種困惑，並非如姑娘所料，是個瘋子。」

紅裳女子十分奇怪地望著王一萍，半天，又緩緩搖頭道：「我爺爺的情形跟你完全一樣，不過他不是敗給崔仲宇，而是敗給湘江一龍。爺爺一天到晚，不知想些什麼，誰也不理睬。連奶奶也不理，奶奶說爺爺瘋了。」

王一萍恍然道：「原來是這麼回事，你爺爺沒有瘋，他一定是在苦思一種以制勝對方的招式。」

紅裳女子眼皮一挑，立即道：「不對，一點也不對。爺爺說他一年到頭只有三天認識奶奶和我，除了這三天之外，他連自己的親人都不肯見。何況就算他潛心武學也用不著這樣，你說他變得這樣古怪，不是瘋了是什麼？」

王一萍道：「這也不能就斷定你爺爺瘋了，更不能認定在下也瘋了。」

紅裳女子突道：「哎，我懶得跟你囉唆，耽誤了這些時候，奶奶一定又要找我了。」

王一萍癡立當地，默然出了一會神。

隨即他認準方向，遠遠避開憨山寺，雖在深山之中，仍借林木掩住身形，向正南方急縱而去。還未走出幾步，突然聽見對面峰上有人喊道：「師兄，快來啊，我已經看見他了。」

王一萍細辨語音，知是神劍無敵的小徒弟，心中極為厭煩，同時也十分不快的想道：「我已經自認落敗，你們卻定要尋我作甚。難道我王一萍真是好欺侮的麼？」

他想到這裏，突又激發豪氣。他已不想躲避，索性站在原地不動。

果然，不足一盞茶時，林間颯颯風響，一連掠出兩人。為首一人是那白髮老丐，在他身後的是一度為王一萍所敗的中年武師韓江。

白髮老丐上前一步，施禮道：「家師有請，還望王公子撥冗枉駕一遭。」

白髮老丐態度謙恭，彬彬有禮，頓使王一萍心中怒氣消去了不少，但他立又生出另一疑問，暗道：「看他言語謙恭，根本無此必要，莫非他另有所謀，可是他又何必如此？他說崔仲宇有請，不知是真是假，我且用話試一試他。」

他遂道：「請尊駕回覆令師，在下另有要事，他日有緣，自然趨候。」

語聲才落，突聞林際又是一聲哈哈長笑。那鐵塔也似的奇偉壯漢，撒開大步，抬著崔仲宇，如飛而來。那笑聲卻是從崔仲宇本人口中發出。

韓江退向一旁，恭聲道：「家師已親自來了。」

王一萍這時方始看出，那奇偉壯漢，舉手投足之間，似乎顯得有點呆笨，可是速度之快，決不在自己之下，真是人不可貌相。

奇偉壯漢一手托著崔仲宇放下，一手挾著那隻重逾千斤的大鐵龜，一陣狂風也似直捲到王一萍面前，輕輕將崔仲宇放下，自己也恭謹地侍立一旁。

崔仲宇嘴角隱含笑意，掌中托著王一萍遺下的那柄金劍，道：「小哥兒，拿回去吧！」

王一萍決想不到神劍無敵趕來，只是為了說這句話，覺得這是有生以來最大的難堪。他直覺地想到崔仲宇必是和恩師有甚過節，適才他業已看出自己的劍法，同時也認出這柄金劍，斷定自己與湘江一龍淵源極深，這才特意趕來羞辱自己。

王一萍越想越氣，但氣過一陣之後，突又變得異常頹喪。王一萍就是這種性格的人，偶然遇到一件稱心快意的事，立即覺得豪氣干雲、不可一世，但稍遇挫折，立又覺得心灰意懶、萬念俱灰。

崔仲宇將手微微向前送了一送，道：「拿去吧，小哥兒，敢情你是覺得不好意思嗎？」

王一萍心中恨恨地道：「我就要從你手中奪過來，總不能讓你太過看輕於我。」他低頭思索了一會，他想到如果一舉不能成功，丟人更大，因此在出手之前，不得不慎重考慮。

就在這時，似乎覺得有一縷微風，極快地自身旁掠過，接著有人陰陽怪氣地道：「瞧你這半截已經入了土的人，竟好意思厚著臉皮欺侮人家一個小娃娃。我老婆子先就有點看不順眼。」

王一萍猛一抬頭，只見一個滿臉皺紋，白髮如霜的老婦，突然出現在眾人身前。那柄金色短劍不知何時竟已到了她的手中。

崔仲宇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神情古怪已極。顯然也是因為這白髮老婦來得太過突然，而且以奇迅無比的手法，從他手中將金色短劍搶去之故。

白髮老婦持劍在手，反複把玩了一會。手臂抖處，將金劍向王一萍擲出，道：「小娃娃，好生收著，別再讓別人搶了去。」

金劍才一脫手，崔仲宇猛地從地上騰身而起，電光石火一般向金劍抓去。

白髮老婦眉頭一皺，足尖急點，去勢似較崔仲宇尤快，嘴中憤然喝道：「不要臉！你敢！」

崔仲宇眼見白髮老婦身子來勢奇快，顯然將會搶在自己前面，心中一急，揚手就是一掌向白髮老婦劈去。

白髮老婦倏地向上升起，飄忽疾閃避過崔仲宇這掌，仍向金劍追去。

白髮老婦立處距離王一萍不過露十丈左右，金色短劍自出手到飛過王一萍身前，總共也沒有多少時候，但神劍無敵和白髮老婦卻攻閃數招。

王一萍突然起了一種不甘示弱的念頭，肩頭微晃，身子比箭還急，急縱而起，一下就將金色短劍奪在手中。

白髮老婦本可趕在神劍無敵前面，因在空中閃避那一掌微微耽擱了些時候，幾乎是和崔仲宇同時趕到。在他們雙臂齊伸，同時抓向金劍的當兒，王一萍已搶先將金劍奪去。

崔仲宇落地之後，顯然已是氣極。

白髮老婦似也大出意外，怔怔地望了王一萍一眼，但隨即大聲笑道：「這不結啦，物歸原主，再好也沒有。」

崔仲宇終不愧為江湖老手，儘管此番事出意外，心頭惱怒，但表現上依然鎮定異常，冷聲問道：「恕老夫眼拙，中原武林傑出人物中，尚未見過你這一號人物。」崔仲宇語音雖然平和，但話中譏諷之意，卻令人難以忍耐。

白髮老婦冷笑道：「這自然不能怪你，中原武林能認識老身的，只怕也是絕無僅有。我知道你心中不但想知道老身姓甚名誰，同時也想向我遞遞爪子。這你大可放心，三月之後，金頂劍會上，一切均將遂你之願，屆時想你也不致膽小不來。」

王一萍看了看崔仲宇眼中神色，即知一場激戰在所難免。他此刻心中毫無爭強鬥勝之心，明知這一場即將展開的激鬥，必定是奇招迭出、扣人心弦，他也無心留下觀賞。想到他們兩人之間的爭鬥完全是由自己這柄金劍引起的，自己若不及早離開，他們拼完之後，無論誰勝誰負，難免又有一番糾纏。

乘兩人劍拔弩張，全神待敵之際，王一萍朝那白髮老婦微一拱手，急縱而去。韓江和那白髮老丐閃身攔阻，無奈王一萍全速離去，而且兩人起腳已避了一步，王一萍早已掠入林中。

王一萍一陣疾掠，看看身後已無人追來，始將速度略略放慢了一些。儘管他已將速度放慢，若在常人看來，仍覺恍如行雲流水，一掠即逝。

他這時開始懷疑龍靈飛的話是否值得相信，他曾按照龍靈飛所示，朝夕勤練，十年如一日，未嘗稍輟。但崔仲宇不費舉手之勞，僅憑那鎮定得令人難以置信的眼光向他輕輕一掃，即令他覺得破綻已露，只需他適時出手，自己勢必落敗不可。

王一萍覺得崔仲宇武學造詣之深，自己這一生也休想達到。撇開神劍無敵不談，那突然現身的白髮老嫗，功力顯然也是極高極高……

王一萍越想越覺心灰意懶，心中說不出的抑鬱，長嘯一聲，陡然又將速度增快，身旁林樹，向後飛逝，一襲青衫也在疾掠帶起的風中獵獵飛舞。

經過一陣疾馳，因為忘情而馳，真氣雜而難純，額角竟已沁出一片極密的汗珠。不過王一萍心情已較先前平復了一些。正巧前面就是一座幽谷，驟然看去，似覺谷內曲折幽深，景致清絕，遂信步走了進去。

他初進谷時還不覺得怎樣，入谷愈深，始漸覺得景色越是幽絕。王一萍讀過的前人詩句不少，但卻覺得沒有一首適合眼前景色，正想自作一首，凝思間，突聞花木深處一聲暴喝道：「好小子，別走，吃我一劍。」

王一萍早就覺得這座幽谷雖然僻處黃山深處，但顯然可以看出經過一番匠意經營。這時聽見這聲暴喝，知是此谷主人出現，遂極快地旋轉身子，解釋道：「在下王一萍無意……」

說到此處，倏地將下面所想說的話頓住。原來那聲暴喝雖然聽得十分真切，但卻未見主人現身。

王一萍凝目而視，看清花樹後並未藏的有人，不由暗覺詫異。

花樹叢後自發出一聲暴喝之後，即未再見有任何聲音。王一萍心想或許是此谷主人雖然出聲警告，但卻隱在暗處，不願現身，遂向適才語聲來處拱手道：「在下無意之間，誤入寶山，有擾閣下清修，殊覺惶恐。縱使閣下不出聲相阻，小可也當引身而退。」

王一萍告畢，立即向來路退去。才往回走了十來步，王一萍頓時大為遲疑。原來來時谷中僅有一條尺半幽徑，循行而來，不覺至此，這時往回一走，不但眼前所見盡是岔道，而且眼前情景也來時大相迥異。

王一萍滿腹狐疑，勉強又向前走出幾步，不得不再度停了下來，只因他覺得此刻所走的這條路，決不是來時所經之路，顯然他已被困在一座佈置得極為巧妙的樹陣之中。

王一萍有心想再出聲相喚，請求此谷主人指示一條出路。可是繼而一想，適才那人躲在暗中，出聲喝叱，氣勢凌人，令人難以忍受。如果他真的現身，而態度強橫，自己無意中撞入旁人清居之所，於理有虧，這口氣是忍還是不忍？

王一萍也是生就一身傲骨，想了一下，決心施展絕頂輕功，從花樹梢上出谷。他足尖輕點，身子已穩立在最近的一棵花樹梢上。

王一萍最初以為從樹梢飛渡，並非難事。但當他縱上樹梢之後，始知大謬不然。

這片花樹，尖梢處柔極嫩極，偶爾有一兩隻鬧蝶喧蜂碰觸一下，也會亂顫一陣。使他感到為難的是，谷風微微徐來，花樹梢上一片狂搖亂舞，根本無法找到落腳借勁之處。

王一萍在花樹梢上站了片刻，心想如果谷風不停，樹梢始終擺動不息，想要施展輕功，飛越而過，實是太難。

此谷主人雖未現身，此刻必隱在附近偷覷。與其自己走到中途，被逼落下，倒不如趁早自動下來為妙。他想到此處，隨即飄身縱下。

足尖尚未觸地，他突覺身後一縷勁風，直逼而來。王一萍知必是此谷主人現身，當下急提真氣，半空中橫跨一步，身子又向斜裏飄出一丈有餘。

王一萍露這一手，一來藉以避開急掠而至的撲擊，二來也可使此谷主人不太年輕自己。

那人來勢奇猛，王一萍閃開之後，那人仍照直衝出去兩三丈遠，方始將去勢煞住。他轉過身來，咧開大嘴，衝著王一萍傻裏傻氣地一笑。

王一萍向那人身上掃了一眼，禁不住連皺眉頭。